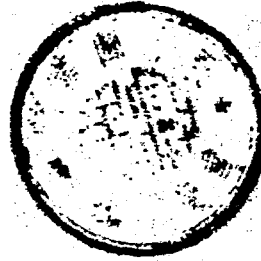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語論

著楠寶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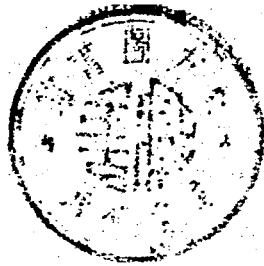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 正 語 論

著 楠 實 劉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論語正義目錄

第一冊

凡例

學而第一

爲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第二冊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論語正義目錄

11G
P. 222. 15
22



3 1760 5227 6

秦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第二冊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第四冊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序

鄭玄論語序逸文

劉恭冕後敘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秦伯篤子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戚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

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

韓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劉恭冕述

論語正義 一 凡例

三

論語正義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那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滑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章束之。故孔子讀易，章編三絕。宣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附弟字下云：章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章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

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

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那疏無凡十六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述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章遺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說，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

分析釋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釀造。則皆略焉。又趙岐音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私私濶考。異已言其醜。後之學者。亦有竝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闕佚。不敢更著其

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子曰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

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釋。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譽也。從口

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教。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尚聲也。白聲。學。素文。教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說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王世子。冢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此之由。天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為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晝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為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豳。豳。風。云。之。猶是也。此當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豈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天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

有然也。平者，說文云：平，語之餘也。廣雅釋詁：平，同也。此用爲詳助。○注子者至說解。○正義曰：白虎通說：篤子者，丈夫之遷釋也。與此注義同。昔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也。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論語者，說文：論，讀也。論，讀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論，以聲節之。曰論，論諸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論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傳依雜服樂，論諸事，此注善以論習習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已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業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綳。蘭蘭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樂曲禮云：精業則起注業謂篤卷也。是也。說解者說文新附釋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宋氏翔鳳樓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雁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卽釋文所較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謙釋載漢書論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貫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退也。淮南兵略：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習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蓋謂篤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後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深淵之閒，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

有然也。平者，說文云：平，語之餘也。廣雅釋詁：平，同也。此用爲詳助。○注子者至說解。○正義曰：白虎通說：篤子者，丈夫之遷釋也。與此注義同。昔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也。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論語者，說文：論，讀也。論，讀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論，以聲節之。曰論，論諸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論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傳依雜服樂，論諸事，此注善以論習習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已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業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綳。蘭蘭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樂曲禮云：精業則起注業謂篤卷也。是也。說解者說文新附釋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包曰：愠，怒也。凡人有事不知，君子不

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相大夫不知已學有成事用之也。不愾者，鄭注云：愾，怨也。詩經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自處通
 誠，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事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
 為學上達於天，為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道德，積業之大，成結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諱
 人不能服來也。仁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愾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遺
 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首。注：愾，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經傳：愾，患也。患，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
 備於人，故言教誨之，若人有愾，則不能知釋者。君子怨之而不愾，怒之也。此即注義。熊氏謂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
 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愾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禮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
 多，獨久不熟，愾，惟詳五業並授，其或疑實不解。詳無愾色，以杖實地，牽啓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熊氏就
 注說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愾，即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聞**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聞**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

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論語

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諱。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
 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
 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焉。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齊，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
 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為人者，尚齊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為作也。
 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
 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為孝，兄弟為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為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

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墨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亂文犯。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豈是少也。豈正字。鮮。魚名。出籍國。服借字。時世教衰。民知禮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詁。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巧。履小節。巧。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巧。履大節。巧。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彌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而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已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已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順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

法令。亦此注義所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李賢後漢耶頌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繫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蓋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

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讓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况已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室乎，張也，辨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合言，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記：君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禮記：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性善，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道，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內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科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甚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木，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則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入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

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佻巧處休，左傳：解解，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蒸民詩：令儀令色，被文百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齊魯陶讓云：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王。孔。害也。王。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盡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厲。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豈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兩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善舉陶讓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草略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

曾子曰。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言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一晝夜。故一晝夜卽名日。

爾雅釋經注。從且至巨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筴繁璽。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聽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當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歷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已。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是本文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來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已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知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

以愚信自為，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樂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法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讀故音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子義益明。故從之。知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為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為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周，孝經屬季，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家，故魯讀傳為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授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遷，曾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就義必稱師，就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棄業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書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雄所謂禮讓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臧氏兼索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郟，春秋時為莒所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曾，曾則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郟氏翼履齊策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審躬試之事而讓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熊氏爾雅論語補疏，已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騎，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于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

皇本作導

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乘說文云登覆也從入乘覆者加乎其上的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乘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簡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改正也从支從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教也政教即教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教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車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車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宜遂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道論古者兵法附穰宜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說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六尺也廣一步車一乘皆被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進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途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車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分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而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牛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四二邊是方三百三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

設法破而博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異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越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房異說嘉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纏繞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諸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鶴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圻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說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三十家爲匹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九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法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案當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革車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買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百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殿養五人。糧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糞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鄉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買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典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勸。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糞則充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慮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城晉也。孟子言。殫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固已除去矣。殫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密。左傳并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

定於千乘說包氏。敬事而信。包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之說可無疑矣。

節用不奢。修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

志，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別一義，水字作惡，惡也。從心，死聲。今經典皆假愛為惡，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衆也。從古文之聲。魯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烝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故作飲。後放此。○注

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言語，敬，對也。恆自肅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應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冀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論。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樂。○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為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泰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

侈者，奢，張也。化，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姦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

為國之急也。國以民為本者，法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榘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為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為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

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

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軍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天夫受地，謂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為大臣軍臣於義亦通。○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

葵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農見東方，三務始

舉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靜。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轉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敵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壁有所損壞。則特墮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勸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歷五年傳。晉治兵振旅。蒐苗。糶糴。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遠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困馬曰。

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室至父母所也。內則

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裝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博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意。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泯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蓋而信者。詩民勞。夙夜匪懈。也。蓋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傳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開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豈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述也。說文。餘。餘也。凌氏嘯論語解義。有餘力。謂童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穡。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穡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又有理。詎非童子所知。若教

成人則百行皆所當備。非教術所能備及。故惟冀其博愛。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託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禮樂也。問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為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子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注。孔子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正義曰。問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音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嬖寵。思賢才。而無備善之心。形。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問略同。今案夫婦為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傳君子易色。何休注。易。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音。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結知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救也。从女象。襄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資舉也。資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然。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管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子廣雅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首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養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為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周道倬邁。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禍。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任。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

者廣雅釋詁謂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迷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首謹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潁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自銜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賧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維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近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

堅固識其義理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任未任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動禮動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感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處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運籌帷幄倍難厲氣素利則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蒙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蒙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空焉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

前所注之人下皆故此說文重厚也。敦亦剛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佑。罔聖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成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達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者。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致重無感。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述。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釋

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段文。毋。止之畧也。聲。止也。無即無。諫者。能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為無。然則毋亦今古文異。廣雅釋音。如。均也。已。即我之別稱。說文。已。承戊象人腹。是已。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已。曾子制音中。吾不仁。其人豈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知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駢意篇引仲尼曰。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軍書治要引申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蓋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儻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甯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禮文雖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吾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吾人有過當速改也。臯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案面勝注。呂氏春秋駢意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為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為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謂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者。於意似重。或未必然。臯疏云。以忠信為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亦不主猛。殺。革。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忘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懼。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

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必倍。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遠也。詩。鸛鳴。追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開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禴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德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管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廟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終其是興。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敬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瘞爲下。敬與謹同。卽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管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

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

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正義曰：問於子貢，說文問訊也。釋文真亦作贗，音同。鄭釋

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者作子贗，說文真，贗功也。贗，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贗，凡作貢，若是省借，作贗則謬也。夫子至於
是邦者，夫子即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孝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為大夫者，得得為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為
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抱國也。從邑，手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
也。必聞其政者，說文問，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請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數
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進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
鄭箋，抑之言，感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下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尼，漢書谷
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溫，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以溫為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溫，謂顏
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溫，善也。今讀變為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
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賈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
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為讓，又說文，予，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
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迹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之矣。
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聞之。況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
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者。其視聖人，如己之業，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
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請以病桓，理何休注：其請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
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為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貢至名賜。○正義
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元籍，無陳亢。蓋原元，即陳亢也。鄭注論語，禮弓，俱以陳亢為孔子弟子。當是名元字籍，
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
亢字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春秋莊二十七

年公子友如陳，襄原仲則原元之爲陳元倍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元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橫師冕同列，又以陳子元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簡鳴齊禽放獸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橫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秦臧就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子車弟，則元亦齊人也。弟子傳原元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元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較當是其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困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困子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附

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觀，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物終也，禮物或從更，今字作殺。鍊體小變，浸沈也。別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遷洪水，汨陳其五行，桀，偷位數，天乃不畀，洪範九疇，眚則殛死，禹乃嗣興，桀偷敘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蓋開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師德，周公以爲稱士，見諸玉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嚴，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顧載見賢，履薄冰，齊梁粹禮亦尤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諷父毋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淳高拱之邪說出矣。案注：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管子三年不改父道，罵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與宗傳，先是大明世，著修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慈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看，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

義矣。禮坊記云：君子施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施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為孝者，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美，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有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偽孔所擬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撰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為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為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為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為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推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繁閑公屬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寄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諫聞不言，難於宗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已偽為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階，階出入不當門，階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恆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此注尚未必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履此者

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

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費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音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蘇調也饋與味同益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章昭晉語注黃重也高魏呂氏春秋尊師注黃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諫篇死亡謂之先兩雅釋站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雷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子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白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禮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錢春霖舜香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水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水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立非禮不愷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復獲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困，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證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

宜也。喪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曾經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言，言雖欲復之，不得也。義近於禮，遠於尊，尊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喪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為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住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案法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獲羣經義疏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為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婿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冒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鉉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皆女為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指。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樂之，皇邢疏依注為訓，未為失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行力學也。食無

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獸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飽也。食力謂工商賈也。又公食大夫食三飯以清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居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躄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以居爲尸。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形者學記就賢體道注執鶴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實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旁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也。下篇論於言而敏於行。則同。舊氏備論語補疏敏善也。謂善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魚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新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冢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習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皇本子其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饒諫也。詔謂或

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隨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知儀禮有司微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體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本蓋善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同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按孔注以證史記稍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

古天下其難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詔無騶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語同。呂氏春秋懷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注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美譽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

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蓋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注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微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剉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應釋文作靡云一本作磨。說文磋磨也。礪也。意摩磨即礪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剛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研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詔無騶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猶稱頌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慮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

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甘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善不知人之當惡也。皇本作不愚人之不己知也。愚已不知人也。蓋羅尼利本。亦作愚已不知人也。釋文云。愚不知也。本或作愚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愚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愚不知也。與皇仁不愚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愚已之無能知也。已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為俗妄加無疑。

卷二

為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

星共之。正義曰。說文。寰。中也。環。子小取。為。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辰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

述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圓。此為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為首也。楚辭。天間輪維。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禮算經。稱北極極。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極。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

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卽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
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觀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卽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常居也。此卽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悉歸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辨理謂北極。句陳
極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本篇星莫大於北極。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皆
以北極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組星爲天之樞。以組星爲天樞。卽謂北極也。陳氏悉歸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
天所在處。其實北極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
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
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極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疇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
之文。遂以北極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月黃道極
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恆星。句陳等星與恆星同度。恆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臈之以
爲準。候不動處。在組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道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
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極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著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厓也。北極居其所。卽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
點也。衆星共之者。觀文云。衆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文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
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悉歸云。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
道西行。恆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
度。以四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極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脊。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數手也。何休公羊
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錯居。還繞北極。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
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共就是也。宋兵部鳳樓教。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漢擬以齊七政。故
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
大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鑒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

於紫室而紫星宿漢。經古不忒。極之樂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紫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宏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已正。南面也。共已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極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極。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此舜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運也。璣者。義也。微也。其變璣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璣微。故天文家成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包曰蔽。猶嘗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

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卽禮儀。亦卽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樂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書者。詩關離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樂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禮節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錄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虛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據其體。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樂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隨自督。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溱溱。詞有正。而原夫作者

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蓋也。蓋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辨倫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益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忌其聲有哀。源。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

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正義曰。道。知道國之

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沃。既。賤。導。導。以。禮。是。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說。賤。賤。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格。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格。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爾。來。歸。於。善。也。漢。書。貨。殖。傳。有。恥。且。格。方。音。格。至。也。說。文。復。至。也。格。復。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格。音。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爾。同。則。格。復。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假。借。也。續。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法。云。格。來。也。避。逃。也。彼。音。避。此。音。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所。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威。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

崇顯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案語利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權聞至利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備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利教與今之利教。孔子曰。古之利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利。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利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荀爽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帶帶。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鞭。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譬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舉無轡。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驢如舞。非鉅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語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罰也。刑。罰。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混用。罰者。說文云。擊之小也。罰水小。專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牧云。凡民之有裘。惡者三讓而罰。注。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屬。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殺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即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嚴。義。能。斷。時。宜。忠。信。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正義曰。十五。二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昔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

作乎。程氏顯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子。必乎之誤。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選。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發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與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於學。志知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卽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矣志。吳主與孫皓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尼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校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行。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卒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迷焉。吾弗爲之矣。此卽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既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罔超然異於羣生。實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實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騁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看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已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已。所以命已。與已之不負乎天。故以知

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百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率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賦文云。从相靡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實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乎。○注。不疑惑。○正義曰。賦文疑作疑惑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正義曰。注意離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歷與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賦文。悟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卽舜之察邇。君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達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賦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證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經亦作毋違。士昏禮注。

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遠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戰。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僅舉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以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得孟公孫。不背公者。書。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耐。耐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背我對也。說文。夙。新也。人所離也。葬。藏也。從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據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歸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語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歸子爲傳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浸氏鳴嗜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即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求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首也。順於道。不違於倫。是之謂道。順道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愛其君。子之所以致愛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禮弓云。三家視榎。榎。葬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撤。祭禮也。惟是歸子之父仲孫纘。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纘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歸子同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歸子或尙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歸禮也。○正義曰。禮禮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號之也。歸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隨三都。歸子稜命。致聖人之教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禮法解。柔克爲歸。溫和聖善曰歸。是歸爲歸也。說文云。歸行之迹也。禮法解。葬禮乃制。禮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歸。歸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禮。諸侯。歸於天子。大夫。歸於諸侯。春秋時。歸不如法。咸用美。故此孟孫得歸。○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歸子同門。故恐歸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歸同類。待也。與。趨。義合。白水碑。謂須

字子遠。選字子遠。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索爾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蔚。武設也。言孝子不妄

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憂。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因憂爲憂。又據理作憂。威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養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

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言不櫛。言不憚。言不憚。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寒不至烈。怒不至置。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疑。疑。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註法

解。剛直理。威。震。養。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證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執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子曰：子游。弟子。姓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

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虛辭注。分地。任力。致甘。美。盡。庶人能養不能敬。若歸於土。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善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即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

子注。選字子遠。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索爾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論語正義 一 卷二爲政第二

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即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即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貴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者也。樂其心不遺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難非至孝。特視厥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獸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迹異。非也。下篇子夏所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水。汙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游。游從水。旌旗之游。旌旗之見。從山。曲而垂下。旌相出入也。禮若偃。是旌偃聲。同古人名。旌字游。若晉籍。偃有偃。偃偃及此。言偃。旌文。旌旌之游。旌整之見。從山。曲而垂下。旌相出入也。禮若偃。是旌偃聲。同古人名。旌字游。若晉籍。偃有偃。偃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旌。旌偃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法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精求篇。引唐李燾表云。犬馬含識。鳥身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禮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養。以犬馬喻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雖通。自首偃者多。誤之引孟子才。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稱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學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之學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莫其體。不食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學者。此一說也。禮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陰惑合此章義。荀子云。乳羖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宋曾補亡詩。養隆飲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烏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即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養。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隸官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威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

說當與注
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

謂此也。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報，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文勞，劇也。從力，勞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

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爾雅駢枝說也。說文：養，具食也。從食，單聲。饋，養也。從羽，禮經凡言饋，注皆曰：陳也。陳，即具食之義。糲，謂服勞視饋，並言庶人之孝。視饋，即能養。服勞者，尙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井，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天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盡此也。釋文：饋，鄭作饌。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饌，與馬注本作饋不同。陳氏禮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饋爲古。論鄭作饌爲魯論是也。特性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糲皆作饌。段氏玉裁謂禮經饋饌，當是各字。饋皆訓陳，不言作饌。食餘之字皆作糲，未有作饋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饌。疑饋禮注當云：今文糲作饌，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饌，既食，恆饌。注：每食錢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饌有食餘勿復進之慮。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饌古饋，此則古文既饋爲饌。孔氏廣森經學厄言：饋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

勤也。有酒食，先生饌，亦勸且蒸，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嘗之舒也。段氏注云：嘗之言乃也。詩：嘗是不意。嘗是在位。嘗是在服。嘗是莫論。嘗是以爲孝乎。嘗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謂嘗乃。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案：趙說此文云：色難者，親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卽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陳繼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和有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奉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蘇頌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卽鄭義也。○注：饋，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羹，食也。饋，與羹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嘗，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曰：回，弟子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離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

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壇云：既以美類，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夏下云：回，古文同。回，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禮弓注：退去也。說文：復，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衆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文：猶，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言言無所不說。孔被注云：言回聞言卽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投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達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

之術子勤學篤君子之學也入乎其善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善樂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正義曰說文視瞻也毅梁隱五年傳常

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達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

爲樂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微一曰觀說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

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微之用故人無所隱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

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即日所行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

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度隱至其情正義曰云度隱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

度隱也隱即匿爾雅釋詁隱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終也由是前日所行事

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隱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正義曰禮中庸

鄭注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執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燂或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燂說文燂於湯中淪肉也儀禮有司愆乃

燂戶俎鄭注燂溫也古文燂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吾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

是古論溫故作尊故鄭不破從茲則亦依羣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聲韻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唐雅釋詰溫煨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原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府讀溫如煨溫者煨有重義言重用火煨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曰伏故就中府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臧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煨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臧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序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創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緣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隘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賢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舞釋理也。謂總釋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釋溫文然溫無釋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燧同即與莧同不謂釋理也。此注查誤。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實實

之用也。龍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矣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正義曰：漢石經其作。下篇云古者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誦於言，禮稱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言子制言，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君子發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蓋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順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

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參聽，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為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為親為密為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為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章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學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所謂周，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欲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者，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已，是即阿黨為比矣。王氏引之經義，遂謂周比皆謂為親為密為合是也。而譏此注為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罔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罔不學而思。

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問

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檢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此注無所得

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問

然者，凡釋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問。鄭注：問猶問問無知貌。列子周穆王駕乘人達氏有子，壯而有迷

問之疾，文選東京賦問然若暈，注云：問然猶惛惛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轉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

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愈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愈，即本此注。王

氏引之經義，迷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問殆，殆皆謂疑，引何休公羊注

四年注，殆疑也，爲誠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端，

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誤端爲端，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

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

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

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澤其身而已，澤身即是善道。歸，即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

下之勳，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

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

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經疏云：異端之書，則或批雜書，或駁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要

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夏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息邪說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爲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蓋用其中用中是專一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魚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謂治見攻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素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讓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廉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著。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衰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傷民此說謂政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無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

路。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木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繼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蓋於言者華。蓋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吾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豈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輩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原法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陋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意傲是推備者也。此即夫子藤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顛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

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

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消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

稱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類。樊遲請學為稼為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泰傳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為已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為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辨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

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

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寬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遂緣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實。斷疑。史闕文也。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下以避。容。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

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孫師。陳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鄰家。考通志。氏族略。顏孫

氏出陳。公子顛孫。左昭二十五年。顏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為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

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為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

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尤。舉也。引周書。報以庶就。今呂利作尤。詩。載。難。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說尤。善同。闕而不行

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之二句。疑為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

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稱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皆

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稱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已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稱尊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假借字廣雅釋器錙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稱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界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諡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當作舉禮記儲行注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即枉者投置某有枉矢喻壹注枉喻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舉賢容衆之德似不啻合且哀公與三桓齟齬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包**曰魯卿季孫肥康證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

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勤勉正義曰國氏若璣四齊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

臨視也。此常則。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幼者慈。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黃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袁詵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遂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剛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厯廉。○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厯者。廉子名。說法解。豐年好樂。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廉。是廉爲隆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皆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宮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晉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廉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皆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釋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齊輿茂傳。魏志徐載傳。皆有此義。亦通。俞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選。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駢錦。此即是釋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

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政。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咨。願

蕭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蕭。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是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蓋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蕭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蕭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入間世。不爲社。且幾有賁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鄰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案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齊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齊語。而云克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墜。禮義廢。運運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閭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其遺。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政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矣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是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矣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岐駁也。讀與施同。較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政。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開房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輓者，輓端上曲鉤衡。

正義曰：臣執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嘗以忠信為敬，敬類可行，忠信屬齊，呂氏嘗秋黃信駕，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責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怨怒，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傷，丹漆染色不真，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較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軛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叁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設轂軛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軛牙則長，羊車較長，轂軛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役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衆人立也。或曰：闕門在前，曰闕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闕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較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勞，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工轉人云：是故大車登陸，不伏其轆，必登其牛，及其下陸也。不擾其馬，必登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駟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駘也。則小車駕馬矣。轆端者，轆之前端也。釋名云：轆，授也。車之大授也。又謂之轉，轉人注：轉車較也。今謂之車，紅輻說文作輻，云：大車，握，釋名：楫，板也。所以扼牛頸也。轆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陌，輓端橫木以縛輻，用以解輓之制，則包以輓即陌也。說文：輓，前也。鉤，衡，莫本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鈞，是鉤指同也。說

文。拘繫下曲。拘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軌即說文之履。亦即謂車轆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轆頭。又別取曲木爲軛。縛著橫木以駕牛。四馬之車。中央一轆。先橫一木於轆頭。而縛軛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爲明瞭。鄭注云。軌穿轆端者。軌因轆端著之。車待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軌。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軌。大車轆端持衛者。或體作軌。軌。車轆端持衛者。今論語作軌。張參五經文字以爲誤者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背包之非。而莫詳於凌氏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軌非轆端橫木。軌非轆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何六書故曰。轆端橫木即衛也。軌乃持衛者。不爲包。或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轆非子外。請說。馮子曰。吾不知爲車。軌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舊以駕牛。小車衛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軌。軌所以引車。必應軌軌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軌軌。信包氏以論丈之轆。六尺之舊。而當咫尺之軌。軌。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按我軌。軌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按。則爲衛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衛商橫縛轆端。則非兩村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繫。即可無事。軌軌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轆端圍僅九寸餘。衛商圍亦必如之。若兩村。軛相穿。擊。當三四寸。加軌軌之橫穿。擊。又二三寸。轆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轆頭與衛商必。攪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所以懸縛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轆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圍孔相對。以軌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爲衛三束。是說文之轆。統指衛之束。轆束輓。皆之。衛輓既活。服馬卽有轉折。無傷轆端。車亦弗左右搖。善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軌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軌亦爲鍵。鍵從金。則軌軌當以金爲事。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案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其謂軌。軌用金。與轄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爲裏。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通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款。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軌。鄭論語注。軌因轆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轆衛之大小。以著軌。衛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軌者。不過四寸。知軌之修。亦四寸也。據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軌。鄭注。軌穿轆端者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兩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商圍當倍於衛圍。軌又穿出者。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

輓輓同是咫尺有誤。鄭氏珍輪輿私議亦謂輓輓之云因者。蓋輓輓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衝中孔就面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輓駕時乃施以輓穿。蓋輓太玄經。我我輓輓。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輓輓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

作立云三十年為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漢。漢之為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官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者。殷亦國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為國號。如唐虞之丘。白虎通號篇。謂夏為大殷。為中周。為至。皆望文為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樂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損。損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系。繼。一曰。反。劉為繼。斷。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日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尙存。當有舊目可校數也。以為變易句有訛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尙忠。而其敝則蕪而愚。齊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承殷。而其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漸。賊而戢。則承周者。又當教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為損益之極。極

則思反自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趙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能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尙同也又云是日月星辰舞樂舞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散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實一應一起應之以實務原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燬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妾乎繼周者未欲秦平也如欲秦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千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禮禮記宋不足徵一二世已知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述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適合者也故並著之臯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質者有以質爲文者案即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尙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即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二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且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舍文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親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情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慈生愛人也義者立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

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記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空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矣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

勇也。○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

謂季氏族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得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孰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故文得通得也。釋名釋親屬。祖。詐也。詐。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禱也。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題多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凌氏禮四書典故。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頤與可。少暉之祀。樂六守。奉鬲之祀。若鄭伯以暨。既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燔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尊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卷三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

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觀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

文子為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族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顛與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籛樂也兩足相背今籛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籛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籛謂之羽舞亦名籛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籛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與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萬入去籛言萬入在先籛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籛于籛公萬者二人其樂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籛

正以武先女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即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經釋訓。萬舞千戚。舞於兩階之間。晉兩階之間。則舊說謂武舞在兩階。文舞在兩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古。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魯祀閭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怒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舉事而得禍。而其臣臧孫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殊。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噴噴者。案管就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庚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絕。開合。○注。孰。誰。至。讎。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衍。列。者。衍。從。人。從。宀。宀。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衡。溢。員。主。天。法。夏。齊。溢。方。主。天。法。實。僭。溢。僭。主。天。法。文。僭。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僭。道。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形。公。阿。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殺。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數。梁。又。引。戶。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羽。爲。屬。樂。屬。者。減。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陳。譙。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于。蕞。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魯。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胸。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禮。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祫。一。禘。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

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罔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蓋即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蓋以平子既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族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二家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籍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

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辟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

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

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爾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

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徹。本或作徹。案徹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勞。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假徹爲勞。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爲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禮下衍矣字。堂者。禮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楹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楹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雖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空。前四架爲堂。凡祭在空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堂。黃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即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雅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籍名。毛詩序。雅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

此成王祭文王微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微。樂學士而歌。微注云。微者微雅。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微祭也。又小師言玉鑾而微。微此詩。荀子正論禮南注。又言天子食微。微此詩。則凡微。微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微以送賓。振鷺以微。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後氏禮典故。微云。有司微注云。微室中之饌。及視佐食之俎。微祭。俎與豆。俎有司微之。豆。俎人微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微。小祝贊。微。內宗外宗。佐王后。微。豆。簋。其微。俎。則。微。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室。郭。○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通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猶。士。公。爲。天。下。諸。侯。禮。詩。燕。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筮。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釋。禮。美。也。釋。訓。釋。禮。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禮。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謂。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任。於。家。曰。僕。是。也。

了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

季氏出也。季氏僭盜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備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歡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節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共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附以爲必。謂凡筮。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附以爲必。行禮。兆。聖。羽。落。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節而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禮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因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誠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魯猶相仿。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

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質，質者言以禮為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實得中，凡豐殺即為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情，賤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蕪而盈，殺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尚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尚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為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感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為禮之本也。禮三正詁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詁禮三本云：凡禮始於殷，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為禮之本。當夫子時，者情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極，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即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既文寧，所願也，先為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既文奢，強也。勝強，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禮樂備，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謂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溢以意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葬哀，三年憂，言其戚也。適易者，哀不足感者，哀有餘，權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

禮有其餘，未若於我，則黃之實也。雖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體古訓曰：禮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形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遺失之情略，故夫子以爲禮威，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當也。俞奕齊齊夜話，易字疑是其字，禮弓與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世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鄭特性注，易和說也。陳氏體曰：包以爲和易，意與威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注：九夷在東，八

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蠻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粗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都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爲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且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俱與踰同。虞雅爾雅釋獸爲踰，即踰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禮以後，楚與晉爭，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送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禮會諸侯，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會者，蓋諸侯之君，夷狄案包就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遊吳雖逃主盟，中夏，然彘彌險制，未能一乘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言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觀文，望中國之人也。從文從真，從白，兩手，文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統下土皆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中國矣。既文亡，適也。從人從亡，羸亡也。從亡無聲，亡亦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

而祭之。正義曰：玉篇，部，旅，方悉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禮僭，侯伯僭時。鄭氏曰：禮僭，

禮於郊上，亦作禮。僭，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禮。周官司儀旅，後鄭云：旅讀為鴻禮之禮。是禮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岱或鈞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撓也。播之為音，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

也。釋文：嗚呼，亦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鳥部。孔子曰：烏，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烏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季次，于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為祭名。鄭注：大宗伯

云：旅，陳也。陳其祭禮以祈焉。禮不知祀之節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廢。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禮。以廢，禮凡上，透透而賦之者，縣故曰廢。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縣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狸，似孫說所本。儀禮：禮祭山川，陞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度縣也。胡氏增補：六室雜等，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廢縣不當訓為埋設。當與

禮經開廢其義同。按玉篇云：皮，簡也。展，同皮。引祭山曰廢，縣可證。但爾雅：後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瘞，祭山曰瘞。瘞，埋也。是以牲玉埋瘞於地中。瘞，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禮。廢，禮凡上，透透而賦之者，縣

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廢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陳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齊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瘞之。此先陳後埋之說。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禮而祈

之，則旅為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為不知祀之節也。季氏旅於泰山，或亦值大故。

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旋與八佾數稱同是信天子非魯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魯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隨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廟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貴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教納止者說文教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享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利則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

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

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擯遠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獻弓登發於身而中於禮也從矢從身象文獻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鄉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賓朝諸侯則或在朝或在會盟在朝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鄉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燕禮卿大夫士亦在鄉四曰鄉射州長春官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鄉氏射義自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宰臣射以觀其禮賓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鄉氏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或不備耳禮文爭紀句鄉氏以必也鄉有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知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

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釋鄭讀恐誤。說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其聲。一曰。手者胸曰揖。讓也。從手其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則揖讓禮同。揖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揖。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者。何與讓是推手。異段氏玉莪說。文注。以手者。何為。鄭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為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鄭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何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實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延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二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章。天為讓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為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飲。云。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法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張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而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張弓于其上。遂以執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遂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遂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解質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炮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彌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致尊也。若以士為公。彌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炮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寶箋。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音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遂退。周禮。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尚。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為恥。蓋不勝於不肯。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為賢者。故曰。其

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疑樂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言。○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擲射記，箭舞八十長尺右提，注舞算也。舞八十者，略以十攝爲正，凡人四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

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今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孛，八象氣

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自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案則後

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靈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關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彰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

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

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也，及此注以爲動

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

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法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

非碩人文。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

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

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績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氏注並引作績案今鄭注字作繪義作績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綯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

夏塗因素而信也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關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綯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禮初素其土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質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愚而無禮則諛也愚則賊不學禮而忠信毀其美也是故畫績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名之機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源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自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字似不足非不足也實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章法起扶持也沃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績績餘也一日畫也此即畫績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篋幅又曰畫績之事雜五色是績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績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續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業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齊魯縣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績鄭以畫用繡則衣用績故破讀從績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績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績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固賦白練畫有章廉成蓋目視之必非應說按考工記言畫績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澁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綯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

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作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

禮之賢才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譏大不賢者，諷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時坤乾，皆文之備者也。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爲辭者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賢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親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荀尼思存前聖之業，乃尋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魯皆所存而至於夷宋三世內喪，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向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伐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京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商邱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言雅釋音：獻，聖也。郭注：塗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善答稱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宗廟大夫名。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假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獻，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儀，又讀爲儀。儀，儀也。用之。此段段氏王貳說，見尙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若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

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禘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

與祫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禘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遠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謹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異而解者多混爲一類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禘從先君數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禘小故春秋所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禘劉歆遂以禘禘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者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禘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禘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禘惟漢宗廟之祭有禘無禘故漢儒多以禘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嘗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勤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嘗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絃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醴用黃目，灌用玉瓊大圭，薦用玉豆，雖尊，皆用玉琖，仍難加以雙獸，雙角，俎用牲，鹿升，欲清廟，下管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袂，緇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稱衡，載嘗即嘗祭，稱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約，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嘗禘禘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兩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謙自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閟宮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閟宮年，功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齊禘于太廟，若羣廟未有嘗，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躐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冀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書七月而禘，孟獻子僞之，則僭禘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為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獻用黃目，灌用玉瓊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鬯，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尊彝，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為上也。又周禮司尊彝，禮曰：春祠夏禘，禘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祿用象彝，黃彝，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為上也。又周禮司尊彝，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牲而薦，血腥于堂為朝獻，是三獻四獻，薦于室為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咸詣尸，是七獻八獻，贊長詣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視宗獻實獻，猶大夫士及饗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祿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薦血薦腥為三獻四獻之禮，自此者，明既灌而往者為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

壯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壯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裸地為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雖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為致。亦始。以灌為致。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致神與他祭同。未用禋祀。故不數之也。易觀而不可。馬融注。盟者。逆野灌地。以饋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盟。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陳謂王。獨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為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非是。○注神。給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祫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為昭。孫為穆。穆至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又為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變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禘。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諦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變廟之主。陳于太祖。未變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偽孔。亦本。給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禘禘。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用入尚臭。灌用鬯。鬯。合鬯。吳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瓊。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瓊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瓊。灌尸。大宗執瓊瓊。亞灌。灌尸。即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鬯。鬯者。郊特牲云。鬯。合鬯。與下。鬯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案。鬯。合而鬯之曰鬯。香官。鄭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蕡。大夫以蘭。士以麯。庶人以艾。是鬯為香草也。毛傳。合而鬯之。此鬯為鬯。不以鬯為草也。香官。鬯人。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鬯。鬯以實。鬯而陳之。注。案。鬯。金。鬯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鬯。草名。十葉為實。百二十實為鬯。以煮之。雖中。停于祭前。鬯為草。若蘭。二鄭並以鬯為草。與毛異。義說文。鬯。目。鬯。釀。釀。芬芳。芳。故服。自。降神也。鬯。芳。神也。十葉為實。百廿實。鬯以煮之。為鬯。一曰鬯。鬯。百草之華。遠方。鬯人所。其。芳。草。合。釀之。目。降神。今。鬯。林。那。也。昔。以。鬯。為。芬。芳。即。毛。鄭。以。鬯。為。香。草。之。義。鬯。與。鬯。同。管。即。鬯。金。其。解。鬯。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惟。難。為。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賦。實。寫。以。暢。為。百。香。之。心。編。與。鬯。同。又。白。虎。通。攷。鬯。鬯。者。以。百。神。之。香。鬯。金。而。釀。之。成。為。鬯。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通。記。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購。倍。在。閱。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問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

其易了。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為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

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厭賜養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厭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夫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

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致饋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禮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實

諸河干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實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實多作示，易坎上六：實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注：示當作實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

斯謂指示何物，故者此一句，實是時夫子指其掌也。鄭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等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為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即逆祀之事。

祭如在。包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包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為此門

人祀孔子，於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祇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廟，一壘，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

王制為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十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即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又王制：大

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漢注。注以爲殷制。不晉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祇。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祭禘祭禘。祭之爲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仲舒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親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交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酌。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薦。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焚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性饋食禮云。特性饋食之禮。不諫日。注。士賤職。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庶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諫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廢。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禮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與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蕭敬。其心者。言已未與祭。蕭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已有所歎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

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嚳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

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般，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紀，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公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謂者，說文：謂，說也。周語：若是乃能，謂於神，章注同。曲禮釋文：章句曰：謂，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擯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鄭云：西南隅，亦衛引也。鄭推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殷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禮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禮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注：殷今之饗，主於其饗，煮物，周官儀禮皆言饗，語或音董，饗，禮古今語，釋名釋宮室：董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饗，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陳饗在雍饗之北，又特性云：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臘饗在其南，皆四面饋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性饗魚臘饗，即雍饗，特性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饋饗，亦祭饗，用黍肉而已，無豆，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饋饗祭於西堂下，饗饗之祭，在廟門外，不言饗饗之祭，疑屬，即饋饗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絳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燔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盆字之誤也，或作甕，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饗，其祭即在饗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與媚，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陸，乃制神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神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散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始祀尸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禮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

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於龍階者。謂設主於東面也。龍階謂龍尾。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於之。蓋。豆氏以此爲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撤之。更陳俎豆。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牲少牢鼎設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預階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爲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室之室。禮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益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祓文仲燔祭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即先炊者。雖夏祭與益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木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廟之易爲竈也。與則理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廟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婦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媿夫子蓋禮亦是躬。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謂。子子經上。是犯禁也。說文。魯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感鼻苦辛之憂。秦以鼻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旨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宣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大神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緒白馬賦。注引鄭注。尙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竈謂廟子。殺之類。妄謂孔子主我衛。竈可得故意。孔子或竈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禮論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卽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郁。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郁。卽禮記。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增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記。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誼。故室備情文。俱盡其大。情文迭與。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禮記。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禮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郁。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郁。卽禮記。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增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記。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誼。故室備情文。俱盡其大。情文迭與。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禮記。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禮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監。

也。故韓宣子謂周禮或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欲周道。曰。成侯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祝也。

○正義曰。監祝。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監祝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對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縣西。與周官異。陳氏與毛詩疏。謂為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為周制。漢書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為魯太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魯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櫨。剝檀達。崇墀。瓦。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據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大廟。成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為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覲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闕氏若釋地。謂鄭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盂。養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孔

曰。鄭。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包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率謂繼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論衡知實篇。解此

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禮正祭器之本。不知魯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闕氏若猶釋地引順瑞辰說。每事問。當在宿齊時。若正祭。雍雍蕭蕭。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魯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鄆。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陳邑。陳與鄆偏旁互易。論語作鄆。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鄆邑在魯縣東南。莒城在今曲阜。與鄆縣界。水經泗水注。泗水又逕魯國鄆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鄆山也。鄆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鄆人。此由鄆鄆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鄆爲卽叔梁紇邑。實則說文稱是孔子鄉。而鄆下但言魯縣古鄆國。不爲孔子鄉。則鄆鄉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傷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鄆人紇挾之以出門者。杜注紇。稱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爲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鄆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爲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也。繁繁鄆。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

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於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

也。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棧皮爲鷓者也。實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則畫布爲鷓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彙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鷓居一形。凡侯。未有不設鷓者。大射之侯。棧皮爲鷓。鷓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棧皮爲鷓。大夫士則畫布爲鷓。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鷓。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鷓。射

人主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甸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二正。大夫射。公射大夫。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鵠。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虎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鄭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飛射之侯。尊卑皆置一侯。鄭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極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彘侯二正。與大射同。實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然。案金說甚核。齊稽嘏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茲疏引周禮。鄭樂馬。融注。皆謂正在講內。惟正在講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謬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講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擊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尙質革。故鄉射禮不質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即是質。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質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射。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貫革之射息。此車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實與實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習能。習者。以備後次之實與。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圍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含雅頌。此皆固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衆說。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馮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實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與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與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

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實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擊。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突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謀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禮。循聲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實射。燕射亦當同情。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以禮射爲大射。實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胸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實也者。實謂侯中受矢之處。即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實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實也。荀子勸學篇。實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謂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與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藝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謂伯武方法。云武當爲舞。擊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擊。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僅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即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與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

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即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官。科條也。科品也。周

官小司從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廛在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類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躬爲尙力，其說亦通。

卷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存，猶以

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羊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

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即告朔。史記晉幽厲之後，是統東運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頌之於官府及都鄙，頌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頌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之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說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禮之爲言乞也。

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饋。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餼。曰饋。曰餼。曰餼。曰餼。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類問賀慶。臘臘。贈禮之屬。大夫告事於諸侯。若案宰布治。司徒布政。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為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備遺逸。之以禮節。然後能周且速。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期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執之。謹案此說最確。齊魯與曰。敬授民時。授時即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令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大史。不告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諸遺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處淵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朔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於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特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鼓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告朔也。閏月者。閏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為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為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纁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為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義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於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羴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稱。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嘗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此。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

是謂之未嘗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朔風登彼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明。是受之天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固謂以羊祭。是朝廟。禮。朝廟於告朔。以次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餼。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鷄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適矣。頒告朔於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卽告朔。義更不愜。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前册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舉。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附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親朔。親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餼者。聽註主國使。編籍。要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餼。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期。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爲欲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卽謂太廟。尚。穀梁傳注。以爲祖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管。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蓋田五禮通考。詞論。蒸。晉。追。至。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而。不。數。而。以。諸。禘。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陪。祭。又。何。與。乎。禮。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則。於。四。時。各。有。故。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鷄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雞。羊。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親。朔。義。首。行。之。則。爲。朝。正。於。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廟。於。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事。行。之。太。祖。廟。與。朝。享。誠。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準。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義。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禮。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卽。以。文。王。武。王。此。言。天。

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餼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應。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禹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耕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曠之與曠。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況其曠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曠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為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為之限斷。善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為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遂二十九年不朝。正於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皆朔。諸侯視朔。其禮尙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注**時亦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強。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

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類於君。故王孫賈有媚與漸。漸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魯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說命。大虐慈民曰定。安民大虐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諂也。定公承昭

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魯雖繁榮。愛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掠之臣。

故欲教之以忠。而兵正釋容已頗。君使臣以禮。而女叔齊曰。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矣其長。謬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關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德。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睦。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言晏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晏嬰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逆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

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好之。不得此人。不爲寤傷其憂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雎。和聲也。雎。鷓鴣。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按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迷同。仇者。匹也。好逑。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於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寤寐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衷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好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寤傷其憂者。誠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瓛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從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篤義皆同。次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詠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丁八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賦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因語曰。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懸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南。采芣。采芣。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或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說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也。葛覃樂得婦也。

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皆一也。季札聞歌，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備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美，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用桑者取其名，與其蠶物，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般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為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生，宗廟室祐也。從宀，主聲。尸者，交覆深，屬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侯神者，皆得名主。段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

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為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為夏社，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魯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藉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經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為廟屏，或與廟相近。故左氏言問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莒社災。李氏檀弓經識小以為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域，而樹之。田主，田主田神，后土

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釋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蓋釋說文社地。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國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離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

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得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樹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蓋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禮不屋而壇。當受露。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皆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寔。恩。曰。地產最實。政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宗人。摯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水。澆之。則塗。陰。故。愚社。以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巧。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社主。與。選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率。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掩。掩。社。掩。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便。於。載。亦。不。可。

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秦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為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法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祭已類。穡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康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室。後世埋石不為。匪號之為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主車。大視所謂大師。置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祇社。豐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豈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珪。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為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運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為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為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最位。最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豈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漢高祖。禱豐粉榆社。社在粉榆。粉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董容。號選於龍城。植松為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長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為社主。民間自以樹為田主。引檀弓云。古之僎。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非。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秦使。蕭。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讓。時。人。徒。以。稻。木。為。故。國。莊。子。人。閒。世。云。樛。無。用。則。為。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撻。其。枝。榦。非。外。儲。說。苑。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陰。之。並。謂。社。樹。為。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說。莊。子。樛。社。其。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粉。榆。社。注。案。以。粉。榆。為。鄉。名。非。即。立。粉。榆。以。為。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為。崇。愚。民。無。知。祠。之。閭。專。闡。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為。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為。田。主。與。王。侯。以。木。為。社。主。不。同。說。亦。歧。說。今。所。不。從。粟。為。戰。粟。者。爾。雅。釋。詁。戰。糧。糧。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懷。與。栗。同。黃。真。詩。檣。檣。其。栗。說。文。困。部。云。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囟。徐。巡。說。木。至。四。方。戰。栗。案。徐。說。即。本。此。文。白。虎。通。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檣。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檣。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陳。敬。說。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若。其。為。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起。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

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雖非魯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魯欲誅閔，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誅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極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我對以使民服衆，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左傳謂公出孫之前，遜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閔，是其桎梏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間，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豈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隱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

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問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

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偃陽封向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蘇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既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授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擊罪致討，所謂既往告之者也。然向棘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遠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管病也。請伐木，偃管，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管。○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者履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聞也。更也。是非相

開華更
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

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闕元年。疏。管仲字。諡

敬。桓公既歿。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故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突竊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管殷世為西伯。伯豈不美之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蓋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舉。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遷。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道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火器。此皆以管仲矜於失禮為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器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尊德如天。而即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往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豈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寤奢極侈。以張其富。豈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齊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火器者。故夫子辨之。或曰。管仲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入。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

正義曰。室本居得。下有字。注。三歸室爲位。○正義曰。東周定。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室。以掩桓公非。自備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衛君秋。棧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婦也。天子娶后。三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國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隨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隨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十年夏。齊人來。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白虎通。謂。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婦。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嫁。日。行。無三歸禮。俞氏正義。已類。積。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媵。真於。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今管子則有三。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管子家有二宮之。故曰。得。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於。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故左氏。衛文。之。不得。以說。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者。俞氏。經。平。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盜。青。衣。盪。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盪。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誘。而。取。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者先君桓公有管仲。殖。勢。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色。而。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後。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宜。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宜。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儀。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貧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晏侈適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份。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詩。與。饋。通。公羊注。引。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擗。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廟。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併。歌。雅。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

其忠臣。今子思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為也。其宗廟饗辭。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公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孤與穀。以為賞邑。昔我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辭。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為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為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語溫故。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遵管之若翟氏。漢考異。梁氏玉繩。皆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為地名。則管子所言五衛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長歸其居。豈得為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為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說。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尋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盜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築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逆甲而隱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齊莊公築臺任。築臺臨魯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為不倫。若奏殺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臺。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若行季平子。孔懼宮內之臺。皆是舊禮。故鄭特替晉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雅記管仲。於樹長堵。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豈明矣。蔡已類稿云。管子權修云。地開而國貧者。舟輿飾。奢。樹廣。賦。厚也。八觀云。齊樹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為。謀。立。扶。登。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立。婦。女。嫁。也。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天。詩。之。子。子。歸。是。也。云。攝。猶。祭。也。者。左。氏。傳。羊。舌。歸。攝。司。馬。杜。注。攝。祭。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壩。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祭。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宗。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罷。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奢。者。則。置。官。一。人。用。無。攝。舉。職。不。得。置。官。各。須。具。是。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猶。大。夫。之。家。尚。是。兼。官。則。無。地。猶。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僞。言。溫。故。錄。官。事。者。奉。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半。禮。云。司。宮。概。司。筮。勾。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祭。管。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禮。禮。於。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到。羊。司。士。舉。承。疏。云。案。周。禮。疏。注。司。空。奉。冢。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說。士。無。官。僕。為。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

故曰十門末也。彼經又云：唯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家室之屬，無亨人者。此大夫雖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新歲與絜粢，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揖，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祭廟，禮修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

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由極之詩刺儉，不中禮，而發子一狐裘三十年，道車一乘及墓而

反，有子讓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滌衣而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道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在兩

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

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

也。句在注首。爵，雅屬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設文屏蔽也。許慎篤屏，將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釋思也。刻之爲雲氣蟲蟲，如今國上爲之矣。廣雅釋宮：屏謂之屏，屏思古漢文紀注：宗廟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空虛然。一曰屏也。古今注：宗廟屏之遺案也。漢西京宗廟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廟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取土，故亦稱新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壘門而蔽樹反坫，大夫之饋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蓋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

樹空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斂樹而反坫，駁大夫也。而雖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廳門。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蔽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坫，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屏者短垣，坫者毀垣，屏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纁布冠各一，匪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笄，笄，奠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饋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四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選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設楹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維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寤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度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異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間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楹下也。坫在兩楹間，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鶴禮說，以兩楹間，實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於房戶間，燕禮，尊於東楹之西，房戶間，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於房戶之間，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於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亦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酌以勸賓，謂之酬。那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階上答拜，實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主人降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

管絃等樂器其始特詳詳此引此注作管絃此釋文引一本亦作管絃以鬲字爲是大夫特指以鄉飲酒禮考之凡管絃皆於禮即君與臣然亦但證二應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地今管絃作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音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

純如也音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音言其音節明也

繹如也以成音縱之以純如傲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巳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遂此文在哀十一年

反脊後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成和之矣傲如使清濁別之貌擇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鐘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中此注云國語云鐘不通以動聲章注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鐘飲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百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音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以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原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成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成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即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成爲感矣爲美非是云傲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節節注云此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

唯明者能之云擇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國語釋其達案注出地也釋謂釋紉生也釋釋通言美心之感猶如草木之有生意

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形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
 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於酬，請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
 繼，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肅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
 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敝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闋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釋如。此三
 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燕禮大
 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
 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
 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樂，則皆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
 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翁如諸音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
 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擊之始，闕唯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其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為說，視鄭氏為確。李氏惺惺經說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為升歌，純如為笙
 奏，敝如為閒歌，純如為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
 燕禮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為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
 云：凡樂之歇，必使賢者為之。命其賢者為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案諸
 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樂，應指師擊。是太師為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箱中。凡聽商，
 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豸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翁如盛者，說文：翁
 起也。方言：翁，盛也。文選：甘泉賦注：翁，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翁謂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
 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矣。聲之節也。又云：比物以節節，節矣。合以成文。言明者，謂敏為明也。義見律呂。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

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請，請告也。言告天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司徒，小司徒，士師，宮正，司寇氏，鄉師，皆有木鐸之詢。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齎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齎木鐸，武事齎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戰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舉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古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督擊釋義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凌成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凌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儀氏，舊論語補疏，謂凌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兩縣，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凌儀，當今祥符開陽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統一志：儀城在開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開陽祥符，地本稍接通，以凌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凌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開陽之東，去凌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野，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適濮，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衛邑，不知在何時，儀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包氏若釋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設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鄰，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案士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士爲之。左傳類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鄆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天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闚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培後錄。聖讀將喪斯文之喪。即孔此後劉敞七經小傳以聖爲失位。闚氏若穢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時所設也。天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制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天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天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懼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容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

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樂記。謂。韶之言。韶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魯。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二辨。伏生書。傳。史記。樂記。漢書。禮樂志。

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週遜於位。目。禮。庚。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目。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南。籥。者。曰。美哉。納有德。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歲。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德。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千。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者。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于。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

也。無兵備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遠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矯作蕤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雖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自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案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筆文武。左傳言見象籍南。箭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顧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吳伐村。故有繁德未盡善也。即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

指居上者言之。寬者。善學陶讓。寬而樂。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樂。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道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儀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儀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教。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宴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讀去聲。周官。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卷五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

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正義曰。說文。擇。東遷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宅。宅。李賢注。論語里仁。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瓛梁典。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法。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晷如時考之。誘賢。賢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已亦有聲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學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繫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既蓋本此於義。亦通。

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聖

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恆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惟，是。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已愛憎之私，於

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蔡謩曰：人之有技，矜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黃賢，仁也，賤不肯，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為

此亦當讀為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雖者曰為賢者謹昔昔之為宜經緯獨弗昔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
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
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

○正義曰毛詩采芣傳苟誠也皇疏云昔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

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

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遂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賈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

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
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
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食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
顧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塘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
之惟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說校云案古說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
衛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陳蕃論說駁駁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
字當以有也字為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為句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

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管子制
晉中，故君子無懼，但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懼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夜孜孜上仁。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困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困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詔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
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

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
那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遠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與之間違仁，故
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
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洫之間，其仁成
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昔為文章，行為表親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畫則忘食，夜則忘寐，
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致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
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為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
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謹房一字也。說文：謹，倉卒也。卒與
猝同。趙之晉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趙古同聲。故廣雅：謹造二字，並訓為猝。案易夫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趙。說
文及鄭作趙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僞造次必於儒
者。晉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輒，敗也。時蕩蕩，顛沛之搨毛傳：顛，仆。披，拔與敗同。考之說文，顛
本訓頂，沛為水名，皆假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僵也。仆，顛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僂，說文：僂，偃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困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

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

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注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即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聲之

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準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者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若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能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隱，是即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即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慮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羅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尙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音墨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善好仁者墨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墨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強仁者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

之過常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服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

於寡恕，仁者以憫隱爲成，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脫也。仁者

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讓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

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

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博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蓬交，南史張裕傳言：張裕母年八十，裕注未滿，便去官還

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爾雅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在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耕，則非耕夫之

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同觀而知則仁，即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牛見，朝夕皆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

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遇死，則循習彌滿，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

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黨，類也。共王事晉，晉皇甫疆傳載：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白虎通爵簪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

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

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實實之意。范甯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倍仁義，即此文所

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

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暮無所貪慕

也。燕氏棟：經古義。禮記雜記於適者。鄭注云。適設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擊臣百官。皆畔不遇。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皆無適也。注。讀為敵。由燕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暮。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暮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雜麻語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繪暮也。敵莫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莫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瓛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遠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者。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賢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繁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穎川荀爽。實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愛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闔門閉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寧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為厚。莫為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雖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間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為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賢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安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困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困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困孔曰安於法小

人懷惠困包曰惠恩惠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思成已。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

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足。剛機寒之足。性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

禮利。則日敬於禮法。而不致有匪條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怒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運。○正義曰。爾雅釋詁。運徒也。言小人以運徒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織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惡也。荀子大略

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怠牛羊。錯質之臣。不怠雞豚。家彌不修幣。大夫不爲揚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以故民不因財。貧者有所冀。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鑿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富者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饋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梁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未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包曰。如

禮何者。言不能用禮。正義曰。讓者。禮之質。禮者。讓之文。先王處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齊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成於中和也。爲國者。爲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惡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

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畏力以毒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讎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伎其技以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奪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

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敷其土。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已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依同上二句。兩字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已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諉於譽。不恐於辭。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是亦已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參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

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熊氏循。離瓜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已。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音。隱

蓋而掩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其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已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學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始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賢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然陳萬物。而懸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荷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達。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寧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達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謂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荷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謂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語。大學。皆謂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質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質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

亦即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謂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語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語。

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欲厚

譽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吾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益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華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順行。行順言。君子胡不慤慤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為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立已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卽一以貫之道。故門人問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奎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曰。喻。猶曉也。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

識義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

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彌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寧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未，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糞，愷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彌大夫變於誼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效，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常恐不能化民者，彌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爾雅疏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彌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彌士大夫。案彌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黃氏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卽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富而之善，必使仰足奉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吾，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包曰：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

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卽此章之義。

○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

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說文云諫也謂以言正之也白

虎通諫釋云諫者聞也更是非相聞率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達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惓惓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諫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愛矣皇侃疏引內則雖之流血不致疾怨以為諫案雖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雖諫之事無涉背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愛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殺也坊記子云從命不違微諫不怨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怨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邪邪又擅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諫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學諫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鄰州閭寧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逆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釋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為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當訓吳氏黨實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當鄭曰方猶常也

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樂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殷。若。皆。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禮。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

所忍為。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禮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嘗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

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為。○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

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其致則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實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為能達就養

之方。逮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遺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詳。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正義曰。爾雅釋

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幣訓。禮補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即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俗溫故錄。實盡飾受以

制節密位受以學。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履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為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散不可長，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僅經護考異，此凡兩說，以約為句，失之者鮮矣。為句，又以約失之者為句，鮮矣為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否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豢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謙實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

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為訥之或體。說文：言，訥之訥也。皆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禮弓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

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季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與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為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即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吝，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實不獲受恩者，尚必報，是以鄰為報，亦漢人登臨，故並著之。○注：方以類聚。○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

周易之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慎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

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薄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廷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數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勝。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已之功勞。爾李壽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誇上書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僂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水鄭說以數爲數已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實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矣。可敬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徐氏總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顯。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答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數。積志。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禮。類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驕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驕爲數。左傳宣二年驕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驕諫君而不諫兮。注。並云驕數也。驕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體古則引錢廣伯訓速數乃疏數之說。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卷六

論語正義 一卷五里仁第四

公治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曰：治長，弟子魯

人也。姓公治，名長，縲，黑索，紲，繫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婦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為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為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

保傳云：禮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選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寧曰：公治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治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為殺人，繫獄，那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苑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治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禮疏石經作縲，張參五經文字，以為避諱偏旁。○注：治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治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治為文，故此注以公治為姓，長為名，而又稱治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長，那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長，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寧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為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為正。縲為黑索者，說文無縲字，案下云：縲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縲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累子累，楊保注：累讀為縲，案累即累字，春秋左氏傳：不以累臣繫鼓，兩釋累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累，皆以累為案也。說文：縲，系也。從采，采，世聲。縲，繼也。從采，廣雅釋詁：縲，系也。釋器：縲，案也。少儀：大則執縲，左氏傳：臣貢

屬。是雖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繩。孔以繩爲繫者。說文。繫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馬注。繫連也。陳注。繫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

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魯音相

宮。縉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

實。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譎說。好評公治南容。僅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說謂二人無勝負

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已女妻公治。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

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築紇妻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

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

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宮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宮南宮縉爲一人。禮弓南宮

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諱之。而家語又以三復自圭爲南宮縉之行。縉與縉同。論語釋文亦云。縉本又作縉。則陸所見。此注亦

作縉。縉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縉作适。皆通用字。鄭氏禮弓注云。南宮縉孟僖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

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履生南宮縉是也。案仲孫履卽孟僖

子。世本誤以南宮縉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因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卽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

其說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縉無涉。自鄭君誤俟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

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著補闕疑。管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

所載弟子止害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經妻姑喪。孔子誨其女壘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城。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略同。惟毛氏廢言。以兩宮逐別為一人。非是。南宮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宮即南宮縚也。敬叔即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為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子曰。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癘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筮。舉無敗功矣。情也不齊為之小。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幾舜季矣。既苑政理。驚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為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卷。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齊憲書教。而宓子賤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攬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齊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啻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虞。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虞。為誤。則不知虞宓。俱從必得聲。未為誤也。又或作齊。見淮南子。秦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

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

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謂璉當為瑚。連。春秋傳曰。胡。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璉。古

連。璉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璉曰。余車。劉曰。胡奴車。周曰。胡璉。疑胡璉皆取車為名。案說文。璉。璉

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為之。宿夫論禮學云。胡璉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聲。陳祥道禮書。胡以玉璉以竹為之。祇以胡

字從下。璉字從竹。妄為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玉器。而飾以玉。孟郁修。胡璉字。又作胡。可知胡連本

玉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為璉。馮見璉是玉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簠為文。則胡連亦玉器。然董人疏云。祭宗

廟皆用木璉。今此用玉璉。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璉有以木以玉之異。與禮器是祭外神。當用玉。故字作胡。若

論語官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玉。不得同彼文作胡也。○注。瑚璉至黃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成同。說文

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稷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稷似禾而舒軟。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粱。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

為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禮典故疑引三禮圖。胡受一升如璉。而平下。璉受一升。漆亦中。蓋亦總

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璉。而斲下。則以瑚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連。殷之六璉。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

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璉。圖曰璉。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

簠。註云。內國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璉而言。若璉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遠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圖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器若瑚璉者。則可
薦鬼神。蓋王公矣。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者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諂高材也。曲禮釋文曰：佞下篇

惡夫佞者，無乃為佞乎？謂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為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雅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尼並有也字。

○注：弟弟子仲弓名姓母。○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諱衛自紀，篇以仲弓為冉伯牛子。史記宋體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歷數至慎惡。○正義曰：毛詩實筮傳，厲敏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

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歷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中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措者，毋取口銳者，措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誣而實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

傳人之利口贖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感之，子曰：聖利口之覆邦家者。

了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

未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凋，凡瓊瑤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假借字，案依阮說

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瑤刻以官為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為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釋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釋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為眉字之訛，眉即啓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闕氏若璩

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為名，作偽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惠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簡，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

語則云：棄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諳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皆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則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達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吾斯吾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教，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

聞之喜，○喜與已俱行。

正義曰：乘，說文作乘，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汜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蓋四音地

理考：浮海，指渤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海，勃海。海之別也。潛丘劉詒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漢書何驥變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殺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益之。嫁娶無所，雖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博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目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過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知楚以義其用，則是翼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禮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避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也。其必言乘桴者，錢氏結語後，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意，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意。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桃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

駢文釋。釋名別一義。沿。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舟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為舫筏也。釋文沿字或作箒。樊本作楫。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鄭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舟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沿木亦作箒。又作楫。或作楫。諸字惟楫是取字。餘皆同音異體也。京昭國語注。編木曰沿。小沿曰楫。分沿楫為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沿。與此注同。方言。沿。謂之楫。釋謂之筏。案晉之通語也。江淮安居。備中謂之蘆。廣雅釋冰。紉。楫。筏也。案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楫。韻集作。編。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編。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沿。秦人曰楫。筏。巖。巖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筏。竹曰筏。小筏曰沿。沿為小。則筏為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沿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沿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為分別也。○正義與已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忠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桴海若夫子獨許已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子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子注。

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筆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榘也。周官大宰。五曰材。實。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為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敬者。爾雅釋詁云。既。敬也。敬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為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戲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材。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者假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為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為但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吳文收。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濟往才。汝諧。邢胥。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

賦，傅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晉，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

瑞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

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吾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

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繫說文。賦，敎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敎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雜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

曰：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士賦。又曰：悉案敎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梁邦賦六百。又曰：鄭無

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

仁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

皆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耳，宰者，公羊

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香、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

云：公大都之域，方三里。戴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鄆

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

里矣。就鄭君疏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四書典故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其餘之地，劃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逐人，較師以公邑之

田任何地。舉甸以該稍縣置也。鄉達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逢人授民夫以廩。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為單父宰。子游為武城宰。皆公邑也。惟宰為季氏邑。成宰為孟氏邑。郈宰為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達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勳云善社。濶百。蓋二十五家為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澗。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為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澗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鄆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算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切記云。室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為皆鄉采邑。凡鄉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為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率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率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率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為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音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猶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為鄉大夫采邑。不為公邑。與鄭氏異。則似非有職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夫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夫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夫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夫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夫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中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異。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

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縷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於腰，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也。著於衣，如物

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繫立朝。本此文。當為齊古之異。繫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鞅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鞅曰大帶也。戰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為撰相者。常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即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庭。此稱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禮四書典故疑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撰於大門外，上撰近若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撰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撰進，昨陪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俟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撰者出請命。注：上撰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撰者入告辭玉。注：撰者上撰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撰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撰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撰者出請事。故繼公曰：撰者上撰也。是相大禮，皆上撰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撰。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為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撰紹撰，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亦能為上撰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帶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程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帶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薦子寬曰：志通而好禮，撰相兩君之事，為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親以撰禮，禮以撰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難記。公西赤事與此等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撰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為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包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

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注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已不

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曾終日不遑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者一之比言已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疑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然至貫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釋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顏歎曰回爲德行之後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答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炫之貌故列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包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包曰

朽腐也。雕琢刻畫。王曰朽毀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包曰誅責也。

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疏實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雖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故云之鄭注云晝臥息也案說文釋臥其字從心故所臥室亦

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故云之鄭注云晝臥息也案說文釋臥其字從心故所臥室亦

名之釋名釋宮室。寢也。所寢息也。是也。豈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處居內。若畫居內。雖間茨可也。夫畫居內且不可。矧寢耶。轉李肇解詁畫室文作畫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魏武帝讀爲寢室之經。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畫室作畫字。侯白隋人。二魏與舊文合。李氏聯秀好畫樓集。漢書楊雄傳。非木靡而不彫。繪塗而不滅。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廟。飾之。加密石焉。諸侯之廟。斷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黜。大夫。士。周官守祿云。其祿則守祿。黜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土首本。大夫塗棧。諸侯斷而。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謂之。統廟。脩青之。周官掌畫云。共白盛之。畫注云。謂飾牆使白之。是也。此與黜。墨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圻人以時。煇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遺宰予。畫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讓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遇也。雕。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畫。或作說文。此篆作畫。云。廢除也。从刀。推。畫。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畫除。先人之。是除。廢。謂畫所除之。畫亦謂畫。此經。畫。土。猶。首。禮。土。古人。繪。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故曰不可朽。繪者。說文作。云。垣。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圻。說文有。朽。無。圻。圻。乃。朽。之。俗。玉篇作。朽。篆。體。小。篆。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說。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釋。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朽。廢。至。讓。也。○。正。義。曰。說。文。所。廢。也。朽。朽。或。從。木。廢。爛。也。削。剝。也。現。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鑿。也。對。錐。刀。畫。曰。劃。是。也。朽。錢。者。爾。雅。釋。宮。錢。謂。之。朽。李。巡。曰。錢。一。名。朽。塗。上。作。具。也。郭。璞。云。泥。錢。音。用。泥。以。錢。也。說。文。木。部。朽。斲。目。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從。從。木。弓。聲。楊。朽。也。從。木。曼。聲。金。錢。部。鐵。行。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釋。今。江。浙。以。錢。爲。之。或。以。木。斲。關。東。孫。讓。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妻。子。妻。子。如。聞。心。動。執。問。塗。者。則。孫。讓。也。刃。其。杵。曰。欲。爲。智。伯。報。讎。村。謂。塗。廁。之。杵。今。本。皆。作。行。俟。斤。切。授。其。刃。其。杵。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朽。槔。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八。爲。朽。八。左。傳。稱。朽。八。以。時。是。也。五。子。庶。文。公。下。豈。可。畫。地。削。所。墜。之。楹。柱。畫。之。也。○。注。誅。實。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取。其。過。注。誅。實。讓。也。司。牧。掌。萬。民。之。表。灋。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實。也。

是語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因舉紀聞，以證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編漢書古今人表，亦以爲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棧，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棧，蓋孔子弟子申棧。又引家語：申棧字周，似棧又棧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棧，因舉紀聞引家語作申棧。今本案語作申棧，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齊棧同聲，家語申棧，蓋讀如庚，與榮音亦不遠。今本案語作棧，則傳寫誤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棧，必有所據。與棧通。棧，續周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棧。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鉉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棧，字周，義疑棧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棧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棧，而有申子周。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棧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棧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棧字周，然則司馬貞說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棧。蓋家語無公伯棧及申堂。王肅偽造申棧一人，以當申堂、公伯棧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棧，乃棧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棧，今本作棧。此又棧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棧。此棧字，乃後人據誤本案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義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棧。鄭玄云：申棧，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棧，不疑以棧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義鄭注論語以申棧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若臧說作字子棧，此又因名棧而妄爲之。王肅以申棧申堂公伯棧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也。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僅以申棧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棧爲魯人，與鄭同。漢魯陵石壁殘畫象有魯棧。○注：慙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慙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含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卽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形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形者寡矣。

了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大學言絜相之道云：所絜於上，毋以使下，所絜於下，毋以事上。所絜於前，毋以先後，所絜於後，毋以從前。所絜於右，毋

以交於左所暴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所迷詐偽之心有所淫泆作亂之事是故讓者有窮衆者暴尊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窮寡愚怯與夫疾病者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已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暴之節是為依乎天理。程氏瑄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為恕自然者為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為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譬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章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陛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如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為積。云積下曰加也。徑下曰加也。此音語相增加也。知語徑加三字同義。經人曰語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譏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暴肝以為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濬論語孔注辨偽曰蒼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語。加語蓋飾辭。駁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善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忍恕。故以為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偽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章明

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聞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懼難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來自遠方。莫

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衰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於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

一貫周監二代都鄙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子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禮文。則六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巖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淺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其爲教。故詔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輩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經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前略見所著且往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即易義略說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彖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彖傳。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彖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彖同。則天命卽天道也。又乾彖傳。兼柔傳。剝彖傳。復彖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兼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察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說。包氏故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曰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氣氣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乘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驚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鄭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有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卽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卽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

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氣者。對情爲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賢實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相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梁勳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義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道。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叢說。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管輅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採以爲訓。李贄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草率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書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彩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入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利貞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首天命，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剛德萬善，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

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詳聞讀若聲聞之聞，轉愈名態云：勿病無聞，病其轉。昔者子路唯恐有聞，雖然于誠，德養愈算，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證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子，證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聞

叔穀，穀生成叔，丞，錙，錙生頃叔，錙，錙生昭叔，起，起生困，困即孔叔，困，亦稱仲叔，困，那疏引證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證也。春秋時，證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證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證，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證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證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者稱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

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體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汝南傳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喬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剛令使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據

存二
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

敬之據鄭說即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定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嬰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即其地也疏法解治而無膏執事有制布綱

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長尺有二寸居蔡僖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柄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椽。畫爲藻文。言其

奢侈。何如其知也。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著龜

故藏龜亦於廟。廟宜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

又官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

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禮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即

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貽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已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

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視廟重機。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詔演神物。以冀祐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

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金氏神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

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

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墜門反玷。朱紱錄。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儼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

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豈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語致確。其

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樓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格同

陳氏禮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案。案格一字。案爾雅釋宮。種謂之室。釋文案音節。孫奕本作節。是案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

作楸。○注。臧文至僖也。○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寫與

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驟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下。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龜丹長尺二寸。公

外。又加此山藁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藁藁。就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昔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蓬已。去也。南山有臺。蓬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

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齊呂臣繼之。子玉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玉之後者。誤也。子玉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任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蛙。三嗅而作。孟子。齊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道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要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君子幾間。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鬬氏若。澹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前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知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獲其乘。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管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黃

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賢。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事。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說。臯本何如下有也字。○注。註。謂名數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郢。淫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豶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豶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豶。乳也。從子。豶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豶。曰豶音樓。牛羊乳汁曰豶。廣雅釋詁。豶。生也。曹憲音曰。豶。春秋之豶。烏菟。豶音豶。乳也。豶豶一字。左傳作豶。或係假借。論語釋文。豶本又作豶。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撓絀豶。猶且羞之。楊保注。豶子曰豶。莊子駢拇。臧與豶二人。崔注同。豶與豶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豶。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豶。黃牛虎文。讀若塗。豶。豶聲。豶與豶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豶。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歷矣。敘傳云。故名。豶子弑齊君。陳文子斃於擗字子文。此注以豶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豶者之疏可知。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四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豶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開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殺也。段氏玉璣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

秋時。臣殺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弑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豶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開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殺也。段氏玉璣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

不書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弑。或言殺。案此則弑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管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之亥。公閒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論。崔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獨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與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實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閒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篡入爲黨。故曰。猶晉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漢雜著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知崔子而文子亦何至竊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晉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擊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述誤論語述何驚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激水之貌。下驚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蓬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釋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適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庶石經棄作奔。即古棄字。遂之一。邪。皇本作遂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四匹馬。遂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四匹馬。陳氏體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殿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旬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衆。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授人云。宋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衆。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闕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

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正義曰三思者君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齊求遺喪之禮

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

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義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庖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

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

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矣志謂萬格傳注引志林曰格輔政大司馬呂岱成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格答

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格十思明格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為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

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

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不容形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

子遭極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霍德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慮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

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漢之監警行之貨凡為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盡成公之無道不

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寧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

之間周旋開君之側語語皆絕刑罰不福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

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即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述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

衛反過寧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寧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為衛邑武子世

食於此故氏寧也。說本
江氏永春秋地理考覽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圍孔曰簡大也。

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

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四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轅知夫子思歸遂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案隱疑爲一文兩敘圍氏若釋釋地釋以孔子此歎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辭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說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查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狷大也狷大雖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白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美孝其行而不撓者也趙注嘒嘒志大音大者也重音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撓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前推釋訓注斐文貌音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氏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撓而其志大豈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官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

子爾飛。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漆酒之圃。必有講肆之所。不肯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濬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輒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猶近。與狂狷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據已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豈本義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濬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屬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謂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謂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鑿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爾雅釋詁。念。

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德也。人若錄於故德。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已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獻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於景伯。景伯妻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蕭勳劉勳殺王廣之。及勳亡。蕭反依廣之。而廣之憾且深。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義。○正義曰。伯夷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

也。粵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陸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註法解。夷齊並為陸。然古人無以字居陸上者。因學紀開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為之節。蓋蓋如伯達仲紀。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孤竹列於四荒。郭注。孤竹在北。孤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

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正義曰。乞醢者。乞須求也。左傳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

陸。連殺言。是其以乞為之。說文醢。酢也。爾雅謂酢曰醢。酢即醢字。禮記內則和用醢。釋文醢。酢也。周官疾醫五醢。醢酒。給鬻薑鹽之屬。注云。醢則醢也。古醢用棗。疑即加之於醢。故醢味醢。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醢。據注云。以醢和糝。則是加醢於糝也。替不亦若加以醢。故有芥。辨明醢醢之別。廣雅釋器。醢。醢也。醢。醢同。論語釋文。醢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為醢。醢。灌也。惠氏士奇禮說。送以醢。為一物。又謂古無醢。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為直者。乞諸其鄰。而置醢已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為微生。而不知為鄰。所以不得為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讓矣。○注。微生姓名。蓋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故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汜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經理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為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足恭。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上章合為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為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也。人若命之。則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與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信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禮。忿怒而為暴。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雖於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詭。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詩。叔無為。奪毗。正義曰。奪毗者。便僻其足前卻為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詁。謹。口柔也。威。施而柔也。奪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繞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而柔者也。友便僻。鄭玄曰。便僻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僻為體柔。善柔為面柔。便佞為口柔。體柔為足恭。面柔為令色。口柔為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玉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曰者列傳。蠶趙而官。案隱曰。蠶趙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僻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奪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皆覆足如字。臧疏引經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體足為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為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為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授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為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為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為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

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異之稱。闕氏若璣四釋地又釋：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釋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盍，盡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遂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設者，說文云：設，皮衣也。設，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屬之。衣，裘類衣裘。皇那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雅也。駕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通齊節，音衣爲子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愛惡而相教。下引此文至敝之類句。唐邕傳同。言已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尙敝衣也。从巾，彙衣敗之形。敝，敝也。一曰：敗衣。今釋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彙，乃通用字。彙，勞者。朱子集注云：彙者，張大之意。彙，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彙，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彙，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管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並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誑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

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嘗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為短。

今所不從。子路曰。願陳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子曰。懷歸也。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

外傳。過長老。則倍弟子之義。過等夷。則倍朋友之義。過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經利。不失任師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

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內。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豈改過為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音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謂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責也。責。即實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正義曰：凌氏釋此故疑，四非爲邑，并有三家，四非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

大戴禮管子制書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實之至美者也，然有美實，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達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瓌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僅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官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衛爲順當，並箸之。

論語正義

卷七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讀以雍也為第三篇，此篇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擅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晉

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無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為學，皆以盡倫學也。學之為父子形學之為君臣形，推之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即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終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吾人盡倫之學。若曰為君而後學為君，為臣而後學為臣，則當其未學，便曰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

必稱其位而後為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稱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為天子而為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為天子諸侯而僅為稱大夫或僅為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苟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謹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為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為稱大夫，不據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錄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為卿，彼自為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子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居

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

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水篇：孔子問子桑，擊云云。其日桑擊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擊音月。本又作擊音子。李注：桑，姓，擊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擊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為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為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與桑扈並舉。擊戶，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為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為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為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蕪行。王逸注：去衣裸袒，效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實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實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即孔子所指為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

不敬也。居敬，即大舜之共已。行簡臨民，即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已成物之學。與陳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過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昔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那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得稱南面者，聞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疎略。毛詩匪風傳：享魚稻則辟，治民煩則敷。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感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成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肆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喜怒遠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

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秀，吉而免凶也。從天從頁，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

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夫嘗卒之歲，年宋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錯

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禮，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龍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

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休注：天生顏淵子

跡為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論積求篤，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錯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為十八。此真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為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天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俞氏樾經平議，謂說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此與先達舊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哀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遠理，不中節也。但喜難遂，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止其身，是喜難遂，不失為君子。若怒則不宜遂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哀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哀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遂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羸縮殘廢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五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

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

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

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聽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

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糴師：糴，糴萬民之糴。鄭司農云：糴，讀爲周急之周。明周

關同也。李實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

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錢。釜爲滿或字，見說文。考工記：粟氏爲量，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

一融。左昭三年傳：齊魯四量，豆區釜筥，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粟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六斗四升

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即斛字。段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

鬴，則鬴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實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釜。庾與釜音聲相通。傳注往往往誘。論語與

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彙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數爲酒者，聘禮記云：

十六斗曰釜。鄭注：今文釜或爲過，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釜即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釜爲庾矣。元凱注左傳

混庾爲釜，正義反提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屬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所

釋義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為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
知所本。○注十六斛曰乘。○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數。十數曰乘。鄭注乘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乘之言方也。方者大也。
量之最
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案。隱引

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
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
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草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
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癯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
宰。又有家相。若魯三癯。公山弗擾爲季氏家宰。子羔爲孟氏家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
若無地癯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斷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章之說。未可
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案隱云。當是六萬
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子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
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
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業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
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
練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

數原思何又據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糶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如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近理因並審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乎。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正義曰。鄉曰鄰。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法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僊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通。○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閭。國種邑民所居也。閭。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案所向也。玉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鄉。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尙黑。訓不鮮。則假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送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四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鄆。五鄆爲縣。五縣爲遂。注。鄆。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黨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梨。謂耕

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梨。謂耕

牛也。釋文。犛。又方兮反。耕犛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詁之最可據者。說文。犛。耕也。耕犛也。互相訓。犛。卽犛者。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犛。名字都是相配。蓋氏士奇禮。故犛牛爲耕牛。犛牛之子。非犛而何。體醇。犛而角。謂犛。此天性也。以天性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犛性。誤矣。何休云。別天性。主以角。故知犛且角爲天性。先從叔苴丹徒君耕枝云。蓋氏謂山川不得用犛性。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犛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犛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養牛。是也。周禮用犛性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犛。而有犛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賦畝之中。嘗天子之鷹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圃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說苑脩文篇曰。犛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皆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耕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犛性。陰祀用犛性。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論語云。犛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勳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佟之。謹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軍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偷黑。殷尙白。周辟剛。辟本周所尙。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教之。耕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犛。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犛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尙。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耕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犛。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尙。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殊告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體別。今經典多假舍爲捨。○注犛。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犛。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犛與犛對。犛者。黃黑相間之名也。犛。犛。犛。牛之黃也。似虎。屬與犛通。犛之爲屬。猶象之爲屬。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屬。東山經。鱣。鱣。之魚。其

狀如犛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犛牛即犛牛矣廣韻犛黑而黃也犛亦與犛通然則犛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犛也
犛牛既科以精決鼻而犛生子而犛尸祝焉成以沈諸河河伯豈蓋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犛現犛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犛純
也曲禮鄭注犛純毛則犛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犛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癸大
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
篇或問犛牛之稱與玄駢之稱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犛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犛也如割羊刺豕罷賓備師惡在
犛不犛也此亦以犛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犛牛即是耕牛東山經借犛爲驪與此犛牛字同實異不得採以爲說且駢
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道灑所生而以雜文爲駢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
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犛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駢赤也
者郊特牲云牲用駢尙赤也明堂位周駢剛注駢赤色草人職云駢剛用牛注故書駢爲駢杜子春說駢爲駢謂地色赤案說文
犛亦剛土也从土犛音聲此卽草人駢剛之義犛正字段駢字爲之與明堂位駢剛駢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駢徐鉉新附字
作駢云从馬犛音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頰角也何休公羊傳
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爾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爾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爾栗尺又大
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鷓鴣食郊牛角則不周
矣爾雅角一術一仰曰觸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
或以犛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駢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犛而不
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念言之曰徐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
字卽釋諸字也云言父然不羞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談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犛牛之子云云賤者
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
證論衡自紀犛母犛懷駢無害犧牲祖濁商清不妨奇人鉅惡禹聖更頑舜神伯牛癡疾仲弓潔全顏路庸
固回然趨倫孔聖惡丘程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癡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釋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

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禮月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

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為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眾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從

曾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為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為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即是果。有知權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慄。孫炎曰。慄。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慄。恐也。恐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為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疑也。藝本作斲。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為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

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廬，鄭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鄆。○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傳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廢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郟，郟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祔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剛公山弗護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復我者，重來召

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

辭費宰言，案語執轡駕馭閔子爲費宰，則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祗以費本靡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願聖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擬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今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淮，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拍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蘄博，當今寧陽莊平間，則意汶上亦在蘄博，說頗近理。閔氏若瑯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歷原山入濟者，徐州之

汝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汝也。論語在汝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再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為交窗也。從片戶甬。譚長以為甬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莪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為之。即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

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啓牖。鄭注云。那。一。名。明。堂。位。達。那。注。牖。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牖東首於墻下。喪大記作北墻下。今本墻皆譌。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闕後啓。弱在內也。衛弱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為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那達那。即爾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狂于奧。陳狂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牖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牖東首于北墻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墻下。或為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墻。則經文必本作牖。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為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於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已。喪禮注。遂異。非也。毛氏奇齡。種求。鄭特性云。考社北。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為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勉。祖。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牖。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墀。舊。縣。云。屏。是。屋。簷。也。不。為。門。障。屏。之。義。為。隱。是。室。隱。處。惟。喪。事。撤。去。其。屏。為。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屏。不。必。為。北。牖。一。誤。字。從。而。為。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墻。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墻。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稱。病。篤。為。牖。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置。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非。偽。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

見經義述聞。漢字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開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算筭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算筭也。此偽孔所本。說文。算筭也。筭。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算筭以竹爲之。亦有用漆者。士喪禮。擗於算。注。算。漆筭也。筭。兼大小算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算爲小筭也。說文。工部。匡。飯器也。筭者。籍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筭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籥。籥也。籥。籥也。籥。籥也。凡以弓劍菽。宜。算筭。問人者。鄭注。算筭。盛飯食者。曰。算。方曰筭。對文。算筭。別。散文。通稱。皇本。算筭也。下有。籥。籥也。三字。案。云。籥。籥者。謂。籥爲。籥也。案。經。音。義。十八引。三。着。云。籥。籥。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籥。破。籥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籥。取。四。升。籥。中。破。然。則。籥。亦。是。破。籥。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賢。者。人。之。所。愛。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隼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實。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未。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篤。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吾。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豈。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真。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已。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途。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鄙。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佛。焉。日。有。學。學。既。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投。中。道。而。廢。即。是。斃。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廢。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理。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真。

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強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強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閉。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包曰。孔子爲儒。將以明道。小入爲儒。則矜其名。

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辨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皆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處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狩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包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校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九經岳到本。此文皆作耳。耳。爾語辭。不

必從爾。爾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寧得實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鴛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終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詞。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專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稱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徑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夫開有塗。塗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

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歛軍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菴梓。行必遵之。毋得斜置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輪者。脩閭氏禁徑輪者。皆其證。聖兵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蹊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乘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輪射邪趨疾。蹊之所以防蹊。謂不由正道。昌黎觀同。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輪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類。蹊奸於其類。射邪趨疾。未必遂為盜也。而昌黎觀同。為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審其險。拿其逋。則形勢不得為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娶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為先王之遺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遺也。私謂者。謂以私事講也。諷訓請。亦訓告。○注。武城。營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濟寧。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曾參。魯南武城人。濟寧。武城人。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曾。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為。西。南。東。武。城。與。都。樊。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為。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葉。集。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闕。陶。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觀。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為。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為。絃。歌。鄉。者。皆。稱。名。而。失。實。也。○注。溝。壑。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濟。寧。武。城。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讓。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

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鸞、宮之奇、介之推、公問之謏、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在傳注之側。孟氏族也。美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趨也。有疾趨奔赴之也。門者。闔門。左哀十一年傳。就此事云。抽矢筮其馬曰。馬不遂也。似謂以矢筮馬。說文。擊馬也。救策同音段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壇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臂字本作居。殿從居得聲。臂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臂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謀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芣。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臂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冠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駕乘車。大驚。大震。即大殷。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自此者。明啓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卽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

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卽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

小祝。賈祝。甸祝。祖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衛。不得僭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段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大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齊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佞。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意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頌。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善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

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慕宋朝也，所以晝言時之好飯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為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隱弱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本疑而為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言人立身成功，皆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為堂，內半為室。室有南牖，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牛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闕曰戶。兩闕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知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利不用，利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後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

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矣。其中則偏，偏則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

使稱大夫士，皆曰君子。若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稱大夫士下篇云：後達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

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譏禮褻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稱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
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繁視。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視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彬。古文份。從多。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多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多。與彬彬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樛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

經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

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咬麟傳。言乾之大生。辨惠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情。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不關性也。○注。罔。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經者皆遺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調。調也。罔與調同。或謂經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尙書大傳言：琴瑟已入，禮鍾已設，祈樂已入，義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

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觀，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

謂愚也。顏師古入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甲府，失之。孔子早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

時人語，各有不同，止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惡，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

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

所以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享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尙施。告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卽是務民之義。於鬼神事。神釋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雖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庶石經初刻作先勞。勞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顯。○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顯。顯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禱災不至。求用不償。及少暱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償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錫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禱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禱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習性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寬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禱。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懲罰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日。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包曰。仁者樂如

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包曰。無欲故靜。知

者樂。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

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義樂

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者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舜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皆爲
堯。今經與道作靜。蓋即寬省。說文。寬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
行。不違小聞。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惑。似有德者。天地以成。
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駕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
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
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激。塗似察。受惡不讓。似包。潔。不漬。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夙折必東。似
直。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寧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
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矚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乎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
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卽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
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卽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卽聲色味臭安佚之
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
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投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兼自
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教長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
天之道。篤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考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兼篤仁
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苦微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申論天壽。或問孔子稱
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顏川有疾。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
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遂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善人豈有
萬歲千歲者。皆今德之謂也。北海孫翹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
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聖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

爽，齊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附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魯至於武王，自魯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顯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願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

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與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

望於齊，是為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既苑政理，歸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矣也？對曰：尊賢先謀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述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述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述者，仁厚也。齊有霸述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實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奢朋黨，言與行經，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與目少畏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目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顏涿酒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涿酒之間，漸漸如也。孔子問王道將廢，酒修六經，目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目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未嘗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乘周公之教，以存王述，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涿酒之間，王化未歇，道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

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注。風。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觶。○正義曰。云。風。禮器者。燕禮。公用象風。注。風。有象骨飾也。說文云。風。那。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那當作禮。那。飲酒有爵。解無風是也。義崇義三禮。謂風。用木。惟用

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宜。和。博。古。周。禮。周。禮。三十五。其形。如今。編。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為。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偽。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觶。者。言。爵。風。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祀。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觶。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觶。觶。蓋。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蓋。也。故。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解。也。不。能。自。適。解。蓋。也。五。升。曰。散。散。蓋。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誘。也。據。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為。飲。器。觶。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觶。二。升。獻。以。爵。而。酌。以。觶。一。獻。而。三。酌。則。一。豆。矣。陳。氏。齊。疏。疏。禮。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禮。案。周。禮。一。獻。三。酌。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酌。以。觶。觶。是。觶。鴛。觶。即。解。則。意。梓。人。觶。三。升。亦。為。觶。三。升。觶。三。則。觶。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實。主。百。拜。此。則。明。有。觶。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觶。酌。酒。而。沈。酒。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酒。於。酒。故。孔子。曰。觶。不。觶。言。不。知。禮。也。觶。說。觶。哉。昔。用。觶。之。失。道。也。毛。氏。奇。論。改。觶。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觶。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觶。則。此。觶。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觶。名。實。乖。矣。翁。曰。觶。哉。又。云。昔。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觶。者。此。猶。燕。禮。樽。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觶。亦。以。觶。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觶。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焉。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觶。而。志。有。所。念。觶。不。時。成。故。曰。觶。哉。觶。哉。觶。小。器。耳。心。不。專。一。念。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觶。為。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釋。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為。之。辭。說。文。觶。棧。也。棧。也。史。游。愈。就。章。愈。就。奇。觶。與。衆。類。顏。師。古。注。觶。者。學。書。之。禮。或。以。記。事。削。木。為。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觶。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畫。觶。者。棧。也。以。有。棧。角。故。謂。之。觶。班。固。西。都。賦。曰。上。觶。棧。而。懷。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為。木。觶。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觶。為。圓。應。劭。曰。觶。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觶。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觶。書。兒。括。風。布。也。據。此。則。觶。亦。作。觶。廣。雅。釋。器。絲。篇。辨。箴。觶。也。竹。木。本。一。類。故。觶。亦。作。觶。漢。書。所。云。操。觶。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嘗。觶。而。嘆。即。此。觶。也。觶。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為。棧。八。棱。為。觶。此。析。音。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觶。有。六。面。則。六。棱。亦。名。觶。矣。孔。

戚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遠。畔於道。顏淵驚。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實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俟焉。而攜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學也。武王周公之達學也。其德同。其所傳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微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傳者或聞而知之矣。微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吾人所可履行之也。禮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問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卽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卽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卽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詭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卽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唐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

迷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等以爲南

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

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
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繡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
中再拜。環佩玉聲。環然。孔子曰。吾纔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耻乎。曰。有。曰。爲誰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
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聽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變。當時南子變夫子。夫子亦
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變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
祭則主婦獻尸。尸辭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稱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
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觀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觀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變。大夫出行。祿獻禮。同姓諸
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變諸侯。及諸侯自相變。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經侯。侯以同姓而遭此變
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觀禮。祇有交爵。變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變獻亦廢。至大夫觀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
說。孔仲遠卽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說。不足證
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蘊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踰
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
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途
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
將厭我矣。吾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竊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者。也。左傳所不與
極度。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詩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
聲。故不與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罕也。禮記。長厭。耐。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
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解爲。厭。厭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
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經。據曰。否不也。此言子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樂業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

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之。言非人事所免也。秦讓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贊也。李光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李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為否塞，厭為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已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為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為指天也。王氏說，據此見在靈公卒後，輔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為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覆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諷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鄭薰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援，穆躬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可通。宜為伯厚所斥矣。○注孔安圭疑為○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為南子者，是善為等之詞。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啻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為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之。可見此說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實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以夫子為麗道求仕，不經之說，致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

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道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故庸又為常。洪氏震遠中庸說

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禮記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

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荀，黨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謹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謹。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員，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法也。則刑範相庸，恆律焉。職，秩，常也。齊，篤，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庸，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香舞，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天子言中庸之旨，多著易傳，所謂中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貢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簫持載含安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簫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怒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遇，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黨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願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遠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困。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

也。見禮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衆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

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者為生之本。而夏為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為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達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為最初之語。通之為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眾。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為聖。以為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已達達人。達亦為通。特聖為成德之名。仁則向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為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備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為官。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泮水。民苦昏熱。蘇食鮮食。是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詰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

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為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即如己欲立。亦必使人立。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為之不厭。己立已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立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為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為非所及。他日間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己已為喻。故

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擊也即此所云取也

卷八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蓋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為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為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為有以以下蓋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臨

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曰合併則為三十六章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以蓋三十九章為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為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為後人校語也覆氏顧孝異陸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為失於點對則是舊為四十三章不合舊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

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為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雖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若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典，稱樂則法雅舞，論詩則首周南，數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編之以文武之迹，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既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營棟，召公述之，亦曰作營棟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諫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到，抑則攝，擬以德行，不任以善。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傀下，仲傀即仲傀，是老彭為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即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老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為二人，與包氏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聃，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為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為祝融之後，波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維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幸陶娶，后稷伯夷，堯龍鍾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著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為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類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籙，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以彭祖為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為柱下史，則以彭祖為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以老彭彭祖為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即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為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詔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理，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入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域，易之陳味，一珠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

清察老子之學。深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述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視不轉。修之於身。其德乃茂。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善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棄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太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者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稱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證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說。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纏繞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迷異。今皆刪伏。不致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默

者。王逸楚辭注云。寂也。識者。詔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誦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厥說文作默。鮑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疆不息。日有學。學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勞。勞也。廣雅釋詁。勞也。止也。何有於我。吾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則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致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彌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謬文。當以行字句起。我字重行。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一。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四者為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謂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為教也以四術善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習贊之師師學也贊師丞贊之善誦夏弦大師詔之贊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

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徒說文云肄也此常訓下篇云徒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岐嶠然運之故其行效其立效

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為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述學知新記講字古音據修講一韻徒改一韻豈本修作備又

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正義曰北堂書抄說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為憂也此孔所疑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為已實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豈本字燕

鳥名蓋設備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天天即美舒義月出舒天舒兮亦以天舒為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

申申容也妖與天同胡氏詔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鄭黨先言踐踏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勅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白自持也申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嚴然天天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正義曰呂覽去宵驚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既文勢寡而有覺也今考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龍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覆晝日輿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與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嚴君從周故觀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為句見程氏淵考異所引呂覽不有注張載正義楊時寅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是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成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歲時修焉游於藝與之言喜也歡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上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賀軍嘉也六樂靈門大成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多連刺注蓬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突衛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甚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則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正義曰脩

與脩同。謂以脩爲學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臘臠脾之事。鄭注。薄析曰臠。種之而薦。董注曰。餼脩。釋名釋飲食。臠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臠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臠臠脩之法。左胸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臠也。以非一臠。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后言。禮屬臠五臠。凡作臠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臠則爲胸者五。爲臠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遂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猶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奉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學見師。故舉其所行之學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學。故曲禮云。童子委學而退。委學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馮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錄釋講者。京君舉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錄。積金恭碑。束脩。馳。若以束脩喪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束脩良吏。鄧后紀。故能束脩。不稱羅網。鄭均傳。束脩安貧。恭儉節望。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歆傳。束脩至行。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王襲傳。束脩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脩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兩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已。並是夫子教。忍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誣之矣。鄭注云。魯謂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脩不謂臠臠。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省察精勵。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脩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脩即可無悔。故言未嘗無誨以曉之。案魯論義。不善包說。但以愈淵。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假借。疑當論義與古同。假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誣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義實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誠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

則不復重教之。正義曰：說文云：啓，教也。從支肩聲。下引此文，又隅，陳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

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達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龜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慙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與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而仰而思之，則必與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

端疑作痛，方言：非，恚悞也。非與悱同。廣雅釋詁作非，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則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也。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詁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曰悱悱也。當

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啟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致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閉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閉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象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皆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勸誨而功

實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

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

哀感也。毛氏奇齡釋求篤謂禮弓所記即夫子事。豈不速下章而以此法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繫於禮容。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國有桃

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琴瑟。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甲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禮弓甲於是日不樂。毛氏奇齡釋求篤謂禮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禮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頌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甲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甲哭正禮所宜矣。豈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

至禮容。○正字曰豈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唯我與顏淵同。

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既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首我與爾有是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

身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吾難爲謀說文盧維曰謀戴

氏望論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續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已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湖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湖今經典作馮皆湖之假借馮說文訓馮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

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正義曰史紀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疏以取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土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晉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善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阮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鞭百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阮窮不憚則從吾所好也但吾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

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賤，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然已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即夫子言寬允寡博，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已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即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奮鞭作官刑是也。周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諒其善欲耳，不聽樂。故詛曰：齊者不樂，言不致散其志也。心不苟虛，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釋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食飲齊則氣珍。言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鬪也。懼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養，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自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齊師門之外，過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趨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

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自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齊師門之外，過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趨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

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自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齊師門之外，過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趨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

子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也。氏。懷晉溫。故錄。媯。陳姓。夫子遠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媯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真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囑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卽安國故也。亦卽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舞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輪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

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

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請。讐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會辭父命。然

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結讓國不受與衛輒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謂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樂以明刺職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弟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尚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晉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豈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蓋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羅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平○正義曰詩堯賢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晉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倍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貢謂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義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君四年此間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送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悉其兄弟皆爲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

環仁執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刑職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無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難得正，非義之義，即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

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晏彼疏斯稗，鄭箋：疏，糲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糲米校，則糲為粗。國語食粗衣惡

是也。糲與黍稻梁校，則糲為粗。糲，服傳食疏食注疏，猶糲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糲，今之高梁，北方用為常食。比糲黍為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疏，皇本作疏。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屬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餐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氣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為。故孔子自謂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達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刑職與國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疏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為菜之通名，不為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

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章句三

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發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

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本傳。則言行。言學。言逆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為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為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禮易為亦。今從古。此出鄭注。蓋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辟。倍。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運下讀也。案魯禮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數。姚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行所從生。用五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爻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以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并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偽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研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與禮未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偽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研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與禮未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

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音。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爾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宣道術。名定而實辨。音協而志通。其後事爲隨起。衆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音異。或音同而聲異。綜集諸俗。釋以雅實。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晉駘音語。協辭命。九歲屬曆。史駘音名。禮駘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爨樂尊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銷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漢案駘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四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就官話。即雅音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諱。故言執者。禮亦有諱。但此執禮是在行奉時。故言不諱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駘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奔。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程氏顯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賢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困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樂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強不息也。荀子勸學篇。其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

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間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者矣。又世家其為人也。旬下有學道不
僂。薛人不厭二句。豈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莒。哀十六年傳。帶
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
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鄭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
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蘭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稱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
楚。僂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為僂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鄭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屢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

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為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明。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真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

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即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

君天子辨水石水上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為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纂錄。毋憲問。篇文。說其彼疏。鳥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率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

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正義曰三人者梁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培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

不善謂人以我為善不善也我並彼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為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為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為吾師蓋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明曰子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放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殺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為言行之行三人行之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已有德為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遠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為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為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真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魯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即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為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厄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

曰二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

共之者是丘之心

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子欲無言華義同趙氏佑溫古錄平爾與詩之俟我子者尋而孟子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聞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返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

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

恆矣

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已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釋

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倫也知慮多當未周審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

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恆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慮者。積漢五行志。虛。空名也。器者。說文云。諸也。業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既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淺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尙有進銳退遠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源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啻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遺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是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弋。繳

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絃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絕於廣水。而羅列多釣者。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謂網。此不辭綱制。

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爰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辨登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釣魚也。以釣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釣。廣雅釋器。釣。釣也。是也。釣。以細縷絲爲之。以積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籟簞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釣言之。繫釣。當作繫釣。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釣。羅者。列也。言非一釣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爲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繳。射飛鳥也。從佳。弋聲。弋。卽謹省。周官司弓矢。矰矢。矰矢。用諸弋射。注。矰矢。矰所用也。非矢。矰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

增高也。辨矢與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增矢為結。於矢。即此注所云繼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不

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斯於義遠矣。即為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遠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筭。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僂闕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所聞八十五，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詞，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謹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禮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慎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嘗過其家，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靈事多失實，則為不知而作，是作述解者或為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

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字部：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義別。今經典俱昆童為僮。禮雜

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雖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字為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顧氏祖萬方輿記：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即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因

學記開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五鄉城。前代因立五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知道雅謂五鄉名古屬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闕氏若璣稱地輿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五鄉事。則無咎之言。闕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書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

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達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為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作潔。說文無潔字。那飲酒義注。聚猶清也。保猶保善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

歎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深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義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郟州。齊侯饋公于野。弗賂。公曰。魯人。不侯。矣。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

至於爾。無失禮。齊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郟州。齊侯饋公于野。弗賂。公曰。魯人。不侯。矣。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

傳。公孫于齊。次于郟州。齊侯饋公于野。弗賂。公曰。魯人。不侯。矣。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

容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通敗人名。齊大夫。魯本孔子下有對字。○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威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爲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稠。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說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

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俛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

者。略也。魯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婁。釋文。婁。本今作取。說文。婁。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法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假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黨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繫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

女也。何休注。昭公肆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者。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薦稱宋女。若然。魯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禮也者。左傳元年。傳文公羊歷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誠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諱諱。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輪禍。置諱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諱。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譏。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聞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

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咏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調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己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叔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樂。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案說文。恣強也。慎勉也。文莫。即恣慎。限借字也。廣雅亦云。文端也。鼠勉密勿。夏汶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釋稱謂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

慎。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剛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據易經字所不敢從。豈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困。子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困。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

況仁聖乎。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說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亦。說文云。亦。書之必然也。經傳亦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證。云爾卽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書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卽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困。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困。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困。子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實論。

誦。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册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禮氏灑考異。說文禱。禱也。果功德以求福。論語云。禱曰禱。于上下神祇。從言業省聲。重文禱或不省。又誦。誦也。從音來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與誦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誦。注曰。誦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誦之。或曰。誦。論語所謂誦曰禱。于上下神祇。既曰生人有疾。亦果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類。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注引禮曰。禱。于上下神祇。是知誦禱通也。禮記說。是論語義當作禱。通作誦。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神。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晉注云。誦。大神之辭也。因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樂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已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請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誦。禱篇名。○正義曰。指與。官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誦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誦。禱當讀。與說文禱。禱訓同。○注。孔子乘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業。恭禱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略本之論。衡感嘆。篤亦云。聖人修身正行。業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兢。故恭禱於鬼神。自知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吝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

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孫。順也。引奢五品不孫。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困。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

俛命無入而不自得。放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實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湯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難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恭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

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常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假借也。豈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統文。猛。健大也。引申為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為難也。書皋陶謨。君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即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卷九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

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季

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

越探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

故人無得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為嗣也。

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

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四伯曰

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

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

利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異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

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

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利除之人，不可為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

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傳遊乎，抑將

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是為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為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議？且後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爲其度。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大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歷促之，而大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割髮之俗，大伯世家言割髮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大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大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輒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與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尋身逐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爲據，凡此之論，未足爲難也。至孫自立說，則棄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葬仲雍子爲已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季伯既君矣，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與其國之意，非有所覲觀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歸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季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季伯之德，大誓之耳。明季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驚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卽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季伯，及周之服事者，禹難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季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借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季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卽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若是，則德爲得。○注季伯至德也。○正義曰：注音昌，必有天下，故季伯讓於王季，是季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述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統之誤。至漢晉三讓，不分節目，亦尙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概禮三遜謂之莊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卽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誼**，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

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刺也。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

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恭、慎、勇、直、無禮則危，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憊，懼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意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悶悶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亂已也。漢書刑法志作：蘇林注云：賜音慎，而無禮則憊之。誼，懼貌也。王廷壽魯靈光殿賦云：心慄慄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慄，貧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實言之於後，漢杜根傳好絞直。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

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實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為竺。○注：興，起也。至偷，薄。○正義曰：興，謂起也。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屬也。音相親，屬也。屬，類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屬：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遺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友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入，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始薄也。偷與始同。齊語云：政不狹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

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

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摺於婦人之手，故曾子

是敗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巽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陸淵傳云：恐墜也。履，冰條云：恐陷也。○注：啟，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手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診，離別也。讀若論語診予之足。作診，當出古論，診與診音同。義亦當不異。陸氏正義注引或說，既降與診同，診，開也。開即離別之義，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啟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啓，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管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傷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遺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離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頹敗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跄跄，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

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皆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貌縮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彙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為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為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色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擊容靜，氣容是也。獨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凡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暴以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違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視足畏也，色足懼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觀色聲，柔有美惡，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觀色聲，柔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端。故君子籩豆之事，望之嚴然，謂容貌也。即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為

人言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晉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七所自辟。府史以下，皆特性以有司爲士。屢矣。稱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選人掌四豆之實。隨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隨人。隨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也。孫氏志祖：讀齊勝錄。蕭山徐錕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庠徒揆日，各有司。存，就其文義。皆皆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成樹司存各題標準。又祖沖之傳云：臣司存，關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敍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祭，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華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晉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賈寡，列運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欽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禮弓云：欽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捷。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卽禮也。勳容貌，謂以禮勳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踴躍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踴躍。曾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誚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卽此注義也。集注以遺，遺，慢近信道。鄙，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運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蠶。瓦豆，謂之登。然則蠶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蠶。從木，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運人云：運，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蠶，疏謂蠶，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

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已若者也。中庸記言天地之大，愆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重入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尚。好察惡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擊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顧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成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顧子言志。顧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皆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顧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顧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昔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佞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顧淵。○正義曰。知謂顧淵者。以所言非顧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顧氏之責。吾何以語女。故知顧淵爲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

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正義曰。託。玉簫人。都引作低。說文。低。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惟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當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雲雲百里。所謂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故。擄取也。二字義。教訓。今經傳皆皆作奪。君子者。稱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咸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釋協曰。非

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謂君子也。七字為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稱表甫利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言多方大降。謂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冀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兼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軋。○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軋。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懼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逆。殺身出生以徇之。即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

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

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自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

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陳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授手授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為己任。期舒民於存卒也。是德被羣生為仁。仁者。性之德。已所自有。故當為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為仁。仁者。天德。故仁為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貫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己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間。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遠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膠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僂焉曰。有莘莘。斃而後已。莘莘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為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

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實能弘道遠。故實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丁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雖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獨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禮乃學樂。蓋詩則樂章。而樂章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禮運。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禮。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禮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樂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實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紳說引李氏瓌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嗷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麗勉之行。油然而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發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習。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憾。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衣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整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亮。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剛。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矣。省其文矣。

以繩繼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頑疎實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曰：凌氏鳴暗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統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與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既之以義而視諸禮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昔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為盡。蓋詩禮樂皆不外吾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隱也。民之號取之，既也。冥冥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為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已為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為謬說，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義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即此所謂民也。禮緯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音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雖卒皆諷，即此事之義。說者以民為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始，黨立之序，其秀異者，則別為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其知其義，故曰：君子謹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歸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愚氏棟周易說：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而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也。然雖不知而能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

傳又曰顯諸
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

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為不善而躬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

恨情也。玉篇。幣。鄙也。俗作慤。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慤。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已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謙謹之聲音

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

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

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衆

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尊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長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

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曹周公之德以驕吝為戒也。愚氏棟九經古義周書篇歡篇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

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吾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

有殺字。已
下有矣字。

了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

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穀也。易鄭音以鼓反。案穀訓謀。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爲祿也。諫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疇焉汎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勝。前後聘召。蓋不得已。

乃爾爾束帶。亦解綬爲縣。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聞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原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之。據此知古者實與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選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造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聽辨志。三年視聽業樂。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緣於仕進志在于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豈本也。下有已字。○注較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曰

曰言行當當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篤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

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死善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虧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其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詳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已貧賤。處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已富貴。兼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懼。大夫世位。爵人不能以德。祿人不能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義邪得順。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齟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舊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當然者。謂不以世有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為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養。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為臣弑。君子弑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怨。弟兄相誑。知交相倍。夫妻相背。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本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位君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首高。雖也禮中庸云君子

業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投上。並與此文義相發。是亦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

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正義曰師摯即子

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者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大祭祀。帥贊登歌。備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萬章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晉人合樂。書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首始亂。則室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漢氏廷填。禮經釋例。程氏廷祥。論語說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雷。又雷治也。乙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成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即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樂閒。濶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樂閒濶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即說文蔽字。云煩也。從支。從雷。雷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蔽。今作亂。爲風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鄭樂。夫子言觀於鄭。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鄭樂尙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音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廷萬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慳慳而不信。

包曰：慳慳，慳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慳，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慳謹，則為

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達於善，不得作偽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善願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雅惟庶氏稱補疏，以為儻字之假借。莊子山水然，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儻，直貌。殺即慳。廣雅釋詁：慳，慳也。慳，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慳，慳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慳，慳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瓛傳：臣慳慳推情。李賢注：慳，慳之貌。廣雅釋詁：慳，慳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慳也。巧故，偽詐。空空與慳慳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謹。慳慳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黨。君子愚則慳慳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慳生道。詐偽生善。誠信生神。夸誕生慳。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

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既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情，乃得其用。如不及者，曰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

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說，求簞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遷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劉寶

樂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辜，至道與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為無為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又云：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然則以不與為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誦，必言有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堯盛而魏魏乎有天下之位，雖堯盛不能與益，舜魏魏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為加多之義，殊為迂曲。○注：堯舜至之稱。○正義曰：魏，莫深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為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魏魏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授舜禹以文，其好逆，大約皆以為不求得之矣。魏魏為高大者，方言：魏，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

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育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成德，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為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包，彘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顯自堯舜以前，皆缺有闕，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隘，災

愚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政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錢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書禋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常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錢據百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讖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讖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舉。而舉有所在。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利。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錢據。○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法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舜同。詩卷阿伴舜爾游矣。毛傳。伴。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舜。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觀睡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龍敷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婆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馬曰。亂治也。

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

地樁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蕭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蓋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

李氏光

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義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疏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禪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禪即后稷名。案當時以官稱之曰禪也。舜典書舜命禹宅百揆。案爲程。認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嘗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案舊義云。治官者禮樂。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爽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毓。叔有若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皆謂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毓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太妃。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譎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正義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案齊梁。武明追隨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姜氏。似以十亂有邑姜。疑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

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

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準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樞祝鬻鬻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

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謂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才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

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疑可破也後之論者輕忽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將務訓馮平以鳥鷩于涇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過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獻鱗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婦人婦馬鄭義即文母蟻江日記禮編載餘姚邵在陳說衛氏古文婦人作股人韓退之指爲謬釋禮氏源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恆傳但言其祖歆侯寓郡鄆淨所傳之古文尙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轉李肇解亦絕無股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股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述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入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遼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逸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樂之爲堯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積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即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

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聖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

均歎爲至德也泰祖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匹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稱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甫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叁後漢書伏滔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叁則蓋本皆爲叁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贊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將梁荆在西故曰

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勳於商。六州者。鄭詩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妹氏。屈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長股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附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子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開廁其間。非飲食而致

孝乎鬼神。馬曰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

服以盛祭服。正義曰。後漢高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謂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勝也。禮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

注云。黻。祭服之衣。墨其冠也。朱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禪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從巾象

連帶之形。就篆文市。從革從友。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帶友聲。按蔽膝之市。蓋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就。經

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帶。又假爲辨。故明堂位有虞氏服就。鄭注云。就。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就。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

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

者。故祭禮重之。詩。赤帶在股。箋云。帶。大古蔽膝之象也。蔽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纁。以革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帶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仲夏。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就。蔥衡。明堂

位有虞氏服就。夏后氏山股火周龍。注云。就。祭服之纁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卽致

美之意。舜作就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黻冕篇曰。纁者。蔽也。行以蔽前者。備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纁。

諸侯亦稱。又云天子赤紱。紱，士妹也。亦者，聲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辨服。爲百王不易。辨以章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醫弁絛。絛，皮弁素纁。玄纁，爵纁。言冠弁者必言纁。是知絛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數。罕與冕並舉。左傳。衮冕。亦以冕與絛連言。下又云。火龍。龍，則言衮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駕。禹。卑宮室。美絛。冕。絛與黻。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是絛。即黻。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衮。冕。鷩。毳。毼。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纁。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日。免聲。曰。象其上覆。免與僞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滋益。僞也。此免。爲僞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纁者也。白虎通。辨。冕。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晉。人。人。殊。不。知。竟。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辟。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每。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儻。詩。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齒。名。之。爾。說。文。冠。冕。也。所。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官。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軍。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萬。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纁。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辨。朱。紱。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非。澤。也。致。孝。免。神。祭。祀。豐。潔。○正義。曰。非。訓。澤。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即。作。滌。字。豐。潔。者。音。榮。盛。穠。性。皆。豐。潔。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邦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

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學明堂以就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殿。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割記。致孝鬼神。與非飲食相對。致美駁冕。與暴衣服相對。盛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賦。濬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詩。詩。築城伊。滅。毛傳。滅。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濬。濬。正字。濬。以借字。夏紀。濬。濬。亦用假字。說文。滅。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專達於川。各較其名。是畝。遂。溝。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較其餘耳。包晉溝洫。深之制。即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非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綵。邊一里。治澮。是晉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鄭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謬。輒近。款。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澮縱。洫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畝。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開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澮。澮之長。如溝。縱承十澮。十澮之水。皆入於澮。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於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實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澮。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畝。云。案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順。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而稅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種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

卷十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三十三章謂合不悛不求與
上衣敝履泡爲一章也說水孔氏廣森經學尼言

論語正義 二 卷十子罕第九

七十九

閒而膏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詔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驟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
樹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兼井閒之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水者
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澗。澗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澗也。澗之長連十成。亦不兼成閒之稱。澗十成之
溝者。其橫亦澗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澗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澗之水。咸入於澗。澗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澗也。澗達於
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澗在同閒。澗在成閒。澗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途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
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澗。百夫有澗。千夫有澗。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
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澗。澗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
閒謂之澗。成閒謂之澗。同閒謂之澗。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澗。澗則遂在田首。澗在井首。澗在
成首。澗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澗。成首謂之澗。同首謂之澗矣。惟澗所專遂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
雖舉偏辭。故澗澗相從。澗澗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

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大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程妻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

種姜音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象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僕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為依遷國。利用賈于王。學乃利用。論。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利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為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為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實。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實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為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為哉。利所以為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為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章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證。此即利字最初之證。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為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輶。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為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為不利。而其所視為不利。或君子所視為義。所視為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覆其說。而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闕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為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雖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局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為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何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其多。則又罕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言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

傳對筮曰：臣聞良玉不瑑，寶貨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廣曰：人，項梁也。又臯背證高士傳，達

巷黨人，姓項名梁。唯本古論，國策秦能准而子修務，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梁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

以童子未學而卽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隨所執，故後人遂傳之於師列耳。魯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

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擬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

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

君子博學而厚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遠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

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已，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務爲博學而終無所成

也，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

五里，相傳卽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

在王淺，魯氏瀛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臯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

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已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

也。絲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者，菜麻，絞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謂冕，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庶民夏敢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

一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緹。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纁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緹，黑緹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

一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緹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緹，其實鄭依古字作紕，紕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紕，注：純當爲緹，古文緹字，或作糸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緹字也。古緹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緹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緹，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也解之，即讀爲緹，如論語云：今也純，釋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緹，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緹，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簪禮士冠禮疏言：鄭破緹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緹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紕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言。案說文：緹，帛黑色也。緹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緹，河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緹，而破緹止云：純當爲緹，是緹可爲帛色，而實以緹但爲布色，非矣。緹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紕相似，故讀從之，但紕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緹也。且言緹則爲紕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紕，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緹，則緹布冠然，鄭以緹爲黑緹，並無緹布冠之文，且以緹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緹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緹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空笠緹撮，毛傳：緹，緹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豎皮爲笠，緹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緹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就是黑緹，斷無儉於緹布冠之理，且冕與緹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混而一之，可知作儉者之罔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也。聲。論語曰：今也純，儉，破讀作緹，似爲僞孔所本。

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緹，似爲僞孔所本。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王曰：臣之於君行

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延母禮

國之君亦如之延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腰爵于公皆于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
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親禮如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舉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
稽首親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摺者還其
幣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觀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觀及士介觀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
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
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伯實後賓入門左沒蓋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
饋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餼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
戎實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延堪
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平為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腰爵為賓畢旅行酬賓降四
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腰賜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
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親禮執圭行親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
摺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親舉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摺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
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腰爵為賓畢旅行酬公立卒解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放下實未拜也下不羈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降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朝辭君朝辭則聞命即升升下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腰賜于公酌散下拜公
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待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
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

魯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受爵再拜稽首疏云於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實饗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飲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前拜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撤幕則卿大夫皆降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辭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項節雖不同皆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相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揖者辭賓梁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實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梁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饗賓祭加饌公以束帛倍實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送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堂拜受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饋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饋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駁當夫子時君弱臣強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罷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屬秦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醴爵為賓舉旅行酬又賓饋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為屬秦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隨同祝文手部據頭至地也頭至地即隨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據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臯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法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毋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毋固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

不可故無固行毋我釋義曰說文絕斷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絲也釋名釋音

絕也如割也音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音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為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備不愆則屢中其字俗作德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率曰如爾所不知何休注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僥倖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為德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倖不當以為非也莊氏春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母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為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儀逆為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諶為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為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為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為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為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已為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已為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

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

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

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索我何言其不能遠天以害己也

正義

口說文云畏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為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文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為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文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逆天害已。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敵處。左傳十五年。諸侯盟于卦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為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使鄭取綿葛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為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為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為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蕭音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為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為衛邑。襄字記謂長垣四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為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關氏若濂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篡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輪四書散音。案春秋傳。公使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為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射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射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射擊筈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為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為晉所取。然恐晉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撰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該歎不輟。幾何將甲者遂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曰。

怒奮其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立於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我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蓋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陷匡人，或殷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世案作顏刻，弟子列傳無顏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驥，魯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卽姓，王氏引之。春林名字解話，高乃高之鶴，尊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

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

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太宰，是吳大

也。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太宰，是吳大。包偶記，鄭以爲吳太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拜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立無家，纔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太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甯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濬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來，魯侯于鄭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太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竹節，擊車及備德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太宰語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語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形。太宰曰：子殆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粟，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太宰語論述聖德之證，而太宰之

魯吳大宰籍從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吾不為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書。而但言大宰。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且俗通窮通篇引周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為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太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繁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棧雜記說天子六卿。家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初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吳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稱。即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為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即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為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為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其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克。力招城。則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為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周天縱之將聖為句。亦通。大聖。即將聖也。錢氏大所遺研堂文集。詩有城方將我受命。薄將之將。並歸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開篇。然則孫。猶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謂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周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在哀七年。夫于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為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辨為鄙。衛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即是賤。下篇。鄙夫。謂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

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于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卒張闚宗。齊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用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孔疏案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顯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道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會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釋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賜卣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虔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法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注俱同。說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琴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

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謬言無知也。釋

禮王百篇。商鞅女傭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連卽慳慳。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懇。故曰空空。如阜說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卽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叩卽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未有始。說文。物初生之題也。是也。庶氏稱補疏。此兩端。卽中庸辨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選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孫君也。乃管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萬手足胼胝。至於備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我知勤。一仲枉也。行之。則刁詐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我知恕。一理財也。行

之。則顯會其數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道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屬續也。而皆有
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
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豈木鄒天下有來字。變爲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
閉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意之知也。即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

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雉曰鳳。此對文。若散文通稱
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尙書顧命曰。河圖。圖出

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河紀爲言。宋氏翔
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止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彙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
而中水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蓋以夫子此歎。爲已不得受命之故。易坤擊度。仲尼偶筮。其命得
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忘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李生。知吾之不用。而道不行。道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已不達
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四狩齊麟後。○注。聖人
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射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尙書晉書。九成。鳳凰來儀。左傳。晉少師。鳳鳥適至。周
謂晉周之興。繫諸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經稱。昔三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平
門。周室。至平澤。德彌。彌所至。彌。德彌。精所至。彌。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
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非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國奇地皆然也。

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香願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珠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命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願命朱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子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豈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畫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述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

服。鞞。首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

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屬也。既文。齊。練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濟。練也。濟。猶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有緝其衣裝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緝。單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齊聲。是衰即緝者。論語釋文。衰七音反。其字或從糸。作緝。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通典引鄭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裝。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禮記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喪。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書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常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緝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陳氏禮古訓。說文。冕。冕也。從兒象形。弁。或竟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同冕聲。統或從糸。蓋古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

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冕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侯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弁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齊衰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稱冕。冕弁之為言。舉也。所以擊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整髮。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帽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前。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弁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韋為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觀下。圍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為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禴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天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闕氏若璣釋地三禮。注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統。以冕即統之。統與冕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若在他邦。租免先儒以為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為之。齊衰服之。實者。統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即司服所云甲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紆也。此以冕為統。統與齊衰同為喪服。亦是彊別為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數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裳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紆衣。纁裳。皮弁服裳衣。裳裳。草弁服則衣韋裳。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者。雖童子必壞。以童子為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春秋時。世稱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趙作甚。○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緇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禴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誓為首者。說文誓。目但有眡也。眡。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誓首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眡謂之眡。與許異者。蓋誓有二。一是有眡而無眡。一是有眡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誓。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鄭黨必變色而作。先遂舍瑟而作。則並同說文趨也。釋名委容云。兩目逆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循雅釋

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喟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喟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喟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

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喟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

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正義曰仰者說文

仰猶也仰與仰同謂舉向上也爾說文作𠄎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爾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殿發碑講堅仰高鑽

作鑽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恢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

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那本集注本忽焉作忽

然說爾雅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

章指引文地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齊禮志載齊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齊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

文亦作恂恂其趙立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程氏瀨考吳馮氏登府吳文考證臧氏庸

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即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

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華漢釋勅修孔廟禮器碑遠矚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即

論語集注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卑附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爲顏不孔雖得天
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望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卑附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
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棘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
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詞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議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竅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發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即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
二端云小大教者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
由也與此之謂也揆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聖但獨立姚姪氏配中一經屢文鈔道也者萬物之與
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聖人乎知道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禮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異以行權異入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幾伏也冥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變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
深而研幾也案姚姪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即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語意顏
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即博文也立即立於禮也亦即約禮也如
有所立卑附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
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噫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卑附也回噫若
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聞也然雖欲從末由而
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末由史記世家作茂茂末聲轉緣由今古文異○注噫歎聲○正義曰
既文噫大息也或作噫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
曰夫有限之高雖萬倍可陞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也

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悅。往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悅卽悅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惑相誑呼也。從△。彘。誘或從音。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率。又云。道而弗率。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遷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卽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

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

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

縱不得大葬。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

仕。我寧當髮棄於道路乎。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

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息流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蔡季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已。或已遜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禮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

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已。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已雖未
 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救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必明
 子路豫內事。為過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既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為大夫。故子
 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為司徒。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驛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
 葬之禮。故使門人為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意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
 世子。文王有病。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
 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祭而官。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
 子無方。無方則親也。○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憂葬於道路。明
 一三子亦能葬其師。不
 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韞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

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包也。沽之哉。不銜賣

之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

也。賈音古。先典。薄君秋。接雜記。儀禮聘禮。賈人四面坐。皆覆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况繫之乎。

昭十六年左傳。賈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釋子賈。請賈人。既成買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

說。賈有古音。即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

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穀詁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商之為音。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

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賈。賈皆可云。賈。沽是假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及。說文云。奉以市買多得爲賈。則作及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糧。糧至。賈中。○正義曰。鄭注云。糧。義也。賈。賈也。卽本馬注。羣經同義。糧既訓賈。經下文又言賈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芣苢。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賈。賈也。賈。賈也。今俗別作糧。○注。沽之至。待賈。○止。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街賈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街賈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賈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街。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街或從玄。顧師古沃善東方朔傳注。街。行賈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

權。君子所居則化。

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野東夷列傳。昔箕子遠箕股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廩

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荀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並。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危。史記李斯傳。燕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鄆。鄆。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假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曠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獵。至今民飲食以蠶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濊。師

五鷲更。六案案。七東屠。八倭人。九天。蓋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貳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澤。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為百究也。德備究。故應繼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秦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邈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為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為正。而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空閒。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向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為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實微。幽厲尤甚。禮樂之衰。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大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為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鄭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齊。合統諸節。自正其出入。如漢後

樂雖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槪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藻。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藻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雅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實出。亦以雅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宜。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駁。包氏慎言。數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迥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節如衝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擊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水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唯乎。彪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邠風也。而蕭草吹以養若。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篇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芣。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賦。鸛鳴。采芣。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雅。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句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琴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解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同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成。滌蕩邪穢。醇醜滿以節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世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舜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

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留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擊之始。闕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闕離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歛。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闕離蕩聲。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注馬曰

困。亂也。

正義曰。鄭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居喪依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稱之爲官宰也。章若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天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既見前默議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亂者。引申之義。鄭飲酒義。降說。屢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實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驚脫。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包曰

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正義曰。皇本作鄭

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自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注。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委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成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當引論語以證。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難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大係。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信者雍渠。登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

而與之。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賈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遼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仄。唐化度寺碑資覆匪

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假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

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

小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賈王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蓋十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異。賈麥筥繁箠舞

客籠也。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篋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

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

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正義曰說

也。從心擴省聲。情情或省目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情懶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

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

辭情齊序。情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焉注說文情痛也。楚辭惜齊序。情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

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神謂穀也。實，謂穀也。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實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乘先作華，華辭取，即爲稔，而成實，實即稔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禮氏灑考異，李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詛，苗而不秀之喻。顏淵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魯烏言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勸，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豫齊徐勉因子排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沛相范君墓銘：茂而不實，顏氏。顏氏顯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勸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首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

也。人早夭，故成。總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謂年少。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方復充，故人常畏之。曰焉知者，言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

十之閒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於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耆老自五十始出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遂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

異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困。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困。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

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

方言。悛。悛。改也。自山而東。或曰。釋。郭。注。引。悛。之。為。貴。廣。雅。釋。詁。悛。改。更。也。繹。悛。古。多。通。用。詩。板。泮。水。節。釋。文。並。云。繹。本。作。悛。煩。井。釋。文。釋。本。作。繹。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謂。悛。為。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乘。而。用。之。者。鮮。寡。之。者。多。而。行。之。者。實。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繹。性。也。○注。人。有。至。為。貴。○正。義。曰。法。者。法。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廣。所。以。觸。不。直。者。法。之。從。去。引。申。為。與。則。經。度。之。釋。故。此。注。法。為。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為。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述。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謙。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繹。繹。理。也。釋。抽。絲。也。方。言。釋。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為。引。伸。也。鄭。注。云。釋。陳。也。此。本。附。推。釋。語。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困。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

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齊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困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

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正義曰帥者術之借字說文術將術也匹夫者辟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

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為術故過難敵可覆而取

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記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僅行云僅有

今人與居古人與禮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格道非達世上弗授下弗推禮語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

一人不得已也是實行軍實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圖志故

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蓋易開險可避而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困孔曰緼泉著正義曰釋文云弊本

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緼泉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泉並作絮盧氏文詁釋文考證以作絮為正蓋鄭

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絮絮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纁為緼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綿也緼謂今之縠

及舊絮也李氏傳纂經識小古無木綿者皆以絮為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為縠舊絮為縠漢則

以縠者為縠而粗者為縠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縠者未嘗完也又云管子褐衣縠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縠

無文師古注縠亂絮也皆以縠為絮說文絮敝絮也袍者說文袍襜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者下至

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貉今字作貉皆假借詩文以為北方名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為邪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致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椰燕圖考謂狐貉之裘為裘裘則此文狐貉與緇袍並為燕居之服矣○注緇菜者○正義曰菜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緇緇也緇亂菜也又補下云以菜曰緇以緇曰袍則菜皆緇則緇是菜可知漢書劉通傳束纒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緇亂麻也者猶言麻也士喪禮者組聚注者充之以絮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馬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則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

善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擊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居言子路終身常誦不伎不求二善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伎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

當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緇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譽自足既重經賢者且夫子若既取詩則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稱量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伎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緇袍一節無不伎不求二句亦一證○注伎害至之詩○正義曰伎害臧善並毛傳文賦文伎恨也漢書齊成傳汲黯為伎師古曰伎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為不善用不伎不求即為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揚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揆釋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陸得道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伎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伎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伎害之詩者貪惡

謂貪求之惡。詩者。霜風雄雉篇文。○注。威善至爲善。○正義曰。威善也。見上注。此當行。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厭。貧者無歸。尙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

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

之正不苟容。正義曰。歲寒者。孫奕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凜。云凍也。從人在山下。以凜。董覆

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也。義別。今多

通用。○注。大寒至不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

而不苟。臨難而不忘。綱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汗濁

清士。乃見淮南子。似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

篇。普觀其之容。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程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資賤

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

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百

子曰。知者不惑。**困**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困**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中變雜言。下君子

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適之也

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權逸詩

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

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

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汎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

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即以也

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仁義之善道立謂

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子字義疏證書同一所學之業試問何為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貴於身

不使遂顯而觀其守道不見筆者實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

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

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棠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華榮也是

也偏其反而者身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禦寇

有偏釋文編本亦作翩章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適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達疏遠何篤夫子以思為未思者不欲

鑿於蜜。統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宇文護傳。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籍簡。唐文粹濫用之。格論引與擊解。同此當由後人臆慮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宋音味。或作未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德經讀考異。謂如有一讀有味。嘆浮洗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唐法音爲監。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官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適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成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鍾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惟氏僭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其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駁。尤至難者也。○注。唐棟。至見矣。○正義曰。唐棟。移者。爾雅釋木文。又當棟。棟。二木皆見詩。陳氏吳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棟。棟。常棟。移。以棟之名。專屬唐棟。而以當棟爲棟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棟。移。字。亦棟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葉棟也。棟。白棟也。案當作常。爾雅那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棟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棟樹。亦以白棟。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然。自開四天水龍。西多有之。案元格謂白棟。以質白而得名。赤棟。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臭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棟之屬。乃論語那疏引義疏云。唐棟。臭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只齊民要術引。爾雅那疏。西多有之。案元格謂白棟。以質白。李。赤色。食之耐。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棟。必是當棟之誤。小雅之當棟。七月之蠶。皆即赤棟。斂。而非此唐棟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棟似白棟。郭氏蓋行義疏引李願相抄。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李氏此說。得之目驗。與神儀所稱白棟。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棟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隨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地爲反經。用公羊義也。舊氏稱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

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燥，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達，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郊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豈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勰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悅以救死也，故溺而拯之，父視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稱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隔同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澆，鱗以魚洗，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賤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玉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不澀澀，不舍飯，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禮不變，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卷十一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篇本不足疑。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那疏別為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為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曰恂恂温恭之貌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

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遠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陳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敗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案隱曰恂恂有本作遠遠音七旬反漢祝融後濟鄉黨遠送朝廷便便與案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正辭案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俊與遠同亦與恂同華擊近字劉備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義順不以實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

言唯謹爾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宰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廟門外者曰外朝在廟門內者曰內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江氏永國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相褻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兩袒服矢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

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庭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稱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庭。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為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藻。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庭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庭也。此為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鑿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楹三分。其廣以其二為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為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皆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駭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辯。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路便便。辨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禮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實行是言辯也。朝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閭閻。中正之貌。正義曰。據下文

君在為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憲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為私朝。蓋以卿大夫職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首朝。論語。朝與上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兼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徒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徒。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鑿正義。王制上大夫。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即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為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

下癩是也。五大夫對三癩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癩席實東上。小癩實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輩正義。五大夫爲癩之副貳。故謂之小癩。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癩下。五大夫謂之小癩。其餘大夫。不稱小癩。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癩下之有軍司矣。此與小癩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寇。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此文。司寇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蓋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慮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奉。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黨那黨義考據魯論。謂實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魯爲先後古論則據魯之秩次書之。○注。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侃衍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衍之假借也。後漢書安條。闇闇衍衍得禮之容。又唐扶頤。衍衍闇闇。並本此文。說文。侃剛直於此義。不相照。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進身。後漢書。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衍衍。並通衍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闇和靜也。或省作音。玉藻。二闇而書。舊斯。注。音官。和敬貌。與許義近。靜者。辨論其是非也。書不妄。諧俗。故法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詰闇闇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衍。故訓和樂。闇有靜義。故訓中正。實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案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也。蹀躞。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

之貌。○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是疏。君視之。則一一揖。癩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蹀躞如也。雖須蹀躞。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濟而安也。案軍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跋行平易也。蹀。長歷行也。一曰。蹀躞。廣雅釋詁。蹀躞。歡長也。詩節南山。憂登厥所。蹀躞蹀躞。小之貌。孟子。曾西斃然。注。蹀躞蹀躞也。蹀躞蹀躞。並與與。蹀躞蹀躞。毛傳。言蹀

麗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安行也。踧。趨步。踧。趨也。漢書敘傳下。長情慎慎。注引蘇林曰。慎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感備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摯。鄭曰。君召使摯者。有賓客。使迎之。

正義曰。說文。召。野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水軍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

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為摯而兼相。大夫當為承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摯兼攝上摯事也。揖所與立。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摯。本又作儀。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儀。說文。儀。導也。從人。賓聲。摯。儀或從手。是摯儀一字。或者作賓。史記莊閔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即九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種三間。皆三辭。拜受皆旋摯。主君郊勞。交摯三辭。及將幣。交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旋摯三辭。及將幣。旋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種三間。是主國遣彌大夫為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旋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旋摯也。交摯者。敵體之禮。旋摯猶謂禮言儀摯也。在主曰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摯者。依經立文。殿儀之義也。聘禮云。彌為上摯。大夫為承摯。士為紹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摯者五人。侯伯也。則摯者四人。子男也。則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實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放縱公說。諸侯禮。實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為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實介則交摯。旋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要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實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實。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實介七人。則意主實如為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摯。旋摯皆傳辭。後鄭以交摯。傳辭。旋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旋摯為攝摯之禮。陳之也。謂陳摯位也。其注聘禮云。實出次直圍西北面。上摯在圍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旋摯耳。不傳命。上介在實西北東面。承摯在上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

而下。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轡進南面揖實。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揖，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擯以旅擯之禮。上擯而實請事，不須承招，招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從君，駢枝曰：叔孫過，傳大行，設九實，盧句傳，實與擯，盧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擯語告下爲盧，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體盧傳，然則盧擯，猶傳擯也。聘議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還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說。康成讀旅爲鴻臚之禮是矣。而訓爲盧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豈不然也。蓋案駢枝說，卽先鄭義。吳氏延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宿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尙不失。若五種三問及郊，君不在行，而上擯職自詣實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實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無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實車逆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尙在門內，曲禮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實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門，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實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委介，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撰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上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諸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遺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獨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於莊貌也。案呂覽重言一作學，一作絕，汗簡云：絕見古論語，編謂學亦古論異文，作物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字，聲也。人色變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詁：勃，勃也。勃，學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查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

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解。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受。受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旋也。漢書何武傳。盤辟雅拜。盤與旋聲並同。大射儀實辟注。辟。遠通不致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履如遠巡貌。遠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

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為承揖。左立者是招揖。右立者是上揖。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容。注謂揖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視實主之前。卻得兩

鄉之而已。據此。則揖介雖東西平行。而面之所鄉。不能成正。則自上揖。望承揖。稍在後為東南也。推之。招揖。亦在承揖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揖位次宜稍在承揖四。得以轉身望承揖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揖者。雁行

立於東方。四面北上。是以南北為左右。東西為前後。其傳主命。遠於實。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實命。遠主當右其手。右腋短而左腋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揖奉主君之命。問實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

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諷已也。上揖揖而傳與承揖。承揖復揖而傳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未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實。實稱已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揖。上揖以告於

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揖復傳於承揖。遞傳至實。實對主君又辭。實終請不獲辭。是為三辭。主君乃進車迎實也。其聘禮。則上揖。遞君命請事。遞傳至實。實辭。遞傳至上揖。上揖遂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招揖入復於君。而君出迎實也。當揖者揖時。必俛其

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為轉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面。四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極圓之閒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豈有後裾乃向車衛之閒矣。禮疏

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照曰。揖兩手。衣裳禮如動也。是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好。正義曰。江氏永圖經補義。趨辭九款。裳禮禮而舍風兮。洪慶善補注。禮禮衣動貌。趨謂中相禮時。非迎實入

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復趨進。是也。聘禮云。納實。實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實升四。禮西東而揖者。退中庭。實致命。公左遷北鄉。揖者。進。公常相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階。階而釋辭于實

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鄭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雖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為說是也。後氏據與故，公食大夫禮食聘實也。始實升，擯者在中庭，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實東塾而立，及公將俯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實也。竊又意士介觀授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進數之義為備矣。與故，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趨武，大夫徐趨，趨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離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趨行，頭當如矢，奔行，剡刺起，履，此趨進，是疾趨也。異如，說文引作趨，如此出古論語。○注音趨好。○正義曰：兩雅釋詁，異欲也。釋訓，異，異，恭也。恭，欲則趨，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敬，體之容，顯然異然，眉狀右流，足如射箭。 **賓退，必**

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

正義曰：可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趨，聘禮云：擯者出請事，實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實，及大門內，公問君，實對，公再拜，公問大夫，實對，公勞實，實再拜，送實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君命上擯送實出，反告實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幾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實在中

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實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送，再拜，實三還三辭，皆辭。注云：三送，請實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送，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實亦一還一辭。考彼文音，辭是實退，皆辭，則上指之事。主君迎實於大門外，則送實亦於大門外，故但有皆辭，無命上擯送實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退首曰顧，實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實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實不顧，又聘禮言聘實問，擯而擯及介面，擯畢，實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實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雖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後氏延靖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那飲酒，擯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實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鄭黨說，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實不顧，無命上擯送實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

足。躔如也。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

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實

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躔如，享廟至，容彌盛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澹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晉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為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園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庭，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既之庭，或升路，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已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鄭黨晉禮，雖不盡為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尚不足為據，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前人間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揖齊升堂，鞠躬如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揖齊升堂，鞠躬如

也。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揖齊者，搯衣也。正義曰：駢枝云：搯，敎也。整也。舉足登

冠禮，搯酒。注云：搯，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搯也。注云：能自搯整，既，朋友攸搯。正義云：搯者，敎敎之音，又引戰國策，搯，莊抱几，弟子搯，搯衣共盟，管晏列傳，晏子儼然搯衣冠，皆搯訓整之證。蓋案實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搯齊，猶上節言衣前後備知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為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堂也。階，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實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實升西楹，西東面是實升階，後君一筓，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筓，主

人先登客從之拾級采足進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有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采足謂前足攝一等後足從之併進步以上重疊跌也進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實主升階法此聘實禮亦當同若魯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采足進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敵也廣雅釋詁屏蔽也屏除也義音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擊案自即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順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愚竊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初也陳氏壽祺左海理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擺衣去齊尺注云齊從下掛也從下卽此注衣下衣從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擺攝也一曰擺衣段注疑攝爲攝字之誤攝者舉也卽席擺衣下去地尺若此擺衣當相似矣耕枝斥此注云拾級采足進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擺衣也擺謂之擺攝謂之攝揚謂之攝子事父母不涉不攝侍坐於君子毋養養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擺衣爲敬乎此可知

進翼如也。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踏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正義曰出者聘禮云實降介逆出實

出謂實出廟門仍接於西塾也耕枝云聘享每祀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尊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蒙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燕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藻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實受饋滂等皆自降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筭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階爲限階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階下

伯執躬圭。圭，執。蓋。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象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璋飾，圭皆長七寸，較蒲二玉，蓋或以較爲飾，或以蒲爲象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謂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進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璋圭。典瑞云：璋圭璋璧琮以類聘。注：鄭司農云：璋有圻鄂，璋起。又攷工記：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注云：璋，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奉爲文飾也。案說文：璋，圭璧上起兆象也。從玉，象省聲。上起兆象，卽先鄭璋起之義。兆，堦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圻璋也。璋，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象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查詞以答之。惠氏士奇禮說：璋者，類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璋也。故曰大圭不璋，美其實也。康成依漢禮而言，蓋謂六瑞皆璋，如其說，則與類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類聘之圭，璧有圻鄂，璋起，無桓信躬較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較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璋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象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蓋猶飾也。祀山川，造寶客，皆曰業功，業功者，設色之工，畫績之事，是爲璋，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業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實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四塾，預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擯取圭，繫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疑，執圭，屈纁授實，實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實，實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實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實，實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輪躬，恐失之，皇且行入門，圭執升堂，讓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謂問，見詩采芣芣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稱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

周云執持君之圭者，凡奉圭璋璧琮，皆足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

踏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

行。正義曰：踏，踏玉，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踏字，縮，下云一曰蹠也，蹠，與蹠一字，詩蹠蹠蹠所蹠，蹠，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

○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為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甸用氣，注：甸，謂先厲之。史記韓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甸之。集解引韋昭曰：甸，奉也。甸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禮。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即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水園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階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禮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轉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為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月，與趨音近，故魯讀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站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即實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即禮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為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為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敵同，懼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履，履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此履相接，履逐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履之曲禮云：執圭，器操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履，履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踵，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如也。注云：若徐趨之事，又闕，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闕，轉也。脈之首，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如閉，故為闕脈，言其闕而循行也。禮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即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踏踏如有循為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戶行，接武，謂踏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閉容跡也。是皆闕脈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即是跡相及也。推舉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

贈賂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禮言授如爭承，即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謂綴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禮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與趨。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與趨，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執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發，氣益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積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疑衣之儀，疑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實圭皆獨而不疑。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琖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帖文。說文作宮，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享之則曰獻，何休公羊傳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舉實出，公稱降立，積者出請，實稱奉束帛加璧享，積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親禮四享，是幣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入於幣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琖饋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饋，瑣以饋，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觀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四上奠幣，再拜，祿首，是請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聞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殿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進執前足，左手進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擗也。入殿亦參分歸一，在南首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聞可也。注云：聞，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聞之義也。聘禮言殿庭實云：實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餼，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實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

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正義曰：聘記云：及享，執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發，氣益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積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疑衣之儀，疑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實圭皆獨而不疑。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琖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帖文。說文作宮，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享之則曰獻，何休公羊傳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舉實出，公稱降立，積者出請，實稱奉束帛加璧享，積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親禮四享，是幣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入於幣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琖饋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饋，瑣以饋，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觀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四上奠幣，再拜，祿首，是請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聞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殿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進執前足，左手進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擗也。入殿亦參分歸一，在南首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聞可也。注云：聞，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聞之義也。聘禮言殿庭實云：實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餼，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實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

左在前皮右背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私覲，愉愉如也。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

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雖者禮之旨，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為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為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僂意，許以僂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饌，摺者入告出辭，請饌實，實禮辭禮命，及禮實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禮實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為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為君行禮，同於為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闔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闔東，私事謂私覲是也。審妙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實覲，奉束錦，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贊幣，再拜，稽首，摺者辭，賓出，摺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奉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摺者請受，實禮辭禮命，奉馬右之入殿，實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四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奉者後適其右，受奉馬自前西乃出，實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摺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實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實降出，公側受空幣馬出，此實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書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扣馬者也。實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覲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實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為供之。聘禮云：有司展軍幣以告注云：軍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軍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始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卷十二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曰：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

齊服。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

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

其類也。紺。練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襲衣。袍釋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

紺。宮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青。略也。漢書。王莽傳。時非紺。均服。蔡邕。獨斷。均紺。紺也。稍者。玄也。紺

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謂紺者。又爲黑。考工記。纁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今阜鑿之類。墨子。節用篇

黼。黑也。說文。黼。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紺。帛束纁黼。黼與紺同。淺黃即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

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纁氏疏。纁入墨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織字

。棧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米。象聲。一曰。黼。黑色如緋。棧。淺也。讀若淺。許以棧。黼。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錢氏音染羽

法。以失酒丹。棧三月而熾之。淳而澆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緇。法。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音如爵

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然或謂之緇。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緇爲正字。許以棧爲正字。意爵即棧之

或體矣。士冠禮注云。亦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微黑。亦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稱爲淺。故爲微黑。而於亦爲多。是爲

黑多。亦少矣。廣雅云。緇。青也。字林云。緇。青也。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

青亦近黑矣。紺。練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纁氏言五入爲緇。七入爲纁。不青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纁。纁之間。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詩合。金氏鶴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

六禮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禮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棠爾雅釋詁。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緋。三染謂之纁。緋。緋。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纁即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緋。纁。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尋。故云。纁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緋。纁。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爲阜斗。說文。柞。其實阜。一曰。櫟。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柞爲柞。或謂之爲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案阜。卽黑色。掌染草注。所云。桑斗。卽阜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緋。纁。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薊。鳳尾。櫟。烏。陸。郭注。並云。可以染阜。但爲草類。當非緋。纁。所用也。又釋草。塗。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蒹。葭。茅。蒐。郭注。今之蒹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麻。苧。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苧。茂。掌染草注。作紫。蒹。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蠶。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書。以。染。絲。帛。如。染。羽。注。用。朱。蒨。丹。種。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種。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豈。木。染。草。染。乃。言。緋。纁。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絲。絳。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爲。緋。俗。文。而。絲。爲。祭。服。之。纁。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緋。線。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墮。且。以。緋。線。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絳。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纁。緋。線。不。飾。緋。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每。存。冠。衣。不。純。紫。孤。子。當。塗。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釋。鄭。氏。所。未。言。但。以。緋。線。爲。閉。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閉。色。又。晉。釋。亦。用。爵。爲。飾。則。緋。線。絕。非。閉。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循。而。有。微。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纁。紫。之。毒。未。嘗。時。尙。紫。亦。有。漸。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筮。曰。齊。紫。敗。紫。也。而。買。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紫。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買。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甯。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帽。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適。氏。正。義。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爲。髮。服。者。此。皆。謂。當。時。髮。服。用。紅。紫。也。豈。疏。以。紅。紫。爲。閉。色。引。穎。子。殿。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閒。紫。是。黑。赤。爲。北。方。閒。解。者。誤。之。因。謂。閉。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閉。色。荀。子。

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則色則謂間色不可用者誤也。鄭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絺。廣寸半深衣云。純。秋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絺。謂緣之也。緣。秋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曰口。純。邊側曰裨。下曰緇也。是官衣裝飾也。又冠履帶屨。衣服席亦有飾。論語曰。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襲衣爲袍。釋者說文。襲。私服字。林。襲。衷衣也。又云。遺衣也。喪大記注。袍。襲衣。詩。經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爲襲也。毛傳。澤。酒澤也。鄭。澤。澤。襲衣近污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鄭祖或曰。蓋祖。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背。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緇。注云。卽衫也。說文。登。短衣也。考。歷衣也。裘。袴也。皆襲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爲緇。無一入爲緇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緇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緇。不作緇矣。錢氏培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緇。練。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練。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練冠。又詔有緇。練。則緇爲喪飾。說文云。緇。赤黃也。廣雅云。緇。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練卽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襲服。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緇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爵卽緇。或孔以緇。緇色近得此同之也。○注。襲服。至所施。○正義曰。襲。謂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卽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襲。義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當暑者也。釋名釋天。暑。蒸也。熱如蒸物也。袵。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袵。豈本作袵。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袵爲正。袵。爲袵。借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緇。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襲也。案。緇。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袵。袵。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袵。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字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絺。綌。之一如麻。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襲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者也。

見故言變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為其變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即朝衣。朝衣在繡
 綉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令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表衣。必有以表之。乃成袍也。禪與單同。
 古人之服。始者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給。夏加繡。冬加裘。又次各加繡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繡衣素衣
 黃衣。皆論繡衣。獨者。所以充美。燕居不繡。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繡給與表。表。連文。注云。二者形且異。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
 為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繡給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
 之者。是謂繡。且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表衣也。又謂之
 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繡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稱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
 服對中衣者。亦稱上衣。**緇衣羔裘**。繡布衣而素裘。繡帶素鞶。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繡衣為裘。稱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
 韋。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為視朝之服。然
 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為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繡布為之。繡亦黑色。所謂衣與冠
 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繡。澤也。泥之黑者曰澤。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
 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繡衣羔裘為朝服。又為稱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即帛。任氏
 大雅弁服釋例。謂用繡帶。是稱大夫助祭於君。用繡衣為裘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稱大夫助祭用冕服。土用爵弁。若祭服
 冕服羔裘。稱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
 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繡布衣而素裘。繡帶素鞶者。此繡布衣。謂上服也。詩。繡衣之宜兮。即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
 其中而緇。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繡帶素鞶。即此注所本。惟不言裘色。而鄭云素裘者。士冠禮又云。素鞶。鞶從
 裘也。此朝服既用素鞶。如裘亦是用素。詩。素冠。鄭所云素衣者。謂素裘也。繡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鞶帶也。鞶者。散膝。以革為之。
 鄭注士冠禮云。素鞶白鞶。鞶也。特性饋食記。首朝服繡鞶。注云。繡鞶者。下大夫之巨孔。孔。兵。詩。繡衣疏。謂土助祭。則鞶用繡。亦由朝
 服之繡鞶推之。是謂士鞶不與裘同色也。鄭此注。不肯士鞶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性饋食之繡鞶。疑
 當為素。涉上繡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裘者。玉藻云。裘之稱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襦。必覆之者。表也。也。稱大夫

朝服亦燕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豹。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袪。緇衣以緇之。注云。飾猶裘也。詩鄭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袪末也。玉藻云。在位。稱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裘。傳云。裘猶袪也。陳氏免疏云。袪。口之緣。是為袪末。深衣袪末。續緣廣一寸半。長衣中衣袪末。捺餘一尺。裘制如素衣。麋裘。正。中袪末亦宜捺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稱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袪。則祭服羔裘亦豹袪可知。素衣。麋裘。正。曰。鄭注云。素用緇。素衣麋裘。諸侯朝朝之服。其臣則青紵絞衣以緇之。案緇者。說文云。緇。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緇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緇用帛。與狐裘用玄絹衣為緇。狐白裘用緇衣為緇。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緇。不得用帛為布衣之裏。不謂緇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疏云。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為之。黃。裕裏也。此稱裏。為裕緇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為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絹緇衣。謂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性廣。牝鹿其子麋。說文。麋。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麋。段疏字為之。說文云。麋。按麋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釋禮注引論語俱作麋。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麋。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鹿朝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為上服。而緇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麋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麋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紵為裏。玉藻。君子釋裘。青紵。絞衣以緇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紵。胡犬也。較。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就君視朝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朝。聘享。同服麋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天子無裘。裘。犯者。廣賁。諸侯視朝。則與麋裘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犯者。亂言較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較衣經不多見。犯者不。應亂言。較。疑絞衣。或為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為緇。其說視皇為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麋裘。實為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較衣之失耳。皮弁服。雖有視朝。聘享。鄭君止言視朝。是奉一端。皇疏云。釋國有凶荒。君素服。則軍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檀弓云。鹿裘。曠。是法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鹿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迄終也。注云。素服。衣裘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緇衣。當補云。素服為黃衣。狐裘。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上。衣。其緇衣亦得用素。斯為得之。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髦亦云。

朝服亦燕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豹。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袪。緇衣以緇之。注云。飾猶裘也。詩鄭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袪末也。玉藻云。在位。稱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裘。傳云。裘猶袪也。陳氏免疏云。袪。口之緣。是為袪末。深衣袪末。續緣廣一寸半。長衣中衣袪末。捺餘一尺。裘制如素衣。麋裘。正。中袪末亦宜捺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稱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袪。則祭服羔裘亦豹袪可知。素衣。麋裘。正。曰。鄭注云。素用緇。素衣麋裘。諸侯朝朝之服。其臣則青紵絞衣以緇之。案緇者。說文云。緇。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緇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緇用帛。與狐裘用玄絹衣為緇。狐白裘用緇衣為緇。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緇。不得用帛為布衣之裏。不謂緇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疏云。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為之。黃。裕裏也。此稱裏。為裕緇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為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絹緇衣。謂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性廣。牝鹿其子麋。說文。麋。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麋。段疏字為之。說文云。麋。按麋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釋禮注引論語俱作麋。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麋。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鹿朝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為上服。而緇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麋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麋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紵為裏。玉藻。君子釋裘。青紵。絞衣以緇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紵。胡犬也。較。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就君視朝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朝。聘享。同服麋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天子無裘。裘。犯者。廣賁。諸侯視朝。則與麋裘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犯者。亂言較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較衣經不多見。犯者不。應亂言。較。疑絞衣。或為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為緇。其說視皇為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麋裘。實為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較衣之失耳。皮弁服。雖有視朝。聘享。鄭君止言視朝。是奉一端。皇疏云。釋國有凶荒。君素服。則軍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檀弓云。鹿裘。曠。是法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鹿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迄終也。注云。素服。衣裘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緇衣。當補云。素服為黃衣。狐裘。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上。衣。其緇衣亦得用素。斯為得之。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髦亦云。

郡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為何服。文有快也。玉藻。狐裘黃衣以禡之。注云。黃衣。大裘時。
 服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革服也。注云。
 祭謂既蜡。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革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
 服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為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
 衣。稱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為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那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
 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謂鄭氏。那謂皮弁素服。連言之者。即指素衣黃裳。為蜡祭服也。但玉
 藻言黃衣以禡之。有禡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服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鶴禮說。禡衣黃裳。素衣黃裳。其用皆
 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禡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章弁服也。玄
 纁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鄭注云。以絛章為弁。又以為衣。裳絛為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緇。鄭注。緇。亦黃之閒色。
 所謂絛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亦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楊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絛章衣。則用黃衣狐裘。象
 衣色故也。蓋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然則章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彌車。弁黼。鄭注。車弁。兵服
 也。而服之者。皮章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章布以為衣。而素裘。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為章弁服。凌氏廷堪
 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鄭黨無偽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為確。但鄭氏主蜡
 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輔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為息民之服。非無據也。禮記云。子貢觀於
 蜡。夫子皆以一張。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裳。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為鄭賤矣。○注。服皆中外之
 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即禡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短右袂 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正義曰。說文絺下引論語。絺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
 案也。三字於結案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絺者。同音假借。江氏永圖考。說。即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注。謂庶人無文
 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說服之狐裘。異說。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

行禮時有升降上下。良則不便於行禮也。變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變裘者。大羊之裘不襦。變裘亦不襦也。秋者。說文云。秋。裘也。變秋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袖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拊尺。謂其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拊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曰。部右。助也。从又。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才也。言又可兼才。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書右字。明又爲兩手之統。不分才。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采。未束也。從手持采。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半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才。又。又竊。意有秋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秋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秋。猶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變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衍景。彙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秋。即世俗所謂手。變也。變。即深衣之裘。短右秋。對長中繼拊尺。與禮服之裘而背。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拊一尺。若今寒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變。繼秋之未。揀餘一尺。另用說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變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裘。若今人之齊。變袍。故變裘亦無裘。其制較有裘之裘爲短。故曰短右秋。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知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秋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專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秋使短。案弟子職。凡拊之道。擴秋及肘。即謂卷秋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潤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孔曰。今之被也。

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占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

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擇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擇。董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袷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麗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六四。良其身。在良跽。良膝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良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

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幾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褌。自膝以上。然則幾衣略如覆。○狐貉之厚以居。鄭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金混。廣雅釋器。屨衣。衣被也。與孔注同。

曰。在家以接賓客。

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精正字。貉。段借字。風氏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闕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為坐。得良是。案風說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狐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為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為燕居。狐貉為燕居之設。即上所稱幾設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簞一之。曰子貉。取彼狐。為公子裘。知狐貉是黃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設。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禮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殷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若佩。右若佩。若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靈樞。正義謂為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綉組綬。士佩瑤致而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綉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緋。案文雜色也。緇。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疎不比。雖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傳篇云。上有雙環。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環瑤以雜之。蓋佩上有衝衛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瑤。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瑤。下貫一玉曰瑤。其間皆以組貫玼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瑤致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

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禮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殷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若佩。右若佩。若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靈樞。正義謂為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綉組綬。士佩瑤致而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綉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緋。案文雜色也。緇。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疎不比。雖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傳篇云。上有雙環。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環瑤以雜之。蓋佩上有衝衛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瑤。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瑤。下貫一玉曰瑤。其間皆以組貫玼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瑤致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

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骨。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誓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土禮。當佩環。玳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閒傳云。無所不佩。紛說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事事佩骨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說。刀環小。隨金。隨右佩。決拜管。遺大。隨木。隨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說。拭物之佩巾也。刀環。小刀及環。擊也。小隨解小結也。隨說如錐。以象骨爲之。金。隨。可以取火於日。拜謂拾也。骨。可以捍鼓也。管。擊。隨也。遺。刀。拜也。木。隨。燧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入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即爲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即爲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林。帷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讓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幃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幃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幃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膝。牛。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圍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際。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黃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袷。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袼。袼。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繩。謂。頸。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袷。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銀。灑。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袷。袷。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袷。尺。二。寸。袷。廣。寸。半。注云。三袷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袷。袂。也。袷。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

前上是以小要取名焉。狂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重質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狂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裳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炳學禮考釋引董彥遠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最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袷者，爾雅衣當謂之襟，說文當曰匡也。襟取臂名者，舊爾雅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純者曰襜，曰袷，曰裳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蘭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襦袷，說文直器謂之襦袷，直袷即直襟，直襟即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鉤邊，雖論散不足篤言，庶人之服，直領無襟，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雙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狂方能上袂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雙積於裳者，故特記非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目絨，絨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弗冕，所以有冠者，禮也，所以禮持其髮也。說文：冠，案也。所乘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冠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縞爲之也。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重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縞爲之。種師與章弁皮弁同，衛經內畢緣邊尾，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具材，冠縹具材。天子朱組纁，諸侯丹組纁。大夫士素組纁，纁之有飾者曰紱，有安醫之弁，無固冠之弁，有纁有纁，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燕裘則君用純，臣用約，纁是此燕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稱大夫士者之。又以燕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吊，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

甲子游福裝而甲。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裝裝帶經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甲者朋友疏云：凡甲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甲者吉服而甲。吉服，謂燕裝玄冠，緇衣素裳。又祖去上服，以緇褐衣，則此褻裝而甲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者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裝帶經而入是也。又喪大記：甲者襲裝加武帶經。注：始死，甲者朝服褻裝，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裝而加武帶經矣。武，吉冠之帶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甲服也。周官司服云：凡甲事，弁經服。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裳加環經。鄭注曰：燕裝玄冠不以甲。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弁經服者，甲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甲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錫衰疑衰是也。甲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論云：甲服錫衰，錫衰疑衰，皆有經帶。甲者加經與衰，成視主人爲節。求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殯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殯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經。考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甲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緇衰，爲大夫士緇衰，諸侯殯大夫甲服錫衰，士甲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甲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甲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燕裝玄冠，乃始死之甲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燕裝玄冠者，易之而已。燕裝玄冠，夫子不以用。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燕裝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披上衽，注上衽，深衣之義。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甲者亦可服深衣。故燕裝玄冠，夫子不以用。正指始死時之甲服而言。案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甲。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燕裝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案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甲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甲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甲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止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實甲者以無禮也。始死甲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甲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義，皆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輿自來解者，讓依鄭司服注，以燕裝玄冠不以甲爲小斂後甲服，則小斂之前，燕裝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甲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甲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甲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

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第

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朝。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

同。既視朝。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矣乎。曰。周以夜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禮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

然王謂吉月為告月之禮。引補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為告為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大司馬正月之吉。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為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為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為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抑。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為月朔也。夏氏析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鄉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月。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闕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養士名元士。則吉朔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為善之初。先王勸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為孔子禮義自便。但謂劉以吉月為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為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書。○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為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廟。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為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朝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黨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兼飾有五采三采

之不同。玄纁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衞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芻大夫士白麻。諸侯之燕
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
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也。明孔氏廣森經學原音。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
不相假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補衣裳裳矣。

齊必有明衣。

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襦。襦
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

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秋屬屬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股。線綽編。此屬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
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婦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
爲親身以遠污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
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疋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搯用浴衣。設明衣裳。被文。言明衣裳爲浴後屬尸之服。鄭君以
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
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賈文云。沐濯髮也。浴。兩身也。臨衝。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論語正義

卷十三

齊必變食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

致齊齊必變食故加性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大牢並日中夕皆

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禮典故駁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飲其事則盛其禮故

不饒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饒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晉耕藉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

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纁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纁衣玄裳即是

齊服楊原注葷蕪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為肉食而凡齊皆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

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

齊必變食二句云自醴深也醴深亦不饒餘之意

居必遷坐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止也坐古文止釋名釋姿容坐

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舉

燕義考既夕記士處適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

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寢於路寢路寢正寢也陸氏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

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鄭氏所云齊居必遷坐以

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至齊必遷居正。今案皇棟引范滂云。齊以敬讓為主。以期神
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通。既居在適。則宿亦在適。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正義曰。張氏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章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章注。厭極也。夫子
疏。飲食水。樂在其中。反以士。驗惡食為不足。與饑。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精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為

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糲米二十七。糲米二十四。待御二十一。是待御為米之極精安。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
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膾。而切之為膾。注云。膾之善。膾也。先養葉切之。
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
先軒之。所謂裁而切之也。李氏恆。擊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膾。

食體而餲。孔曰。體餲。臭
味變。魚餲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餲。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餲本又作
餲。史記世家作餲。敗者。說文云。餲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為臭

廣。○注。體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體謂之餲。郭注。餲。餲臭。說文。餲。餲傷溼也。餲。餲也。字林。體。餲傷溼也。餲。食敗也。體
與餲。為深之異。廣雅釋詁。餲。敗也。釋器。餲。臭也。餲。餲一擊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體謂飲食經久而腐。謂經久
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體。餲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餲。○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
之餲。郭注。肉餲。說文。餲。下一曰。魚敗曰餲。論語釋文引字。齊作餲。廣雅釋詁。餲。敗也。釋器。餲。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夏其臭。秋其臭。冬其臭。朽。皆
謂味也。皇本作臭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宰。職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齊羊冷毛而羶。犬赤股

而羶。羶。鳥羶色而沙。鳴。豕首。而交。羶。馬黑背而般。臂。蠶注云。腥羶。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
毛。毛長。羶結也。羶。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羶腥。腥當為腥。羶之誤。肉有知米者。似星。般。臂。毛有文。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蠶
蜂。姑。臭也。賈疏引此
文。色惡。臭惡。說之。**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注。失衽失生熱之節。○正義曰。方言。衽。熱也。徐揚之閒曰。衽。說文。衽。大熱也。廣雅釋詁。作衽同。鄭注。文王世子云。衽。生熱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擇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糲。郭注。糲。飯相著。糲。飯中有腥。腥。與。同。卽。生。字。說文。腥。不熱也。江氏永曰。失衽。有過熱。有不熱。不熱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衽。肉物亦有之。內之過熱者。亦謂之糲。半。既。半。熱者。謂之糲。祭禮。歷法。上古。糲法。中古。熱之爲。駘。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熱。也。案。過。熱。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蝦。蟻。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管。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脾。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饔。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性。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饔。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饌。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鄉。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實。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大。師。學。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禮。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剛。疑。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實。籍。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帶。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目。屋。蔭。晝。夜。藉。草。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目。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目。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製。養。孺。熱。或。穿。掘。前。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目。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殿。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遇。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饔注。肆解也。少宰饋食禮。牢心舌載於斯俎。心皆安下切。上割勿

炙。宰。藏。黍。臠。黍。炙。黍。臠。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食。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壺。初。時。獻。實。以。醬。滑。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壺。初。時。獻。實。實。辭。主人。主人。自。醉。主人。酬。賓。二。大夫。饔。餼。于。公。公。取。饔。餼。而。實。禮。亦。盛。矣。而。獻。饔。餼。夫。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屣。升。席。安。坐。樂。數。至於。行。無。算。真。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焉。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實。醉。而。出。饋。人。爲。之。美。陳。則。以。所。執。脯。屬。饋。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梁。氏。此。說。甚。核。然。浸。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節。也。沽。酒。市。脯。不。食。正義曰。沽。與。沽。同。說。文。云。沽。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沽。與。沽。也。沽。爲。買。實。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甸。氏。灑。酒。灑。酒。注。云。灑。酒。齊。祭。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沽。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籥。和。魚。臣。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不。飲。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沽。在。官。和。旨。饒。人。可。目。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飲。是。目。饒。而。弗。食。此。引。論。語。作。沽。御。覽。資。產。部。引。亦。作。沽。沽。本。字。沽。水。名。假。借。字。梁。氏。玉。繩。齋。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夜。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氏。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差。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相。燥。搏。者。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膾。膾。之。事。注。云。蒲。析。曰。脯。內。則。牛。脔。肉。脯。田。豕。脯。藥。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飽。正義

曰。撤。宋。九。經。本。作。撤。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觀。種。毒。文。類。聚。若。如。此。解。陶。氏。若。據。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纒。食。運。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溫。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滿。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饒。不。撤。去。之。玉。繩。注。謂。草

變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飽。正義

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故文辛亦爲薑，對文薑辛異也。姚氏經說：古者有腥食之聞，大夫子圍三，士子圉一，大夫七十而有聞，則未知孔子之已有聞與其圉也。凡食畢，果食則徹于造脯，醢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薑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

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饋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黨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周官大宰伯：於兄弟有厭，厭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祭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齊厭者，何也？祖實也。祭肉也。生曰：厭，然曰：厭，說文：禘，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禘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膳胙也。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官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屬折九節，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節，豕則以豕左肩五節。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屬，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字禮爲之，其牲體當亦遵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實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厭。故江氏永以膳肉不至爲實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禘大夫，喪祭有職，受厭，歸厭受厭，謂受君賜，歸厭則君使人歸之實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已所獻之俎。注：官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禘祭，祭畢乃殞所賜肉，及歸實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罷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遂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致以爲福膳也。展，言具也。此致

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猶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酢，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語父兄弟遠及賤者，須有先後，故必二日而獨，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變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食三

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雖曰語，禮雖記注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音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廢，非言語時也。王氏鑿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羹，五味盃

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耶也。爾雅釋器，肉剛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對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蓋芼，芼藿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蔬食相儗，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寧經識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別，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藜藿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疏，按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亦通玉，蔬云瓜祭，上環頭付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莖間，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即刺字，刺之青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殼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菹，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燂，以烹以炙，以爲醴醢，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濞祭，七曰報

祭。八曰。祿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器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清之間。凌氏延境禮經釋例。皆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膳醬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膳醬清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俵。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為大有所長。道。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為大厭降也。卑微有所長。道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解饌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非禮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佩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祝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道地者為筵。後加者為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音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藁。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道地之席。康成謂梓字。膠。減。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栗。玉藻有剝席。尚書有蔑席。底席。豐席。荀席。玉府有衽席。越。即蒲。越。栗。者。用禾。纁。為之。剝者。草名。蔑者。折竹之次。青為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剝。凍。竹。席。荀者。折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為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正義曰。釋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儻同。周官酒正有為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為國行禮。不可飲。從而後出。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祝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為黨則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實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饋祭飲酒。禮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既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實與實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饋賓之者也。方氏觀禮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饋云。罔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為黨正饋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實實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若年少者為之。不得有杖者也。禮書六十杖於鄉。大夫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為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類。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為鄉飲酒。廣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為是也。饋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為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為異於人。案方說。即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詎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實實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饋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饋。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為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授以釋論語。豈未是。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讎。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

季冬。室令始。雖。嚴。疫。注。雖。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齊。雖。或。為。讎。杜。子。春。讎。讀。為。難。問。之。讎。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讎。九。門。禘。以。享。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讎。以。送。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雉。旁。禘。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讎。杜。子。春。讎。為。難。問。之。讎。而。鄭。從。之。故。古。夢。方。柏。氏。注。皆。云。讎。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讎。難。陰。氣。也。此。讎。難。陽。氣。也。雖。皆。當。讀。乃。且。反。案。茫。南。時。則。訓。高。誘。注。猶。猶。除。也。讎。讀。讎。難。之。讎。讎。周。論。語。注。讎。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拜。與。而。雖。任。人。疑。亦。謂。屏。卻。

之。鄭此注云。儻。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後人改之。加儻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雖劉昌宗依杜維音乃且反是也。戚爽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儻字之音。陸氏無說。於方相氏月令。郊特性。鄉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儻爲殿。殿正字。改易滑譌。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陳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儻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性。汁獻。說於饋酒注。獻讀當爲滄。齊人語。擊之誤也。此讀儻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假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性。鄉人。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鄉。強鬼也。謂時儻索驅疫逐瀆鬼也。湯或爲獻。或爲儻。段氏說文注。疑易擊與獻。儻音理遠隔。記當本是賜字。從示易擊。則與獻雜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儻自爲瀆鬼之名。儻自爲禱祭之名。郊特性。言鄉人禱。言於儻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瀆。故即以禱名祭也。說文稱。道上祭也。急就讀。謂湯養禱鬼神。顏師古注。稱道上之祭也。蓋驅逐瀆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瀆鬼即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瀆。言驅除此鬼則曰儻。其後段氏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禱。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徵作禱。五祀注。殺者。殷之八世孫也。禱者。強死鬼也。謂時儻索室驅逐強死鬼也。此驅逐瀆鬼稱禱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儻。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禱爲儻。大誤。禱從易擊。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瀆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儻惟季冬之難。通於上下。而夏佩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崇室殿。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蒙熊皮者。以驚駭疫癘之鬼。如今懸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郊凶。灑也。月令。季冬命國雜案度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二難。而季冬爲大難。得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儻也。論語難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昨階者。說文云。昨。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昨階。東階土冠禮注。昨猶昨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昨本。或作於昨階。戴氏經義雜記。郊特性。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昨階。○正義曰。郊特性。鄉人。殺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瀆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

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僕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爲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謂遠。曲禮。凡以弓劍苞苴軍人。是也。

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則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不至。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稱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鑿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彞言平首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玉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覆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專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諸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禮也。正義曰。屬官疾醫。以五劑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達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劑外。故當慎也。案饋。達也者。鄭注禮弓坊記。雖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再不服其藥。是也。藥法引。

楊氏曰未達不敢嘗。禮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漿。○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漿也。釋文遺。唯字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那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廢。馬舍也。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

當即從畜。釋名釋宮室。廢。勿也。芻。架也。牛馬之所架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災。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那疏云。不問馬一句。犯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謹不為否也。揚雄太僕箴。廢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為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為退也。夫子仕魯為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為自朝來歸。明此廢為夫子家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豈大夫再亦相甲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廢焚為夫子家廢之說。家語子貢篇。孔子為大司寇。國廢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同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廢。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廢。則新延廢。廢於春秋。此廢焚亦當嘗之。今既未嘗。知宜為矣。家廢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

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餘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腥。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家。今肉生小息肉也。

此別一義。而與腥同。从生。故多腥。腥為腥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為性。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性為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性。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僅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故不敢殺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任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生也。凡牲殺曰養。生曰饋。聘禮歸實。案鄭注。宰鼎九設於西階。前階鼎。皆內廉。東面北上。上當尊。南陳。牛羊豕魚腊。

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謂進席。既嘗席。蓋則飲俟君之備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詳。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待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蓋者云云。下注云。不祭。待食不敢備禮也。不嘗蓋。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待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即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致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待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待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待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饋未畢。或監視加饋。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待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待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彙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待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待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饋不爲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已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已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難記云：殯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喪東首於北墻下。注：將有疾，乃難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墻謂之牆，必在北墻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禮求篤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喪，恆東首。是平時臥，雖不東首者，惟大禮易，正如晉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若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喪東首。是不問遲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於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音義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愷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喪東首，則兼取護終之義。蓋輕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襲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汗，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襲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襲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襲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襲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地案。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龔勝傳作控神。說文：控，曳也。易說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者衣之爲案。拖神謂引神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神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季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疏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拖，牽也。引此文作控神。段注謂許所見本作控，段借爲控字，是也。錢氏坊後錄：士昏禮：纁裳緝衽，衽爲裳緝，謂與衽同。衽卽是緝。此則穿裳，非其理矣。○注：夫子豈見君。○正義曰：云：處南廡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葬遣使者奉置書印，設立門外。勝稱病爲爲牀室戶中。西南廡下東首，加朝服控神。又前篇

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為南牖下也。皇疏引樂慶曰：南牖下，欲令南而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襲東首於北牖下，室中以奧為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為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為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與勝，何以居牖下也？查伯牛有疾，恐人來視，已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與勝不欲仕，辭以不致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牖下，相傳誤為北牖，故解此為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風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為之，一革帶，以皮為之。王氏適正義，紳為帶之垂者，又即為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屨，革帶又謂之鞶，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掩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

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葉集：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俟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請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裝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輻中也。輻加於馬頸，馬在輻中，則為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為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鄭**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過禮焉。賓客至，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禮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

同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

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安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

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客本或作容。羊凶反。

唐石經亦作容。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案容容二字。形近易誤。策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容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抄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暴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偃也。左傳。偃且射子組。凡仰介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欹面小風。謂尾小風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抄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敬已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

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學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說弁為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轉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業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衰。敬之異於常時也。○注。數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喪與鄉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娶為私居非也。冕與純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學篇洪範。說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

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

氏元車制圖解與前衛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探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是式長與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轆板上則須探治而隨之一在前則式深二在後則式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探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懸式者周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轆左人可懸左手右人可懸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賦說文賦車前也釋名釋車賦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為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賦曲禮所謂攝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列也列木為片名之為版段氏玉裁改列為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為之方以木為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為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刑書於丹圖者與籍即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兼謂錄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達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覆公餗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即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為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為禮者矣覆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駟衣妾曰送貝玉曰金錢財曰賜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則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為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為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為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

槍注云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猶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淑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

二文本通釋故注五音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綬綬周曰必正立執綬所以爲安也

注必正立執綬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輪效駑書衣由右上官僕由

右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綬疏云綬有二一是正綬隨君之升一是副綬隨僕右之升說文綬車中把也把與把同綬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接之以上所以執綬者防有變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綬車中內顧正位即正立言受綬者謂自僕手受綬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綬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綬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驪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綬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軓傍視不過輪轂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讀白虎通車游駕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祭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

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道顧也升在車上不道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經臨云車行則言備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展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精載○正義曰皇本作與中云車狀名與鄭文本

亦作與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與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禮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順，無不字。盧氏文韶鐘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註橫塞耳。車中內順，李善引魯論語及崑崙車左銘車中內順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順，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謂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崑崙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實，內順自勳。車後銘云：望衡顧允，慎茲容段。若膏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順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順。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順。內順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駘，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成注。是包亦依魯論為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禮書云：升車必正立執綬，內順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駘，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註橫塞耳，車中內順，相比為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難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順，今本亦妄增不字。臺疏申注云：衡軛，鞍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瀋，五瀋，九丈九尺，坤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輪，豐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駘，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駘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瀋，式視馬尾，顧不過駘。注云：立，平視也。瀋，猶規也。謂輪駘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寸，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蓋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傳推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瀋之袤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荀悅注以為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瀋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駕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銜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綬視，首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首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

爲孟蜀刻字經三篇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遂誤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觀之時者也鄭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雖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雖雄烹熱而進以供養孔子嘆謂鼻歎其氣也熊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隨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夷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獻以鼻就鼻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嘆字嘆即饋別體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儀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

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儀行章回也章論篇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圖 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禮辨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王子軍后之天子癩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倫齊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天子王子軍后之子以至公癩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入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後選不據有卑賤故王天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癩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癩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下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順侯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遠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獲千載自虛辨載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法說爲之宋氏翔風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癩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侯癩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放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賢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賢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賢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實勝當教之以文文勝當教之以實是於

文實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典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達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實。其實時中故曰實。實則野。文則野。文則野。實則史。文實彬彬。然後君子。又吾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若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感俱爲失禮。夫子則審從儉從威。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審從實。不從文。若然。舉一中道。審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

門。而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寧國考。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言開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薨。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緣治之。夫子自陳如葉。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駁。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兩淮淮南有州黎工。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亂於黎工。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工。蓋卽州黎之工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運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慮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何良齊雜說引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

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夾也。無上下之夾。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魏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孺習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補疏。申此注云。魯與四門。鄭氏注云。孺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孺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欄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孺以門爲孺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孺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師以門名。注云。師軍將以門名者。所教職。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孺。古者軍將蓋爲管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欄門。右師。皆上孺爲軍將者也。善官小宗。伯棠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孺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孺之適子。孺之子。稱門子。是孺以門名。孺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於孺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語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聞。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騫善爲德行。孔子樂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龍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達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實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子利口。辨辭子貢利口。

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賢處自見今禮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彌大夫士庶凡諸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數月內大斂東階以賢陳諒猶無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書則其華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纂纂文水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禮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音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獨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揆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開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前論不免以辭告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

益於已注助益至於已○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即佐此則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大

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起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則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屢屢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昆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昆從皀弟對是木字爾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充倉子順道篇閔

子寒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庶氏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聞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善。閔子壽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聞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勸靜養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壽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壽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厚。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壽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壽一言其母。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道。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無憾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是下顧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勸靜養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聞之言。不是無非聞閔子之言。乃無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壽。賢與象。使舜治康。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轉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無說取證。

南容二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

公言書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虞翻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曰三復者。猶子路終身繇之也。張栻論語解。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

文刻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玷，美與毛同。今詩段玷爲胡，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裕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臯那本皆有季字。又臯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臯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臯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謙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陳載錄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賈以作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

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詳雅也。無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槨也。從木，黨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葬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骸也。槨之爲言，廡所以附葬，附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土有維木槨，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師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墨宋之梓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三，爲昭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

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蓋虛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天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誤，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之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自虎通崩葬篇，棺之爲首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槨，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從說文，起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其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輿。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槨，言未嘗實車以爲槨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禮，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者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聞，聞者蓋以乘馬束車。車馬曰聞，是謂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聞，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槨，哀痛迫切，不諱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貨而爲說也。周官：宰夫，凡喪，始死，用而含，盛，葬而照，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機武氏子來求，禮，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稱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梓。○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董之以爲顏淵作梓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傷孔所屬，弟子列傳，顏無縣字，路者，顏回父，父子皆各異時。○案：鄭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十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傷孔所屬，家語水柱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脫，故因以名禮，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子。天喪子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

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劉歆目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

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

生顏子為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

曰天喪子。○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嗟貌。詩。嗟嗟傷心。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之悲

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

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者。如注云。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難為下有慟字。○注慟

禮。貧富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

成。闋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

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同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斂，故深賞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願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實就其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尊喪者，禮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願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賜塋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槨，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願子視之猶其生也，被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禮；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

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

路之間，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兼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治，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惡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問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墜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是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問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

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

也。皇本閔子下有樂字，冉有、磨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
剛直也，從伯，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鄭黨黨之侃侃及此文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並當為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則為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侃為剛直義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
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就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
曰，擊之誤也，始以擊相近，而轉曰為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按勸記文選幽通賦及
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
樂字，鄭注已釋之，駘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
剛強之貌。○正義曰：凡入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
通。行行剛強，此會忘釋名釋姿容兩闕，遂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核碑，行行義勇。
○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

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

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閔氏若璵璠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
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

財貨曰府又憲公徵弱將攻楛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程氏顧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儲贖誓之所季氏憲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閉閭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淺氏鳴暗解義鳴音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憤言溷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精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據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耶顯傳顯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箋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耶顯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天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黼華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善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致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穰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違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精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諷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釋其言必有中也若如覆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朝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憲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氏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閔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案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証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仍爲仁今

從古葛氏棟九經古義。揚雄將作大匠。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咸氏庸鄭注。本釋云。魯讓仁字爲句。言仁在魯。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

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尚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御氏音油。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

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行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揪厲而徵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嚴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棄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迷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擊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昔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感儀。感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困**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困**愈猶勝也。正義曰：基本問下有曰字，蓋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惑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對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即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困**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困**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罪以責之。其二，豈校所入，贖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試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案斂者，既文，案會也。斂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欲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爾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既文，附益也。附與增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殷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痛，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以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庶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罪以責之。其二，豈校所入，贖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試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案斂者，既文，案會也。斂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欲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爾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既文，附益也。附與增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殷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痛，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以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庶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善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聽其老幼於是乎有鬴亦寡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倍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是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徵民錢以田為率矣何解賦為財物而孟子以為賦粟倍他日粟即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款之制也倍之為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為軍制樂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正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為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肯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禰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為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即言當於周公以贖之也若注指天子之宰便為同遺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擊其罪以冀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擊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軍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歷卑也固其義也雖大其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長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稱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罷冉有不能救

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 **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 **曾子性遲鈍師也辟**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由也喭**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正義曰此篇亦夫子所論而不

馬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

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盤辟。武氏。備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著者。魏辟。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傅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賊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續謂墨魯近。猶辟。近狂。故夫子願與之。差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嘗衛將軍文字。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法誤改。辟。無選。疏引作參。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辟。無參。參乃辟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字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積善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類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水性樸鈍。按推魯。魯。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時。○正義曰。釋文云。時。時。是本釋文所見。本並作販。販。無逸云。乃逸。乃詐。僞孔傳。販。詐。不恭。販。詐。與時。時。同。焦氏。爾雅。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時。時。箋云。時。時。敗。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時。時。換。文。遷。魏。都。賦。云。雷。振。振。振。振。淵。林。注。振。振。猶。恣。也。換。振。振。聲。近。相通。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

曰。蘇氏乘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者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無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授。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蘇氏魁平。臨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開禮考之。實刑業於官。庭量繩制業於官。貨賄之屬。節業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特之富商。韋灌木機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質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買。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而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僮度也。皇本僮作僮。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貲。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富。而顏淵單食瓢飲。在子陋若。子貢結廩運糶。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讓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形。意則屢中。非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讓。是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形。則屢中。子貢善居積。意實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實賤之期。解僮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讀之。豈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壻。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禁。以不受命爲辭。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雖饑饉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注前就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僮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僮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鄭驪公初魯執玉高。其容則僮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說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僮中之類也。案漢書陸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託羣類。或不免乎僮則屢中。此明謂僮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了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

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發經學，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皆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哲往行，以成其德。

譬諸入室，必踐陳淳塗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齊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目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日進教化，民制禮作樂，功效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與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速縮文迹。从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

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

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

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擇同，故也。彼作擇行，謂無欺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

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曰惑其間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

世有傳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樂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闕，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跡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欲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雖箝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闕，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

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

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道。○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皆由與求之間，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退之。白虎通諫諍篇。請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風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資薄。小從可也。大從。難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難也。大夫懷言溫故。諫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宗。季氏為無道。僖天子舞八佾。族泰山以雍微。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轅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任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體續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來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成。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禪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尚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風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猶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即季康。○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為異事。曾為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程方。遂。儻。為具臣。目全身。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

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為費宰。

論衡增篇亦作邱寧。戴氏望說史記數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邱在鄆城宿縣。未言穀所在。知所見本無穀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繭縣有邱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饋邱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邱。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穀。豈當時已文。義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爾雅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欲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種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種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所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稷。稷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種者。社之類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置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祗舉求報言者。以社稷告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擬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考也。書者。詩。齊禮樂之統。名於時。世猶持祿。不由學達。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怒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衆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逢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困孔曰。哲。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困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困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

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追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皙年無考，其坐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老，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語之

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已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而從自，自四而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放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以令賞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凶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謂兵晉治正義：穀梁義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孺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饉，孺子以五穀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孺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饑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器，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

兵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養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干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參字曾參。父說文。雖曾而異也。從黑。點聲。古人名。點字曾。段注。弟子列傳。曾參字曾。又狄黑字曾。藏皆點之音。論語曾皙名點。則同音。假借字也。○注。自我問。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據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俱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陰攝。揚保注。陰窮也。攝猶威也。此威即整字。窮聲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聲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即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絕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矧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唐錄。說文。歌笑不壞。矧曰歌。從欠。引省聲。說文無矧字。作歌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

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養與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賢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陳霸傳趙子問禮禮曰子樂地如毋子執吉新序善謀蕭如作與是其謹如與整相

近故如制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攻域，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再求能治大國，而

縣書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不能如制，故此六十

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玄端也。衣

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勛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

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鷄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子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傳云：衛子行敬子，晉於贗，公曰：會同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或有煩言者，必貴有首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

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省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篤。諸侯會同。實爲主賓。實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皆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則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儀。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纁衣正纁。從衣。糞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纁曰纁。左傳。纁委。杜注。禮衣。纁正。無殺。故曰纁。今案。纁是正纁之名。故說文巾部。纁下曰。正纁裂。今經傳皆作纁。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纁。通得纁名。故樂記言纁。文侯纁冕。而禮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晉大伯纁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遺。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纁。衣形正方。自袷寬至玄纁。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纁。素纁。廣故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袷皆二尺二寸。而屬纁。是廣委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修之。修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袷三尺三寸。袷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袷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袷。尺二寸。而晉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袷與袷。廣委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袷。殺於袷尺。非端也。大夫之袷。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衍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喪服。皆端。惟帶服弁經。侈袷。婦人服侈袷。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袷。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袷。謂侈於士之袷。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袷。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袷。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袷雖侈。仍用正纁。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纁。其種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事玄纁。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纁衣。裳。玄纁。則玄衣。而裳無定色。補玄色。近纁。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纁。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纁。諸師。士冠禮。玄纁。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纁帶。纁鞵。注云。玄纁。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壘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纁。乃士服。特性飲食。謂云。玄纁。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晉釋。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纁。用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傍禮通解。士冠禮云。玄纁。三裳。主。陰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齊弁服。纁裳。皮弁服。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纁。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纁。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纁者。無異裳。豈可知也。玉藻。釋。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乃言玄纁之纁。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纁。纁。赤。纁。與。纁。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纁固從紫色。然亦取其相近。如米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紫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

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裝禱同用一色也。荀子衣玄纁。端衣玄裳。錢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云錢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常用纁。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礙。直以意爲之說。案明文。當就謂君巨同服。於禮。實主既同用皮弁。則接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礙。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擯者玄端。實如主人服。擯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兵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鄭特性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道。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貌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擊也。追猶堆也。夏后氏實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緒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較天。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道。毋道者。言其道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無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答人請孔子。亦云衰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嫌。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證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嫌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嫌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亦言小相爲嫌。可知大戴禮。將軍文子篇。子賈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爲推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復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妾已甚。而會同之禮。請侯當服裋冕。不用用玄端章甫。宜闕氏若璆四書釋地。又續淺氏廷塔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法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

顯者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過。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卽冬夏可知。若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形。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書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禮典故覲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禋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擯，實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擯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樞與闥之間，士介拂樞，則擯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稱，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禮治是大相，小司冠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

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鐸者，投

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

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

三月也。春服旣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

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

子集注云

四子侍坐，以禮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而後及點也。鼓瑟者，說文云：鼓，郭也。从手，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填箎管絃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數字從鼓，非也。方氏繩他偶紀，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法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雖是，陸爾玉篇引作擗爾廣雅釋音：錫擊也。擗與鈞同。說文：小徐才擗下云：謹若論語陸爾合琴而作。大徐本作會。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顧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止說云：論語釋文云：經，苦耕反。投琴擊，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雅曰：擗，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擗，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擗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常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舉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語已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擗，鄭本作擗，云：僕讀曰餘，餘之言善也。案廣雅：曰：餘，善言也。本鄭義。陳氏禮古訓曰：擗，飲酒禮。禮者降席。注：今文遂為僕，或為全，是全僕本通。故讀僕為餘，非改字也。案郭以點為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傷孔訓為為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育之釋文，本亦作莫春。說文無莫字。黨下云：日且莫也。從日在聲中，引申為暹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弱冠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禮也。所以冠持其髮也。人體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歸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為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饋饋為歸，今從古案水經酒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工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工山即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

歷城南。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魯壇所在言之。甄氏柳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沂也。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離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寧運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齊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前故齊乘以魯沂爲四沂水也。魯壇者。魯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卽雅羅廟舞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鄭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或從人。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事。則帥巫而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是舞師而舞。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極樂舞。玄謂皇極五采羽爲之。亦如絃。是雩祭有樂舞也。魯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音。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究。然以饋酒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籀字通用。魯論作饋。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獻詠而祭也。脫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蠶星。秋之雩也。春雩。秋之雩。在故蠶星之祀。蠶星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風發微。按王仲任脫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脫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啓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遲已。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吾時已晚也。然遲已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儀。禮節民心也。點之志。出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說。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與三子。並與孔子間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子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

人正等。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等也。凡節等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等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等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等。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曾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筮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等。用盛樂。注。嘗呼嗷求雨之祭也。等帝。爲壇南郊之地。等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緯至魏。皆作日盛樂。凡他等。用歌舞而已。天子等。上帝諸侯以下。等上公。疏云。正等。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祭。今案。宋說。等。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灑亦較論。衝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等。帝用盛樂。乃命百縣。等祀百辟。卿士有食於民者。以祈澆質。此以等。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等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等禮。若不早。則不等。與春秋。舞雩之義合。而論語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等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等。此說。四月正等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等。惟秋旱。得用等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夏秋。冬。禱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等禮也。沈氏澆孔注。辨僞解。龍見而等。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龍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蒸。顯見而隕霜。注曰。顯。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踏星。皆在九月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仲夏。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初見。蓋蒼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南門正。大衍。謂立夏在井。四度。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等。是與正義。曰。書是興者。爲若不。不。之。辭。是鄭亦以四月。等。疑。經。無。明。文。疑。不能。定。致。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等。蓋。漢。以。四。月。爲。正。等。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春。則。周。之。等。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駁。然。左。傳。郊。等。當。蓋。備。列。四。時。之。祭。則。等。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則。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等。而。謂。周。無。夏。等。豈。其。

然乎。詩序春夏祈穀，也以夏無祈穀，故舉等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等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遺後世之疑也。子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觀，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性器時服，章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著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冠，童子卽雩無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書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童子六，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無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陽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揮衣受粟，五六六七，化導者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雜釋載員與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童冠，衣籍也，毛詩篤義曰：絲衣揮實戶，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擊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龍星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樂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羸羸及羸，躬脫其絺，冒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動植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譏當時之不動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蒞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厚，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祝當舞雩，令子春：天子始乘舟，葵菑，渾甸，乘舟視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陽賦：順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搗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潘十經齊文集云：說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乾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齊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棄剛章，祓除不祥，則

亦以爲溼消之淫俗。非鄭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盟。薄食蓬餌。以祓邪。邪三月上巳。張華於流水。水瀆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聚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業。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治爲民俗。古祓禱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即女祝之禱。禮月令九門禳穢。以畢春氣。注。謂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供則厲隨而出行。犧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毋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毋。謂爲救。牧安也。安凶禍也。招毋皆有祀術之禮。杜厲賦。謂巫咸之徒。乘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騰舞爲樂。而秦豎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舞當之。匪特義異。古則抑更事。乘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禳穢。即春禱之禮。後世祓禱。即其遺俗。與舞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秦張誤合古語之旨。妄以祓禳當舞等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此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詳少之義。蓋點問夫子。問已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區。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就文。優具也。價與僕同。周官。大司馬。僕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雖爾。投瑟之擊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禱者。夏小正云。二月。往。禳。禱。禱。與單同。玉藻云。禱爲綱。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禱。文云。袷衣。無袷。史記。匈奴傳。服。禱。袷。衣。注。引字林。與禱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等之下者。言春人時。正舞等。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洛陽。以樂其志。論之曰。讓於舞等之下。詠歸。蒿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春禱說也。惟風字作禱。或係假借。李實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迺遙游泳之至也。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困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正義曰夫子何陋由也皇本夫子作晉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

禮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晉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讓讓也安見釋文作滂見云焉於虜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昭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間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知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天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
發語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正義曰：克，克己，本作為。克己復禮，所以為仁，為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為仁由己，義同。左

子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襄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為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為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論，稽求篤證，詎哀公問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誨云：漢長安令陽與說史高將軍，說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

得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為擊鼓，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耶頭

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為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鄭注以懷仁

即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帝克己以下之。祭遵

傳，克己率公，何敵傳，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知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擬以解左傳

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昏，乃邢疏創擬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為私，並失之。顏淵曰：請

問其目。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事

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客經所載。皆

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管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目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遠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亂。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戢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載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操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常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教記。所以備稽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類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筮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筮其要所當也。亦謂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鄭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

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殿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長人。故能受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白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獨加也。韓詩外傳。已惡饑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進。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已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程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在家。謂仕於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室。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困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困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

文。則或作仞。案仞是假借字。汗簡引古論作仞。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頃熊。爾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傷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佞何氏意。似謂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達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觸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亦。必須訥而言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難。義若然。則爲之猶言遠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案平上有已字。○注。則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訥。訥也。頓與鈍同。此則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訥。楊倞注。訥。難也。說與則同。韋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聲。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則謂仁者不難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事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

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包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

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豈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為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鬻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鬻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牛因兄為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累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惡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包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

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為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為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案錢說，是也。論

論語正義 三卷十五類講第十二 五十九

衛祿命辨崇黨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髓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命。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為。李氏慎舉經義小案向魍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魍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較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書上。曾子問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較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為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嗣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為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魍遂入於魯。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魍弟向有子頤。子車也。燕惡魍。兄向巢。俊魍不克。欲買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為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法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為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法以經言四海。雖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

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

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

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琳。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說法解詁。詎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

證告之矣。說文：證，憑也。從言晉聲。謂告也。從言廣聲。謂證或從言朔。證，證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證語：憑作証，當爲證或體。違者，言明之所及者，違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護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證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羣邪並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證之，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衛聽顯幽，實明退羣，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罪之證，君子不用。離羣離散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獲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惡，不宜而衛至者，君子慎之。是衛聽顯幽乃絕證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衆議，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乘由而至，即有一二宵小妄施證，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語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謹，水名，此作浸，則漢之省，廣雅釋詁：浸，漬也。浸，益也。浸，膏高五王傳：事浸淫，關於上，顛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證者，徐徐用善來就，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臘，皮也。膚，體文，臘，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臘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未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句，即馬義也。陳氏體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欺。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焉。此法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膠滿度，楊傳：論膚受之膏。互及李實注：謂得皮膚之膏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義：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矣，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谷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滑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矣。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聘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聘禮說。天子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工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窶。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軍甲朽。糧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臏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蘇軾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閔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冀獻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驗。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成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鄉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疆也。吾國疆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疆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蠲。蕪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維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我禁不出。是凶。盜去兵。其時雖輕。惟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重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凶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又發倉廩以振貧。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糶。成年不償。信藏匡助。以補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

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議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嘗語云晉繼公問於箕繇曰救繼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營而不懼藏出如入何懼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繇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晉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文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皇本民情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為以用也為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為何以伐為無以為也

剛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為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鞞革也革者皮也詩駘離正義引說文鞞革也今本說文作鞞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鞞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鞞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謂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鞞鞞文六羊之鞞鞞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夫羊之鞞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鞞舊說者者所自也漢齊古今人表三國志樂志傳作鞞鞞革通用如詩匪鞞其欲鞞器作鞞鞞其鞞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逍遙游。濤之間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馮時賈人。又云是棘子。雖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歷靡棘子。疑棘子本賈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馴。一乘也。詩。清人。濯。馴。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繡衣注云。馴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賈。賈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成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乘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

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

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鄭本作飢。甚

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饑。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則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嘗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義。已類稽。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殺出。不遇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猶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賦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釋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齊谷永傳。與作子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實之源也等賦府庫者實之流也故明主必蠲養其租籍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矣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咎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謂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耕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幸歲之收不過數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渇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渇旱災害之殊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使民富矣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實孔子曰詩云慍慍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擊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實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昔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尙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吾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管天下皆什一耳不書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形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

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非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非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實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廩舍，其貢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廩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廩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釋，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廩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徵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謂徵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徵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徵本訓通，窮下云：徵也。趙劉以徵爲取，或卽徵之假字，然孟子云：徵者，徵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齊稱，謂斂法卽徵法，蓋徵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徵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徵制與貢助相通，共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戰師任地之說，王畿內外既斂法各異，則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徵，徵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謂同義，且未言徵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遂有子之棘，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

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

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

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賢說克已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

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厚崇之也。主忠信者。歸於學而篤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

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始之進人若將加誅。退人若

將除諸淵。皆形容賢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答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為甚。內無知

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讀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

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恐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為古今

字。皇本崇德也。無也。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說毛詩作成。○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

○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

欲死之。此雖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與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軍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編賊

亂。既除。業潛伏孽。即以佞巧獲譴。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

引其義益明。○注。比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倫。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

女不以禮為室。室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即此注不可以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

世家周書陸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為君，臣當思所以為臣，父當思所以為父，子當思所以為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擯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孝。孝無已也。故孝經曰：父

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虧為矣。少不悖，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紐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闕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竊，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

於虜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焉得而食諸，豈焉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豈字。○注：當此之時，陳恆制齊。○正義曰：黃氏武三後案引狄恆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二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論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為武子開，字子彌，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恆。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誣。○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兵至太公和，運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為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為半。半言為

鄭注即讀片為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
謂約是謂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為單辭者齊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單辭之兩辭是單辭有單有兩兩者兩
造其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
斷也。从刀未割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制義同而
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
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確也。从獄从音。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罔也。因證於角核
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
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即
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齊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
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驪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幾
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氏就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捏。故無須對質。如
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為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
獄。否則仍須兩辭。矣。鄭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齊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安稱彼短。得其單
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與疏所
殷孫綽說同。庶氏循補疏。即依偽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

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李文耀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

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登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篤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大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讓諾。○正義曰。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

闕。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愈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娶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子乘之圖。不信其盟。而信子之

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讓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列曲直也。

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

間。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聽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雖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我。民親愛。則無相害傷

之意。勸恩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蓋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

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

然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雖訟善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雖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以於民。

必以忠信。

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爲居位，卷即倦之名。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政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倦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管子形勢

解，解情懈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難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

有君子，皆固前無致說。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君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

能也。君子不成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

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建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情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晉厲，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儉，婦慤，性，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大三公者，百家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謂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

盜。周天子使齊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素會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黨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董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有藪粟如水火，爲有不仁之慮，於義亦通。臭本不欲上無之字。○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興舞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賞，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橫渠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正義曰。說文。殺。戮也。

圖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寬也。堪寬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刑者利德並淺。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貧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議。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闕而不著。百姓顛厥而不扶。猶赤子靡非焉。靡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釋篇。所責良吏者。責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責其拘之困圜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實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有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邪說。此爲廉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廉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即此廉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僂介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僂伏也。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僂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謂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圖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

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達阻。所謂忠信篤敬，樂顏

人，模實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吾心存敬長，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孜孜往成，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隨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達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遂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讒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黨，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慕仁，亦是好為聞人，故禮說珍行，不免重薄除師也。子張堂，雞與為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變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為達也。豈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柔寬，無小大無敢慢者。

也。俞氏絕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齊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昔察善觀色。大氏以下人也。其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變黨。故君子內正而外剛。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論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直存。○注。據尊而光卑。而不可論。○正義曰。此易據卦象。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篤恭敬而禮。得。按注。傳與博同。卑。退也。尊。據傳音義。直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那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非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衆。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

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嘗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魯禘之辭。以德惡惑爲

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示。及者何。果也。論衡明倫篇。樊遲從遊。感等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等也。蒙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勸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驪。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惡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胡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理。埋

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又零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零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零門之外。此法兼言壇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壇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注。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零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懸。繫也。格。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杜注。隱。非法所得。周官環人。祭軍。懸注。懸。陰森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當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法。就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

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

士音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彌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選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選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鄭。是本作釋文。鄭又作處。同。說文云。處。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

也。阮氏元校勘記。舉正字。鄭俗字。鄭假借字。當執音乎。豈本音上有是字。鄭注云。舉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徒。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伊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自虎通說。顧頌。帝舜。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擊。與孫子用開。黨合。擊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教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幾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晉選舉之序。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肯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歷三年。何休說。禮公。彌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彌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桓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未。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則君。察見勢授。則衆。不能逃無功。察見惡行。則衆。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綱之機。董。彌大夫。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善。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不遵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舉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當識音乎。當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時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齊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則。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駮。芻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榮之。於朝。在下位。則引其類俱遠。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養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慊也。豈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

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紀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學

解誦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樂而為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

戴禮子張聞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

有政黃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暨古訓曰：鄭讓若郊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

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奉教，不用刑罰，道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於始

而意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

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

上以下，難救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節。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文，引易者，免象傳文。○注

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兼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

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臯疏，獨謂仲弓將往，為季氏邑宰，則

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齊分覽，凡為善難，作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

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持

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惛擾，少長相蔽，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為

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之，以勸功

褒化也。曹小過教。明大過亦不教。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為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致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稱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實其難。以求其信。舉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難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為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為要。○注。曹為於當先任有司而後實其舉。○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衛君者。出公稱也。待者。下驚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難云待之。既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為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

世家。是時衛公。稱父不得立在外。蒞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是正名指制職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制職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制職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皆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為非而在之。則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歸疑。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制職。則其當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鄆。而鄆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制職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踴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制職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蒞侯之子。得踴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踴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制職。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為君為輔。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制職。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鄆之所為。避遯弗居斯已耳。乃輒嚴然自立。當時必採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為

辭。是輒不以世子子嗣。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則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難致有稱。則輒爲世子者。所以嗣職入威。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嗣職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則職害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嗣職。子父易名。謂不以嗣職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嗣職爭國。顯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法鄭君曰。嗣職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嗣職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選國書。若靈公廢嗣職立輒。則嗣職不得稱。曰世子也。稱嗣職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儻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輒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與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私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嗣職得與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嗣職之罪。而先嗣職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蓋生此論。未爲誤也。懷氏說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嗣職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嗣職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餘歲耳。二年。嗣職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所衛出公。輒論。亦云。據公葬時。輒王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嗣職者。非輒也。嗣職有殺母之罪。斯時兩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嗣職於靈公四十二年入

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蘧良犬謀入凡莊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美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美交未為不可故以子言為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為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任先儒謂季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為倘可與為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情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殷也輒果釋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為孔子案傳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晉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晉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情告等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錫則先其六聖人之證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稱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教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佩行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郭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者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術彌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蓋釐纖悉若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凡事為莫非是名歸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禮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誓史論誓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法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戚氏庸歸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

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劇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漢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欽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王繩庭立紀開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家之文非夫大雅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家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滙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包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體爲迂又禮弓子則子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

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維繫，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彌持祿，廢選舉

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讓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

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

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

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

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學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學義法也。主之所模然，雖羣臣而首厲之者，則學義志

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善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貽。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

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

此順之寶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字，穡，釋文云：陸居丈反。又作穡。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穡。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穡，穡字從禾，不從衣。說文穡字，乃後人妄

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圃。圃。注。樹果曰圃。蔬。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圃同。○注。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禮。○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為因教民。是逆採下文為此語。殆未然也。賁者。以器曰賁。弟子傳集解引作賁。子之器曰賁。皇疏引注亦作賁。子。又引李充曰。賁。子以器則賁者。乃賁子之說。說文。賁。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禮。禮。高注。禮。禮上繩也。又直諫屬注。禮。禮格。禮。格。即禮。格。禮。格。以賁之於背。其繩謂之賁。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纒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絀。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禮。即今之小兒繡也。李杲曰。以縉布為之。李杲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縉布為之。皇疏云。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皇。夷。猶以布。縉。兒。賁。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繡。兼有縉。縉。蓋。統。名。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縉。縉。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注。借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誦。尋釋其義。情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闕氏若環釋地又。環。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應對者。注曰。願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強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實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空。願使者曰。齊有無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士階三等。茅茨不葺。椽棟不斷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泰。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為用。雖多亦奚以為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武三後案。以多指未訓之詩。觀。○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道。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

殷紂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則獨之夜。則兵若殲釋地。又獲非之云。果爾。先王遺。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秦介耶。豈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未介。亦非。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

犯射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貨賂厚賞，而民不勤，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猛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經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周書而民信，信在昔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運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勸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靈，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禮記論語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禮記論語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了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

最睦也。方氏觀旭傳記：包注不就，哀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簡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未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斷

禮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潯續衛厲，謂魯亦有公子荆，莫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魏施氏之有張浩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因答當示之以儉，又深習賤益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賦蘧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程楷釋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花之藝，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政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曾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苟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邇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

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公老意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顧治之也。說文。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昔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管聖王承衰撥亂而起。殺民以備教。撫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去殺也。○正義曰。說文。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

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為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

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散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散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無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武王、成王，三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撰晉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樂。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終，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縣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至使疆不浚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重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常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維和洽，制禮興樂，災者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為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從故云知正人何也。

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為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

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即冉有，釋子者，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曰：晏，當是引

語。范文字，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燕，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之未已，朝者曰：公形在。魯語：公交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禮也。從鄭說，是陳氏禮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闕氏若臧毛氏，皆歸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癩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卽是大夫內朝。在正疑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猶大夫進議之。天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子曰：魯國老，待子而行，是其禮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撰鄭之意，務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異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闢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本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說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與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與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正義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知為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用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

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忘萬

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為壹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湛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與國○正義曰

一言難是大要不能正與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釋有一言近於

與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白為一句一言得失何遠至於興喪然有

近之者孟氏夢惻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為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

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正義曰違者背也君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賢史教誨。善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真有人諫諍。不兼有子遠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遠也。夫不遠。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管平公與羣臣飲。飲醉乃嘖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授琴撞之曰。噫。是非君人之言也。皆以善莫予遠爲非也。黃氏武三後案。昔莫予遠。則讓詔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詭於戒備。逸於居安。懼忠諫之拂心。甘飲醉之從欲。不聞其夫。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校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勝。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師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師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當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正義曰。爾雅釋詁。達。達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苟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雖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

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錄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為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為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勵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母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答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魯。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懷而城二邑。聞氏若據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為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為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

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吏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風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載。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緣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齊。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為人名。高誘淮南記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誤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在。接輿盜陌之比。偽孔以為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禮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諫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

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綏聞之也父母之子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處父子之親是也陳鐵論周秦篤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堯田論學小記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在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竊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狂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平公也者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遺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愛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卽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攘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儀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困包曰雖之夷狄無

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躬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已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困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

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為攬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

於大夫而為政也。行已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已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當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沒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為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歸，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讓者，謂失禮廢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為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贊，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生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共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澆也，謂恩愛相澆，澆也。上淺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言，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鄉黨，既文，信揚也。廣雅釋詁，稱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聲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蒸正各舉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姻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為正。案春秋之時，鄉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為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為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為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為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為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相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為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

能得。異行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經。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禮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悻悻。案。悻悻。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與。與。保。同。著。顏。保。也。怒。即。政。字。皇。本。作。必。政。爲。之。必。下。脫。果。字。經。經。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惡。固。故。有。此。貌。下。篇。鄒。賈。經。經。乎。義。異。則。同。史。記。樂。書。石。聲。經。樂。記。作。石。聲。堅。說。文。齊。古。文。從。金。是。經。即。勞。字。釋。名。釋。樂。器。聲。也。其。聲。聲。聲。然。堅。也。莊。子。至。樂。篇。謹。誼。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越。死。貌。本。又。作。歷。歷。漢。書。揚。敞。傳。歷。歷。者。未。必。全。也。師。古。曰。歷。歷。直。視。也。爾。雅。釋。詁。擊。同。也。郝。氏。懿。行。義。疏。釋。轉。爲。擊。玉。驚。擊。曰。耕。切。別。作。經。是。經。歷。擊。聲。並。與。經。同。也。抑。亦。其。次。注。是。要。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曰。今。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

升算數也。正義曰斗筭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舞。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斂斗筭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說。選算一聲之

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程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擗車徒。鄭注。擗。謂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亦。不。能。平。也。斗。筭。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

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剔。佚。之。耳。筭。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筭。三。黍。稷。也。下。文。又。有。筭。筭。以。筭。草。爲。之。亦。得。名。筭。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筭。春。種。類。也。其。容。蓋。與。筭。同。一。穀。賈。疏。云。豆。實。三。而。成。數。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豆。受

斗。二。升。此。筭。與。穀。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籍。下。云。飯。筭。也。受。五。升。从。竹。聲。案。謂。筭。曰。籍。籍。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筭。也。从。竹。呂。聲。方。音。疑。南。楚。謂。之。筭。謂。之。筭。盤。郭。曰。盛。餅。筭。也。今。筭。平。人。呼。筭。音。兼。籍。籒。即。筭。字。筭。即。籍。字。說。文。筭。筭。籒。說。籒。當。作。籍。士。晉。禮。鄭。注。云。筭。形。蓋。如。今。之。筭。籒。蓋。蓋。即。筭。籒。也。說。文。曰。盛。飯。器。以。柳。爲。之。象。形。筭。口。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

器。籒。籒。音。籒。也。太。平。御。覽。引。藝。文。云。籒。缺。大。筭。也。據。此。則。筭。籒。籒。籒。皆。即。筭。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籍。本。爲。飯。帶。又。爲。筭。籒。若。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筭。容。數。各。異。宋。氏。期。風。通。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筭。實。宜。更。小。於。斗。則。作。五

升。爲。是。既。夕。用。筭。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筭。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

等傳發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管受一斗則謂管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程子曰中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程子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

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正義曰漢氏嘯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稱字中

乎案說文無狷字。選下云疾挑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狷。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狷。大徐別增狷。非。又心部。懷。恣也。从心。懷。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狷。其實當作。懷。今案。恣。與。恣。同。懷。者。性。褻。急。則。有。所。謹。畏。不。為。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亮。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獲。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獲。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獲。次。善。者。故。思。之。也。嘒。嘒。志。大。言。大。者。也。靈。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聚。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聚。者。則。可。與。言。矣。是。獲。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在。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曾。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為。不。善。故。云。無。為。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恆。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詩。載。靡。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

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癩原。則罔然。猶世所謂非之無事。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

能治無恆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

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司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瘠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為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為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齊禱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朝能光昭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性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歷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厚疾瘳藥。其效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為之。解者。或以巫醫為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兗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奉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小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變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猶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彼散之疾。是事皆知。是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案。精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為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難以龜策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為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策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之所以不可為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書。正以無恆之人。難欲醫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為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為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樵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

支尤堅異林。又疑巫即巫字。古通用。尤。詁林。○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為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為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若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為人治疾也。補注云。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

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

人。易所不占。正義曰。皇疏云。蓋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蓋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蓋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

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纂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為德。坤為

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為坤。故或承之羞。至承蓋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

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脫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者。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

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

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為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

制義。而從婦人之貞。豈恆德亦為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違占也。鄭注補衣。以夫子凶為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

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

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

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福，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得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調百體。出千品，異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茲極。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知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寢，是類也，而與制同。天發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聲，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正義曰：公

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卽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卽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轉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者。○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子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子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

後。謂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即求備

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管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天子之易存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魯氏猶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隱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為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

功怨。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晉申悛欲

不得為剛。是剛為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為。故管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為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陸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為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為樸質無文也。訥。即於言

之節。故曰仁者其言也。謂注云選鏡。謂其言選鏡。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困馬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塞倫之事。非凡

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

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未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蕭蕭。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違者以親。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違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懽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貴善。貴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貴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貴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既文云。切切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接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實憲傳注。切。猶勤也。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了。嘔。嘔。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嗇。相正。廣雅釋詁。切。敬也。敬與傲同。謂敬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

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顏。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尙恩。照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案集則照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案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

禮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照照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照照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音甚明。晰但照怡義同。節偲義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照照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

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勸學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制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

皆節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風維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

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為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戰

考績三考而後聽陞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為初七年為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即就也戎兵也言

以攻戰。○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戰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戰兵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正義曰棄謂

絕去之也。梁傳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民孰

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

注音用至棄之。○正義曰音謂練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

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

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爲習戰而疏謂何與鄭

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謂

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教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

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劑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

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

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

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實說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謀觀其辭子之與

曰邦有道且賤焉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

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正義曰史記

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為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為難注子思子行不

賈術難唯其當之為實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厠也謂以厠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

文思憎惡也詩瞻卬傳思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為忌但怨有素怨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為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為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

不許為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違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

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傳二十三年。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為將有事於四方也。膏力方剛。經營四方之士之志也。若樂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孫

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善孫以行權。○注。危

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險也。案說文。危在萬而懼也。莊子盜跖黨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

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引申矣。論語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追稱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

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驚。孫不誦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謹。近者以智長。長與義禁。則世適近。而言適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

過激。慮為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不可以僨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雖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子非相，法先王，順禮義，兼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

故仁者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慕仁，仁之所亡，元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儼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雖必有仁，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驚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強，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雖不可以儼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那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儼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那疏解之亦不愜。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

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

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

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孔氏若齊釋地，據古

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陳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邪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井聲，弓部聲，帝嚳朕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弁聲，論語曰：舜善射，案舜羿一字，今作羿，隸體音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舜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當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稟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其作說，此聲近通用字，據說文亦部引作湯，漢書天文

志注引晉灼曰：湯猶湯也。古讀湯字祗作湯。據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曰：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
 淮，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衛殺為邊障，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師謂之鑿圭。晉書
 載：祖暕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十盪十決無當。前漢舟蓋載此義，與秦姬之乘舟滿公者不同。凌兵噴指解義，迄疾時君
 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為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
 注：透南至濬縣。○正義曰：注以透為南宮敬叔，誤。辨見公治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困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護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混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惡，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乘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詣死于窮門。廢棄有禹氏，混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護惡，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虞澆于過，虞豷于戈，離自有禹氏，收二國之釐以滅混，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
 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杼方娠，逃出自竄，歸于有仍，生少康，若為仍牧，正其澆能戒
 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據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稽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暴為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
 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遂蒙
 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泥，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舊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
 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而亦非所謂澆者。其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朱丹，惟堯造是好，做澆是作。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文云：做虐，傲雖凶，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暴，乃知
 丹朱暴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適言暴澆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暴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適舉之，亦先
 羿暴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即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暴，艘也。引虞書若丹朱暴論語暴湯舟，按書有
 罔水行舟之語，則暴澆舟者，恐即爾丹朱。二說雖與偽孔異，孫氏志祖讀書歷錄：李氏惇學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
 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傲做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暴即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混暴也。

開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蓬髮殺羿之罪。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宋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做之爲某古字通用。說文某棧也。引書若丹朱某。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間。意本在禹禋故語。分實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某爲兩人。指爲羿某之某。王伯厚又疑論語某遊舟。即指丹朱。雖以問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遊舟與問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領領推行之。此丹朱問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漢伐舒。大戰於淮。覆其舟。滅之。此某遊舟之事。即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禮。之義也。孔氏於尙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啓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某即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固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廣雅經學厄言。丹朱與敷是二人。敷即象也。帝繫曰。替聖產重華及產象。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陸回。該稱樛。之比。漆古古文作某。論語某遊舟。即所謂問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放之在錢。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敷。今案。固固稱敷。然與典言象傲克。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庠。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某棧是本訓。其引書丹朱某。正爲某棧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某傲一也。又下引論語某遊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因某爲流。與某棧之義無涉。故答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洗滌。秦伯蕭文。齊阜附。陸云。禹曰。予津賦治距川。暨種播麥。庶服食鮮食。蒸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即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彭案。适之官。乃降祥降瑞之理。其釋禹稷。正以讓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存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送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福。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福。然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荷子榮尊。屬云。仁義德行。當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優突。然。當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

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為仁。即克伐怨欲不行。亦實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

之。正義曰。此為勞者諱者表也。不欲愛。即勿勞。不能忠。即勿諄。故夫言者既竭。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諄之。○正義曰。說文云。勸勞勸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釋義迷罔。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諄義相近。故分麻並稱。雖論探時。屬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諄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君臣所以有諄君之義何。蓋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諄乎。自注小雅。臨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諄乎。據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臨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諄。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諄。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愛。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汎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兼也。又里仁為勞。而不怨。即愛而不怨。愛者。勸服之也。正此處確話。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畢。見經籍音辨。子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

正義曰。裨。鄭本作畢。見經籍音辨。子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

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謹。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汎。凡作卑與鄭本合。汎謹通用字。江氏聲論語誤實。禛謹禛當即一人。誤當從火作熒。毛詩傳熒。桂蠹也。則名薰字熒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禛謹。以後但有禛薰與子產相終始。而禛薰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從說文。此是創。禛字。創制之字。當作劫。案說文。搆造法。搆業也。從井。亦聲。讀若創。是創。鄭音同。故論語限創爲稱也。草者音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蘭草薰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飾。以損則修也。酒色者。廣雅釋詁。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禛謹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車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禛謹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禛謹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禛謹。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即世叔。世天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晉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治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鞏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鞏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鄭鄭之國。澤多賢。東里多才。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

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蓋人也不如管仲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

可以為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經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處近軒本皆列入人也
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為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
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黨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
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為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
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為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則鄭
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怨故不失為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
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疏本今作疏皇本同
○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
子西即公子驪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
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
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襄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為無足稱也羅繼輪雜論云車丞相即周魯之
列常輔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說彼說亦是以彼說為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
夫何隙而曰彼說彼說趨駕既駕公教處父師師而至何休注曰蓋見公教處父師而曰彼說再言之曰切遠意彼說嘗彼地不
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趨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頁彼哀也論
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

宋君前就。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難。據著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棄也。邪。表一字。表與衰形最相近。故廣雅傳。舊之本。遂誤作衰。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讀語作彼。於義為長。然彼表之訓。以論于四。不免太過。廣雅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兼瘦白胸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詩云伊人。豈說賢人。注以管仲為夫子所賢。故以詩言管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為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罵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古以駢多為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為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駢邑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雅經學。左傳。二十七。唯彌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彌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彌四成。近於彌縣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齊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邾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胸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胸有古邾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運紀邾鄆部。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即邾字。今山東曹州府臨胸縣東南有邾城是也。歲年廣雅釋詁。同。雒氏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為法家之冠矣。經學。屈言亦云。此養義。如八枋之養。蓋伯氏有罪。管仲則其邑。非養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管伯氏。以自奪為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善管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著伯氏駢邑三百。沒腹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雒氏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為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

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度，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繆，繆，繆也。綽，繆或省。優者，績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遲，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難撲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日令獎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據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傳注引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惡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至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癩，魏國名。持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華萬，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晉禮授老，厲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實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實人多，難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周文王子錯叔繆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襄彙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暗遊氣之深。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躬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皆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殷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紘。○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紘其名。○注。下邑大夫。○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下杜。注。魯國下縣。王氏據地理考。下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下爲魯邑也。荀子大略。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是莊子仕下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下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下。因以爲氏。然下非魯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下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下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賈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後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下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下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雅釋學。凡言下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遠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遠遂塞海。隱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下。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下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下也。左傳齊歸孟釐伯之喪。下人以告。則下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種晉。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案禮作會。據作元。因變成下。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下。東方朔傳。以下莊子爲弁。嚴其實弁下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水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季裕。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下。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下莊子爲秦人。王氏遠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困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

正義曰：皇那疏以曰為夫子語。文選曹植贊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為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詁。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畧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畫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為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

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嫌不能悉然。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禮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禮弓。公叔文子。陰貞。文子。面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真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為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

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正義曰：汪氏桓陰義

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臧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看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詭子曰：事君三遠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鄒邾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即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

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遷，未至卒于房，顧氏與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即近穀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

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擊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戮，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雍，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

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

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壽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

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誦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誦，權詐也。則詐則為惡德。則權則亦可。

為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誦諫，詠歌依違不直諫。變觀論力味篤。昔晉仲以權誦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採視，仲伯伯亂，秦足誦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誦聞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誦也。尚歸之以奉，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誦權也。正經也。晉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雖觀論語，僅驚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誦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晉仲棠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漢道驚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所由不同，俱歸於經。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誦，目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誦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誦，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誦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誦而不正，亦是嘉其誦，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經稱：至德小節備，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誦，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誦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鄭師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誦，法古文作念，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誦為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念，後人罕見念字，就法有正義，遂改念為正。按兩正字，皆當作念。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誦者，聖人之權術也。善用誦則為權，不善用誦則為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誦。此誦字當以權為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念，作正為後人所改。此近風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素經宋義，差莊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貫覆楚之罪，復著孝之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燕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誦，晉文誦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欺善一言，而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繼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誦正為欺善，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云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運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于虢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舉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變。

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龜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晉夫子正疆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論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衛侯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奪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傳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楚寬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傳四年，傳：齊蔡而蔡，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讒，指謂伐楚，此僇蔡亦言正者，伐楚是實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僇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

匡、齊、魯、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傳、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之、子、有、寵、于、傅、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卽、公、羊、以、桓、公、爲、正、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灌、昭、上、推、南、王、長、齊、管、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灌、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管、弟、者、誰、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管、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那、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裝、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裝、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黃、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鄭、會、始、也、十、五、年、又、會、盟、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僅、元、年、會、檀、五、年、會、首、止、七、年、盟、密、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黃、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黃、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黃、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黃、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黃、與、陽、穀、非、爲、衣、裝、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黃、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鄭、兩、國、禮、黃、陽、穀、首、載、密、母、正、符、九、合、之、數、鄭、曾、在、柯、後、一、年、密、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尙、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劄、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

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
授之諸侯也。齊侯得素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鄆亦不致柯。而
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鄆矣。呂氏春秋黃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劄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
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黃澤
之盟。遺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鄆說非無據矣。至黃之
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閱之之言。然閱其不能救。非不肯
救也。且以葵江黃之服。雖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
爲妾。穀梁曰。桓公委端摺勞而朝諸侯。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檀謀救鄆。首載謀諸
周。齊母謀伐鄆。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鄆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鄆釋襄疾。傳寫有去實與陽穀五字。而申
鄆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洸與葵丘。以當實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洸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
書廷厲傳注。同用劉說也。洸兵。禮典故。亦從其說。謂洸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
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洸會爲兵車。合於鹹往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洸。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
懼不立。不發喪。而皆離于齊。桓公率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表非康成有
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繼。二年會黃。
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鄆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實與葵丘。
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
年會繼。二年會黃。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鄆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實二會。又一說也。虞氏文
詔釋文。攷從陸氏。而小異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屢疾云。去實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
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鄆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鄆注不數實。而數陽穀。陸言鄆有實無陽穀。互誤。
陳氏禮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據

論語此文無注。虞翻詁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戰之會。亦可爲二也。雖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數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圖筆。以莊二十七年會。重慶實陽殺首止甯母。洩突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傳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雖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子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子之功也。然則管子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子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絕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虞翻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過諸子平議。謂注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疑。如其疑。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管子能知人。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管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管子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子。雖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實召忽死之。管子精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陸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子別將兵。適魯道。射中小白帶劍。小白佯死。管子使報管。魯送糾者行過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齊請管子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子與召忽。管子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蓋死。將齊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子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子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強。霸猶迫也。把也。迫有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再

莊。玉藻所云纓冠鉤薄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髮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著。故聲類諸訓解之矣。次書數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繩。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也。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衽。係俗體。○注。匡正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匡。匡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為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傳三年秋。齊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易為未言。爾祖公曰。無陳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撥芻而朝諸侯。諸侯皆歸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暨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露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為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為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漢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尊卑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

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管仲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皆相配匹。宋氏朔風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歆矣。後漢書應劭傳。劭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死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為召忽事。子罕篇云。匹

夫一婦。皆相配匹。宋氏朔風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歆矣。後漢書應劭傳。劭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死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為召忽事。子罕篇云。匹

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任於家曰家大夫，任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為臣大夫。闕氏若璣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為大夫，次亦為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僕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僕本又作僕，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僕，鄭作僕，是僕僕故通用也。錢氏站論語後錄：案周書註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慈民薰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興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快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僕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為大夫，經言大夫僕者，從後齊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

亡。正義曰：孔子言者，謂子與麻子言及之也。周書註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靈，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

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是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詐，則為之也難。**馬**曰：作，慝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慝，積其實者為之難。**正**

曰。是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亦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有世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後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艱。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作之難。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作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慙也。慙。慙語也。啓注謂論語此文。當作慙。今通用作字。已所能爲。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勵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即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蔡莫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政。身全於邦。案也。此引文以不作爲美。則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辨屬也。編謂辨屬。卽不作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

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

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

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殺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月齊

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即簡公名。周書註法解。一據不憚。平易不嘗。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嘗爲證也。公羊傳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皆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車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獲，且能以其衆，而再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賈費、而三子，陳然聽從，豈孔子泣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賊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勇、銳之士，移檄遠近，擊鼓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易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禍如此，則國賊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為，討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實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即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為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豐賸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請，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為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臯本一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臯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孝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皆並同。釋文云：之三子皆，本或作二，三子皆非也。第二節不致不告也，臯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陰為成子，是成子即陳恆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驅乎采芣，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按左傳三日齊為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既文云：沐浴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違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子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臯本也

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即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為不欺，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為具臣，又季氏伐顧，與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兼其意不明，故更云面

犯之。禮禮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上達者。達

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

書之。謂己但能解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絜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積。饋。饌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惡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那疏。引作顯揚。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摎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

伯玉衛大夫蒞齊。○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蒞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蒞亭，疑蒞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蒞大夫，蒞莊子無苦之子。蒞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寬其過而未嘗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蒞，蒞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歸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蒞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寬過而蒞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為諛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約樓：使乎使三字，下一乎字為承歡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爾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寬過未能，非為所受之辭，故為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嫁也。此當時駭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氏奇齡：禮求篇：夫子既言

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變易之詞以為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長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置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為美，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是本而

作之，行下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

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榜，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昭攷證：古論榜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已身果皆賢乎而榜人也。夫我則不暇，榜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陸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榜，正義云：榜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榜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榜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榜。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榜人者，今世遂以榜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讓方爲榜，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黨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讓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已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爲賢乎。或時

反怨人。正義曰：漢齊輿方進傳：上方進所舉歷科，不得用逆詐。歷正法：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著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嘗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即逆詐。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莫

非也。釋文云：怒木或作究。盧氏文弼考證古怒與究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

何為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爾，息在東上也。象形，日在爾方而為爾，故因以為車馬之副，樓或作木，妻樓與栖一字，則栖亦爾或體也。詩可以棲遲，馭發，作西，馭，毛傳：樓，遲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樓。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樓樓道，遵孔席不燒，李善注：樓，通，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樓，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為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師古曰：即微生畝也。釋古畝字，魏氏瀛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為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為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雙類篇：賢人之不遠澤內之跡，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包**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案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駟司晨云：五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為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馬，德者，謂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案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駟司晨云：五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為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直報怨

正義曰報者廣雅釋

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鳳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怒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為法故此告或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隱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隱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為偏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為偽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子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正義曰莫我知

者夫子歎已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即就害夫子當哀問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已正使夫十立文垂訓以教萬世故韓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詩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祖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數登發於獲

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已制作為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獲貶道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養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抑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雋毛之善。貶纘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是故賢聖觀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應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為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為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集注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耀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知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達於天道而長威。此雖警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為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

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讒。患子路。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

其戶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寢。從宀。寢。論語有公伯寢。今作察。九經字樣。謂爲諱。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寢。案。寢引別本。又作察。作寢。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惡志。寢也。是於公伯察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察之言也。疑察即是疑子路。寢本於公伯察。下有也字。察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察何所得。寢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既。寢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事。是疆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惡志。夫子言。違將行將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寢。是道之將寢而已。亦不能安於寢矣。然行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察有惡。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察。寢者。所以慰子路而止。寢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蕭庭。兩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實當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漲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違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察。未嘗無寢伯之可恃也。於衛彌。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項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察。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寢。姓。見廣韻。稱伯察者。猶治長馬。運之比。弟子傳。公伯寢字子周。不云魯人。或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察有申。寢字。周。蓋以申。寢一人。當申堂公伯察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讓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察爲聖門。蓋。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廣生。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寢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圍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城石壁。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勢。○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察之。然。然後使季孫。察。以國之常。利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利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利殺。各於其塗。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利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賂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

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子朝三日。子南之子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鄭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察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為集解刪快。禮弓祀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輿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利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利用刀鋸。其次用鑿斧。薄利用槨。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章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章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子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贖罪。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子縵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城。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士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為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子。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為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為不可。此說深為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檟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蓬之子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愚次介次也。若今市亦然。此即是市朝。輿論語此文。市朝為二各別也。公伯察是士。而廣韻稱為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

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若顧。驚。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

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舊遠世。遠地。遠人。後篇榮。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即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

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遠世爲大上。遠地遠人若其次。似以僇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刑以辟刑。靜默以俸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滯。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當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薄不加。遂僞爲人君殿之義。退言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禍甚。故退身不貪。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僅行云。備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饋絲。不巨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蓑。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蓑。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玉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即玉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即玉弼所本。陶潛草。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玉弼。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闔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

見後漢書卷傳注。又張皓主與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泲水注。泲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運穀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闔氏若深。稱地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鑿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即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

白辰辰時也。爾雅釋詁。辰。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穿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謂知世表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已見用為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魯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即此意。○注。晨門者。闈人也。○正義曰。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闈人。司管。晨以啓閉者。賈疏。管時閉門。則此名闈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為名耳。案闈人為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闈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即闈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

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硜。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

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

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末。未知己志。而便讓己。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

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蕢。說文。何。魯也。何本字。荷。夫蕢。葉。別一義。說文。與古文蕢

也。荷。此器。實人辟世也。有心哉。蕢其音有所病於世。不音注為何人。諸家皆以為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即朴字。又擊。樂石也。樂。隸

真之形。擊之。續文。省為。擊。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為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陳。江河。李賢注。蕢。草器。為器

所以盛土也。上篇。晉。為山。未成一蕢。蕢。蕢。同。注云。荷。此器。實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蕢。蕢。為辟地。不為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

病於世者。病。猶患也。蕢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

聲故善之也。既結也。卒也。言衛黃又有言也。鄭義經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否也。小色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鄭。狹也。樂記云。其真心感者。其聲嘯以殺。注云。嘯。跟也。跟。猶跟踏不安舒之貌。殺。滅也。凡感於真心。其聲衰滅。抑而不揚。故衛黃以爲。鄭也。說文。經。古文聲。史記樂書。石聲經。今樂記作聲。然則聲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聲也。其聲聲聲。然則聲也。聲與聲經。並通。莫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程氏源考異云。世家繁此。亦於三至衛時。豈。公老。忘於政。不用孔子。故衛黃有莫已知之語。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尙不誤。斯已。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已。爲以非是。深則屬。淺則揭。衛詩。輶有苦葉。文。衛黃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未。無也。莫也。吾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下也。曾子曰。教與。與。意皆相類。戴氏。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載說。皆通。○注。有心則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寤。寤。若也。擊鼓。傳。契。屬。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寤。寤。也。契。契。同。○注。此。理。經。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理。經。者。亦。謂。聲。聲。也。徒。信。已。即。釋。斯。已。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屬。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屬。繇。繇。以下。爲。揭。繇。繇。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屬。爾。雅。釋。屬。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屬。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科。也。水。但。濡。襪。卽。是。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釋。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繇。此。當。水。三。案。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屬。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屬。淺。揭。隨。時。爲。義。屬。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繇。同。孫。炎。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衛。黃。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議。已。是。爲。果。也。未。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衛。若。但。如。涉。水。之。屬。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衛。黃。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困孔曰。高宗。殷之中。與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猶默也。正義曰：書云：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築廟，三年不言，何為說開也。傳曰：高宗居內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闈是也。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懼。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

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齊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

師白曰：昔殷武丁能變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彌士愚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書，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

入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即位諱闈，三年不言。稱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

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傳勞於外，受釐小人，作其即位，乃或克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高宗之事。

鄭注此云：諱闈，謂凶荒也。其無逸注云：諱闈，謂作梁闈，謂之梁闈，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諱古作

梁，謂之梁，闈讀如鴉，謂之闈，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諱皆假借，又漢書五行

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假借也。闈從音，與陸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書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牆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

草以短柱拄起，是梁謂之柱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闈，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圍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

以自覆掩也。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陸績為餘猶南，讀為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應塗近乎

聖，釋名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廉成謂聖室者，並擊為之。蓋柱楣，倚壁為一偏，壘擊成屋，為兩下。然則既葬除之

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黜，禮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為聖室，聖猶廬也。房用

設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

乎。官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

中門之外，倚木為廬，實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聞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聖室，無

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禰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為廬。然則廬是倚木為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

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首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注

起，若為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闈以喪廬，梁之文，遂闈居廬注，以為寒涼幽闈之處。此望文為說，非古訓也。三

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稱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紀。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本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天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難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家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強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禮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喪。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天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殷而起。並諒陰之哀。天下靡之也。是高宗為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為顯於家宰。信默而不言。此為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為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曰。已百官。以聽於

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魯京圖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覆曰崩。薨。顛覆之聲。說文。薨。公侯葬也。上得無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已。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本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

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廢矣。善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薨，子家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禮先王之位而禮焉，以民臣之。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遺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家宰至禮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象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家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稱一人。注云：變空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薨，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家宰，天官卿，即據周官稱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葬相變，二十有八載，葬崩三年之喪畢，葬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葬薦萬於天，十有七年，葬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葬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家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子小子侍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禮：薦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百官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闕**民莫敢不敬，故易使。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善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

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衆人，無以衆人，雖峻刑賞，祿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愚執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廟，舉顯孝弟，喪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乘采芻耕，採桑，親蠶，鑿草，殖穀，開墾，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序，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懸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那如父母，不待慰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闕**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闕**孔

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象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

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

釋長幼幼少也。曾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為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為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實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實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駭禮曾子立事篤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槽号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浴是原壤為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踞同廣雅釋詁踞踞也。王延壽答靈光殿賦卻負載而踞踞踞連文居踞也。踞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踞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藉著於席而跪雙其體坐下其膝若踞則足處著地而下其膝雙其都曰踞其字亦作踞。原壤夷俟謂踞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即屬義也。附雅釋詁踞踞也。踞與俟同。教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當訓無氏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俟聲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為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故恣無

禮時人或號傲之將為世道害也。○注。叩擊也。歷歷。○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故下云擊也。即此義。說文歷。附也。所歷也。釋名釋形體。歷車也。直而長。似物華也。歷是人履之名。此云歷歷者。謂歷之下近脚者也。

關黨童子將命。關馬曰。關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正義曰。荀子儘

效篇。仲尼居於關黨。關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季悌以化之也。關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關里。師古曰。關里。孔子舊里也。關里即關黨。蓋字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關里之中。有深而潤。壘相圍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黨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長髮孔廟後碑。忽見關觀。此指孔廟之關觀。漢高帝以大宰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廟。即靈光之南。關。北餘步。即靈光殿基。二者與關里無涉。關氏若璩。混三者為一。非也。說本宋兵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關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為黨人將命也。或疑為益者。疑為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處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關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賓。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曩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達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摺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達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實對曰。某不敢以聞。罔以請於將命者。是實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摺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摺弓云。童子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既先已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為成人也。

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論語正義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二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那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那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

九字誤

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

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陳，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莽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

子嘗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平衛，入主理伯王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蚤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卒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過靈公，仰視蚤鴻，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襄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郟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會蒐而行，與此非略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鄆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剗戶，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牛，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稷，夏后氏以麻，殷以房俎，鄭注：柹，斷木為四足而已，饋之，言暨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根之首，根也。節曲禮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最崇，義三禮圖案：苞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醴醬及諸醢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時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戰，故軍旅為末事也。子路驚，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

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正義曰：說文：權，殺也。周官麻人注：行道曰權，謂積也。止居

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為行食。天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稭，糧也。本爾雅釋言：陳兵，禮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稭，義或爾也。皇本作稭，係魯論有子宿坐為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不辨，弟子皆有饑色。呂氏

春秋憤人黨。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襄樊不接。空于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既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開陳絕糧兩事。當時節編相連。未有分別。而臯那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爲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恆理言。君子當窮而富。富而不憂。困而窮。而富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苟子寄身載此。事夫子皆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守。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極。過差也。引此文作極。極。蓋字異義同。鄭注云。溢。瀆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書之。禮器注。溢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蓋。於是別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州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尙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出。蔡地。與陳蔡之間。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還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殷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鄭蘇圃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運于蔡。是爲陳蔡之間。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述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楚事吳。則晉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晉。死以救之。陳之仇楚何如。楚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疏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正義曰。說文云。溢。汜也。水汜溢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溢。溢也。是也。不如猶書不似孟子乘。王上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矣。是小人窮則蓋盜為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子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

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

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既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

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皆子貢曰：予

一以貫之，亦謂豈是皆以行事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為

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若辨，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為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為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駁辭

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

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虛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

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子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

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

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實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惡哀樂之發，與情

反是。孟子以揚子爲我。墨子疑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疑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已不能實。墨已不能實。使揚子思疑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怨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實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已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嫉忌之心。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詎曰。夫善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絜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

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伏與逸同。削奔竄也。或卽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

無爲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鑿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利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篤音者。先

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學者。不於博。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過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

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為而化。君能無為而治。民以無為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注以勝已。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即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遇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適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雖稍變。近。何更為哉。此即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堯。賢在位。垂衣裳。華已無為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矣爾游矣。偃游爾休矣。鄭箋。伴矣。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矣。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華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放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

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輓。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

釋時。程氏瀛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為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賞。又說苑敬慎篇。願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蠻貊。種。種。北方多種。孔子曰。貉之為言。獠也。此貉作貉。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戴。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書諸紳者。謂書夫

子語於紳也。說文：審也。又序云：審於竹帛謂之審。趙氏佑溫故：紳，玉潔音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即雙積之聲。率，即縛，謂緹緹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曰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審，蓋書而貯之。皇本審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正義曰：衡，彼注及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其內則注：連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法：衡輻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法以輻釋衡意。向未附。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竊言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音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即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案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大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虧風相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空。玉篇曰：空，前齊以爲參字。蓋西伯饋饗篇：乃雖多參在上。古字作空。說文：空，空部。空，空部。土爲橫壁。空形，尙書論語並當作空。空之言參也。音見其釋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著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困。孔曰：衛大夫史鮪，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

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困。包曰：卷而懷，謂不與

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欲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親不肯而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肯，死不當治喪正堂，頌我於室足矣。衛君聞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蘧子親，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殷於隱括之中，直已

不直人善廢而不怙也。還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為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怙也。即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囊同。藏也。下篇懷其實。謂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案。經平讀。以也字為是。而謂懷為飾。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為証。亦通。○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黜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魯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考案杜預。列史黜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謂氏四青釋地。又續以為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為喻也。預師古漢書其萬傳注。如矢。言其靈志。謂志豈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衍。二十六年。寧喜弑其君。謂還伯玉身遭其變。近聞再出。或以伯玉為無此事。而左氏為疑。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而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為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公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據。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志欲收拾人心。藉以為重。能逆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速大衍弄劇立。孫寧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寧喜亦難其從。近聞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寧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與養一齊集曰。卷而懷之。喻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逐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遊矣。又曰。未仕而國之稱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濟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聞出也。不與時政。即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為始未嘗仕。尚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貴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皆委滯而途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備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麗冥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卮，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譏而弗責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良，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者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閭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驗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百無弃也。荀彘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實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注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

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天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離騷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稼事而野死，箕動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萬不勝一，既顏色不驚，黑致氣不寒，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桓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蓋氏棟九經古義以利器爲古語。馮氏登府異文

者，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削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形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已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貴，士善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

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藥之虧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乘席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孕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春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

馬注引作與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樂侯獻舞。數變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解舞者。則之書法也。言樂當取法。解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解武有盡美之論。雖燕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解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幣。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為次。若祿舞專指舞樂。則當首及之。惟解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夏夏。稽實殷周。而解舞不首。則非止舞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茲歌詩以求合。解武推頌之音。解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為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併疏。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困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質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其言之五經異義。論說鄭國之俗有濫消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謂之聲。使淫過矣。舊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偽利。列國以相聞。皆以鄭聲為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謂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濫消一詩。以為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為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瀆以忘本。廣則奢。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聲也。淫聲為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為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寧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有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稱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淫。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

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木人下有而字。張氏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注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患，先事慮事，先事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篤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直其德，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已，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文選兩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注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璣四書釋地說：國策顏囂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即於食邑，豈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之子，名獲，字禽。家有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諡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數子篇。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禽，竊

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文選兩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注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璣四書釋地說：國策顏囂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即於食邑，豈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之子，名獲，字禽。家有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諡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數子篇。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禽，竊

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義：孫辰為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讓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幣。見外傳。雖是文仲知柳下惠之難，季氏得享經禮，小宋成氏世為司寇，文仲當已為之，或為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為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事是為稱位。○正義曰：程如盜竊之類，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道義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責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難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稽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忿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桀幽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則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賤，虛人而不自訟者，謂之替，故明莫大乎自見，矜莫大乎自聞。

子曰：不曰如之何，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贛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胥病者不得良醫，蓋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稱達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

見矜莫大乎自聞。善莫大乎自慮。

虎之義。○注。知之何者。羈離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賦。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雖私而不用。故曰。無知之何者。吾未知之何也。曰矣。夫言道因權而立。權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濟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晉之爲孔所云。羈離已成。似卽稱取此義。然曰無知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

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束整之戒。說文云。羣。羣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

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羣。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羣。卽指皇本文。選陳

琳。嶽。侯。特。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地。作。羣。○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慎。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

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注。查。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袁。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

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卽。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羣。爲。羣。今。從。古。則。作。羣。者。古。論。語。論。用。假。借。字。作。羣。也。馮。氏。登。府

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辭。是。則。賢。羣。卽。羣。後。漢。孔。融。傳。將。不。早。羣。乎。注。羣。作。羣。列。子。穆。王。驚。乘。人。達。氏。有。子。少。而。羣。陸。機。弔。魏。武

文。知。羣。不。能。去。其。羣。並。與。羣。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爲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程氏漢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戴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行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隨。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從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履。皆貴祭射。

御翻勝注。蓋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倍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倍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吾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幾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歸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歸也。詩云。慎爾出語。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

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

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孝偽篇。實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斲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實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實政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視自眇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怨己之謂。通也。知所悔。獲也。遂所踐。○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願實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

附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礙身不怨而即欲噉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

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斷自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

曰黨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王

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子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敷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

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迹，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幾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經四

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為一言也。豈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已之所舉勿加施於人。○正義曰。豈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

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

所以云直道而行。

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阿，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

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查斯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為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宗敘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庶民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疏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殷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贈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歷職，遠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即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厚，則誘掖之意，非為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執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書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取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家，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遂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王之民如彼，惡王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即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統，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期譽而用之也。以試為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兵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

氏遠跡述何篤春秋不虛美不隱惡
貶于善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正義曰毛詩擗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

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猶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

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

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猶及史之闕文

也今亡矣夫蓋傷其薄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道闕同義志又言史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

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

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衷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

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曠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揆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

六職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取之目爲囑和鑿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

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謬更正文故書能同

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取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

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焉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職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為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愛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當在於似惡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為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運大。體。絕小不忍。外感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

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欲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昔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怒惡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隱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公論選舉狀：賈舉狀：王臨川答段廷幹：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黨，羅隱：兩同書：眞偽，舉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樞平議：以為傷高，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所倚。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私人下有也字。○注：王

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為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體。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為衆中庸。詎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僻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禮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榮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設褒徵之學。與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為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哉。禮

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知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術修政附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黃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鄉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讀學篇。引耕也。鋤在其中。

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為一事。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鋤。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餓。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為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為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為請。而長沮桀溺荷蓑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為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

以得祿。所以勝於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鄉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餓。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實之。潛夫論釋雜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謂與鄉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即不得不愛賢。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已。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

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澁之。則民不敬。從

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論。說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屬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重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重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澁之者。澁。臨也。見毛詩采芣傳。說文。疎。臨也。即澁本字。皇本作莊。又澁或澁。莊以澁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光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棄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

是爲正。然後皆內自省。以難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城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我。謹其遠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
又在及而遠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
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不恕。即是不仁。與包彘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

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
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道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案釐之計。
者。惑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遷者。惑於大數之舉。詳納理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
皇本無王。蕭曰。則何侯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
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既文
云。蹈踐也。裏

兵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踐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
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齊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專
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

急行。故皆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意。○正義曰。說文。常田相值也。人於事。信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開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驚。論。進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曠目動。而遂常禮。禮者。庶於仁文。實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實。突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君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泰傳。貞正也。此常

則。君子以義制事。成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佛氏稱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無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秦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洪書王頁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顧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葉許為說。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正義曰。敬者。自念教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懷。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禮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祿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備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鄒寶。覆書志。戰。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安增。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實教。不可

以其種類廣而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
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了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
默之類雖同於為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為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為謀也史記伯夷列傳
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為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
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
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為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為是互相攻擊既非聖
人覆兼持載之量亦大
味乎不相為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
習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難以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過於實故但實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營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
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為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習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
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

禮說也。但師紀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紀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誓無日，恆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猶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屬官既瞭，凡樂事相贊，注相扶工。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困 孔曰：顓臾，伏羲之

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

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子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

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子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

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子曰已屬魯爲社

稷之臣何用滅之爲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鑼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

以成其難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置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

明大義以酬來惡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致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窳也說見王

氏經傳釋制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

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謬也陳氏體又謂下文

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說文云或邦也從口从戈以

守一地也城或又從土漢書賈誼傳注城界局也是城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豈本作何以爲伐也

○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鵬與有濟之祀杜注大鵬伏義四國伏義之後故

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廣輿塘同詩以作附庸謂以作附城也

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閔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魯入宿祩宋運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郟取郕取卞

義曰左傳言顧與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顧與地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即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謂西貢維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蒙縣界後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顧與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蒙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蒙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為二山也齊乘曰蒙山在今蒙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西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為東蒙而膠汶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家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為東蒙中央者為靈蒙在西北為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即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微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指山為即蒙山蓋統山之羣阜首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登七百里之封顧與為附庸在其城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晉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為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種四十九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魯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為牧正帥且及有疆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魯之也附庸二十四魯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迷地侯交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四角又各百里為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明方知之也 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困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困馬曰周任古

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
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
檻也櫝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
壞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
云則夫子駁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
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豈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者之相也此言譬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
持羸用被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釋傳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
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几周官囿人職學圃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
齊卽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
亦作匣顧與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顛與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顛與近
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
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輩經補義經卽齊盤
庚遇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臧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
周官掌固云掌繕城郭溝池道墻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
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陳此法禁兵甲者引申之義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女之言舍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

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則為盜賊，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晉，蓋得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皆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為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德，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利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皆不王。於是乎有利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勸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即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句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教之，衛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鈞野戰也。說文戰有枝兵也。戈平頭戰也。據方言是戈為戰之異稱。說文則戈亦戰類。故此注以說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樞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為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廟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蕭垣也。屏亦垣也。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蕭。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

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講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銜鉞弓矢拒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銜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拒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者食鬯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先殷踏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饗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踏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者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銜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為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說伐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彌幹翳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聽命之大權。所以褒貶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踐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專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管上無等。雖極霸權要為無道之天下矣。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

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正義曰三豎十世者豎是大略之餘下五世三世不言豎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遂疏述何篇自

諸侯出豎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季昭慈累頃釐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繼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莊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僭臣所滅凡十世晉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稱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嗣公山弗捷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過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驥春秋三變說陳桓以下政在諸侯傳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袁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傳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數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統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臺之戰晉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漲漢十六年洩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寬鄭罕遂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懼有渾良大督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飲處父而其揆且繼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墨季孟于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組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蒿春秋大志漢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秋孔子不書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素引仍以禮樂征伐為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疆奴抗辱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偽孔所襲周本紀幽王

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

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逮及也。音

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釋求篤按春秋昭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遷對趙簡子曰。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廩。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

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公。以後下及昭穆之年。宣成襄昭。雖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遷言此在昭公時。子所

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詁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沃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

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

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軍。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弔于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

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





公時。文公出侮入奪。固已自啓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

公。敬嬴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即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晉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辟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筮命之。再拜稽首。受幣以歸。而

舍寢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原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直指文子。江氏永舉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稱之者，季孫行父，慶仲，孟孫子索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始成城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郟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為獨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獨，獨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姬如齊，昭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璣、毛氏奇齡、馮氏景季、方氏觀旭、微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性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為孟氏也。叔孫則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詛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茂，茂生莊子速，速生季伯翔，翔生僖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寬，伯儀如穆叔，狗生昭子緒，緒生成子不敗，不敗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豈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為家，稱二子為介，稱叔孫，穆子指穆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驪辰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為盛衰，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徵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趙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諫去公室，政遂大夫危亡之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四年

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闕虛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曾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議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為

容顏與直相反。善柔能為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若便佞是體柔。即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謂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載數善。謂言論。曰。友。便佞。此當出古論。○注。便佞。巧辭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辭者。詐與違同。謂君惡直言。則諛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皆不相應。釋文音。詐為。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諛避為。亦矣。盧氏文昭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佞。謂巧為。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語。謂善便佞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諛避為。本鄭注。屬。則諛避為。與鄭義異。故是。本注中作。馬氏云。馬鄭皆讀。為。諛。案。盧校是也。巧為。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為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佞。後漢安廷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佞。便是。漢言無所措。稱宜為。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皆在。規。便佞。所任非仁賢。故伊尼管損者三友。此又讀。便佞。為。便。孟。子。梁。惠。王。篇。為。便。不足。使。令。于。前。與。便。是。近。侍。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威。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威。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為。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禮。古。訓。疑。為。鄭。義。非。也。○注。便。佞。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便。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為。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補。鄭。注。校。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孔子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宴樂。沈荒淫。三者自損之道。

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諫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

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士曰士，大夫戴記，保傅云：行中聲和，步中采矣。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敏，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聽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履穿窬，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學陶穀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逆，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為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致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游于田，皆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正義曰：既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假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實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為沈荒淫，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淫于酒，酒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食于飲，食為饗，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潰，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爾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是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蓋漢其序略

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章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書攷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躁，疾也。躁，即趨字。考工記：羽翬則遲殺，則趨趨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為微。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言者，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微。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微不隱不瞽。

謹願其身，隨說給李美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體曰：繫辭傳云：操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踈。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

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諫，警也。从甘，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猶

爭也。說文門，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遇也。從鬥，鬪，鬥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程氏觀考異，淮南陰符謂：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驕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絨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歛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孔**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畏聖人之言。**孔**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聖人之言。**孔**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

仁義之道無致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為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為政教，是為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為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

遠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義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稱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騫曰。夫必多有是。既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惡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稱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慎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卽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顧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饕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賊者。則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專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即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騫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體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覆。是一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故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顧命篇云。管宜逆聖人之言。發古易簡。而災立至。聖人之言。不可不慎與。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雖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實同。○注。恢練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

分也。案天道雖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僭肆也。曾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

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

之事。已遠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豁然罔覺。斯為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為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善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視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思。思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且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勿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去

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

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潘問。鷲。目初出。則澹澹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遠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藺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按與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瑋。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尙志。案。後漢。許。衡。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臚。言。案。臚。傳。湯。湯。液。體。禮。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御。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獎。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臚。師。古。法。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表。開。或。論。語。舊。說。如。此。偽。孔。誤。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駟也。三千。齊景公之有馬

釋地又據。引都敬說。進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馮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陸而諸侯六閑。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

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食也伏櫪正與車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鞍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謀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利其民人楚作掌華以凶吳與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廩之馬蓋惜修之事民無德而稱者晉氏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難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得得順華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討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際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饋且死作歌曰云塗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雖皆以粟如厚恩辭粟是也餓而食蕪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蕪也秦記謂其食蕪三年顏色不改聽矣案漢書王賈兩傳賈傳晉武王伐討運九鼎於維也伯夷叔齊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法以斯指據亦是因文解之蕪論語集註來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至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氏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序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遠道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舉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魏山首山祠晉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晉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晉首三名實一地只與坂同晉山即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而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晉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原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廣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嶺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醜淫言穢言即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譖以死驪姬復爾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旂舍旂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耳舍旂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秦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即是晉首有明徵矣金氏稱求古錄亦據

許當歸以爲即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芣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曠城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即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蓋緣而死。所謂北至者。豈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蘇稱北至矣。大戴記管子制晉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瀆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即木馬鄉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即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彌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涇石。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真史記正義。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

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

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交約之以禮。則動容觀。斯立威嚴。交義與此。事相發。既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

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既苑所述。疑即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

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遂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遂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逢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略。略相
毀擗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
之謂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是末
小學詩無以百。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

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密。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為君

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

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

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即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

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禮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

之屬。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通備。以稱諸異邦為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為邦人謙稱

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踐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為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為邦

人所稱異。孫氏奇達近指引。鄭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為君者。

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制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君。君尊之。則邦人尊

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壘研六室雜著。此

入使下大夫車弁飾。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稱辭之稱。非夫人自稱。蓋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為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為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贊。皆有贊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祿。獻。孫。孫。爵。皆贊。是其證。祝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激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即婦。限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為夫人。故左傳晉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羊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對氏遂疏述何篤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為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晉也。以穀梁為正。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洪氏頤爐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惑不移。子貢伯魚曰。各自為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

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子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

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釋求黨引明都啟云前兩曰不可皆是實自為問答以斷為

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祖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褒賢者闕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轅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

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闕氏若據釋地又攙同樊兵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四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子實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願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十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兵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如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寶將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為寶如老子釋敵說

懷其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備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附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官。懷道不仕者已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吾已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詁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

之質於君。然則天子吾將仕。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吾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猶也。少儀。巫見曰朝夕。注。巫。數也。是與有數到。○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

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動仕。理無不諧。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顯者也。然免避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君子慎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氣。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

所全之德。或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平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率相仿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謂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品同言之也。又曰。聞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惑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以不善歸性。凡得養矣。養及陷溺。皆亡成。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吾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習。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習。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兩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熊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常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善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噬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者。苟于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

顯習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善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善。欲習即生於善欲。善者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為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為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書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即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子曰。惟上知與下

愚不移。子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篤性中雖有乘彜。而才性必有習。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為三品之說。雖不以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為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為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為有礙。則更誤矣。尚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官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孩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為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該離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干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善。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為善。下愚為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薰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為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為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孟子已辭而闕之。而斷為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為上。即此上智。因而學之。為又次。困即是愚。而為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為下。下即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賸生而下愚。其人雖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長感懷。一旦觸於所畏所懼之人。啟其心而憤然覺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篤性中雖有乘彜。而才性必有習。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為三品之說。雖不以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為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為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為有礙。則更誤矣。尚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官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孩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為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該離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干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善。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為善。下愚為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薰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為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為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孟子已辭而闕之。而斷為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為上。即此上智。因而學之。為又次。困即是愚。而為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為下。下即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賸生而下愚。其人雖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長感懷。一旦觸於所畏所懼之人。啟其心而憤然覺悟。

往往有之。有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大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大牛之愚。大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儻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即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子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畧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樓學齋、札記，謂亦

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絃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瑟琴瑟，皆從弓。是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籥夏，弦。注：弦，謂以絲搏。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矜傳：古入教，以詩樂誦之。歌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序、塾之教，廢故禮樂廢，壤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覓，華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寬陸夫，夫，虞翻注：覓，悅也。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案說文：覓，讀若丸。與覓字從甘，從見，形最相似。見，訓山羊，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覓，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陸氏覓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覓，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豈邪本同。列子：天瑞篇：若圭之爲莞也。段敬順釋文：莞，一作覓，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覓，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罔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准釋言：割裂也。說文：雞

股祥通經前編。公山不狃以費時季氏。佛醉以中牟時趙氏。皆家臣時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時
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皙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
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程氏瀨考。謂召是季氏召。
卜文何必公山氏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
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
東都於郊。卽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
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時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以蓋周文武起
錫。今費雖小。僑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蓋世家之文。是孔子欲
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陳鐵論。襄賢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
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
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誓以西周。不得不細東周也。應注此云。東周據
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潛萬貫。雖指謂二
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欽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
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豈本用上有復字。○注。弗獲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
宰。道勞於郊。桓子飲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祖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敫。處父率兵敗陽虎。陽
虎遂逃於鄆。陽圃以叛。季寤亦逃而出。輒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時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
曰。張公室也。久之而連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
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時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時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
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異說。餘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論。積求無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

拯之時。即在其時。則為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丑初以仲彘。不就已。而欲歸虎逐之。虎遂重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丑。斯時似尚無覺其時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蓋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僅據考異。近輩從曰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為句。已為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要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

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

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冀其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即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李陶讓云。安民則寡。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伯溫

敏。猶。惠。順也。此廉語。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俟。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即為孔所本。皇疏引江臨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注。應事疾。則多成

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廷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補疏。魯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為審也。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為審。周官師氏。二曰敏。注云。

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正義曰。阮氏元校禮記。佛辟。豈本作勝勝。唐石經作佛辟。古今人表作蒲勝。佛蒲勝三字。首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辟。辟。上說文。下隸書。史記孔子世家。佛辟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辟時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辟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辟即隸中牟以辟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辟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韋氏瀛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辟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子奮爲辟。子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屬也。其爲不善。較佛辟執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聖白恆理答之。案禮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辟。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時天子大夫。時諸侯少加。曼下。相治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酒酒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疆國者乎。而何以異於時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辟之召。其謹守節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禮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鄆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縣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郡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冢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齊者趙氏。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乘戰邯鄲之中。冀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隨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平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城志亦云。湯陰縣有平山。戰國策。齊者趙氏。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乘戰邯鄲之中。冀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漢陽蓋漢陽之縣。今湯陰縣正在漢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平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蓋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說也。春秋傳。晉車于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榮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按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

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狄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澠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澠水。又作漂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遷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鄆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鄆縣。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狄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幹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澠水。或引作漂水。疑當爲湯水之誤也。案洪範荏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知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幹也。言佛幹已畔。已雖往。如彼不著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安。○正義曰。佛幹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安。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

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補。史世家作澠。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澠。阮氏元校勘記。澠。補古字通。後漢后紀起。恩隆好合。途忘澠蓋。以澠爲補。漢州補碑所謂靡而不澠。澠而不補者。靡與澠同。鄭當磷之假借。投劔記及覆氏顯考。吳桂氏隨筆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沈震風別碑。澠而不澠。廷尉仲定碑。澠而不澠。按尉熊君碑。澠而不澠。據史記風買列傳有云。澠然泥而不澠者也。後漢書陳實傳。賢者澠而不澠。與三碑略同。皆是澠而不補。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澠作泥。是澠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實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阜。○正義曰。廣雅釋詁。磷。薄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蠲。鄭注云。蠲。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隣。鄰。並通。據經傳皆遊作滌。方言。滌。化也。燕朝鮮冽水之閒。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

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汚泥丸。可以染阜。以汚泥當黑土。許之誤也。魚氏補疏。孔穎可以染阜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徹真訓云。今以涅染績。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林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涅。程卽涅也。其可以染阜。蓋指今之阜礬。○注。匏瓜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瓠。瓠也。一物二名。言瓠瓜者。瓠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瓠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瓠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旨。是此云不可食者。謂瓠瓜之苦者也。俗語云。苦瓠不村於人。共濟而已。章昭云。村。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瓠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瓠瓜之空懸。長非漂之。不食空懸。卽謂懸繫也。章昭解魯語。共濟。謂佩瓠可以澆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按以解論語。謂繫卽繫以澆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瓠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瓠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覽日鈔云。臨川懸仰之天文圖。有瓠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瓠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淮南有笑不可解。揚雄北有斗不可拋。酒漿同義。今案瓠瓜。夏名。見史記天官書。此表亦通。言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瓠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工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也。○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

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困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法：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障蔽之也。戴氏靈孟子

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資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資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察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差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矜矜為小人，苟又狹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木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已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謙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觸也。觸，抵也。抵與抵同，剛者性穢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困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困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困

鄉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困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困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困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困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跟聞

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美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爾雅：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教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選道之說也。

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釋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纏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毒。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諸貳之名。勸厲于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贛莊通說。文鳥。長尾禽。進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與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音。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據於觸詠。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與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詁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卽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諫詩。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

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正義曰。皇本。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邦所得南國之詩也。不

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稱又愈二。禮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利乎家。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卽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

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

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嚮嚮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為，既既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僂也。禹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事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謂原為善，前篇何而不惡。鄉注：惡善也。原與惡同。中論考：為鄉原，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惡，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為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

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此為闡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

不立，道遠日益矣。楊俊注：未嘗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即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

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

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釋文與。或本或作無。或得之失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鄭夫患不得祿位。則有費。費于進之術。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目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

諫坐失官。免爲庶人。還鄉里。人間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已。

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

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往。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

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往。視爲好學。則道鄙。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

姦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

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

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戚氏琳經義雜。

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俱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

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

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

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讀言引宋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

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誥寶齋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隨說論語排罵。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難從而無所不至也。禮從者無所匡正。

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包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包曰有廉隅今

之矜也忿戾。包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為疾故

氣稟之虧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為乾今從古。陳氏體古訓曰乾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教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為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遺說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即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隅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隅隅也。有子不苟。謹廉而不亂。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包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包曰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秀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也。惡鄭原惡其亂德也。較

此文爲詳。而述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脫文云。朱赤心木。趙岐注。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絲。一入謂之漂。再入謂之練。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黃練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亦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閒色者。鄭黨皇疏引顏子駁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釋名釋采帛。紫。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閒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閒色之好者。以時尙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尙之。五采易一號。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水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禮記。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閒色也。若他閒色。紅綠。皆稱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亂。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約。嚴。辨。厲。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雖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能。蹊。蹊。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實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執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遣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誣。官僞而辨。記隨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圖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遠。寄旨傳辭。

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詢。是以修本顯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曰。月報我不述。毛傳。述。稱也。言弟子無所運行也。鄭注云。魯覆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程氏制考。異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言爲勝。勝。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運。春暖以生。夏暴以長。秋清以殺。冬寒以藏。變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

以與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體四時為與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記公問篇孔子云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紹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為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易作則故有感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詳詳然有話言矣○注書之為益少○正義曰夫子欲窮於言而數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為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云。慎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齊。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聞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實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尸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即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為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已。邪本脫知字。已。既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櫓之火。冬取槐楨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火也。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聞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聲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

月而禫。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也。禮弓曰。祥而禫。是月禫。徒月樂。祥而禫。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徒月樂。二十八月也。鄭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祭廟

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譏讀祥而禫。是月禫之文。以禮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間。及公羊閔二年條。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晉詁閔二

年。吉禫于莊公傳云。禫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禫喪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語語窒我問三年喪疏引經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案冠序。刺不能三年也。禮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

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禮弓言子夏閔子繁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審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

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禫。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舉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

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久矣。謂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罷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甚。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昭考證。反疑其爲莽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稷也。百穀之總名。沒。莊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禮

大道將復始也。鑑者。左文十年傳。命夙厲職。杜注。鑿。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

上祀。轉入鑿鑿之齊。鄭注。鑿。鑽。取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即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鑿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與故辨正。鑽鑿之法。書傳不載。揚子宜。鑿。鑿。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一段。爲鑿。鑽頭大旁。剛寸許。用繩

力牽如車，續則火星飛爆出，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載，頗近。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為鑽，一為燧也。其棄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雖改火解，改火之與，防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歷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防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燧行火之政，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與舍之，然禮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維陽火渡江者，世世奉之，非見繼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勸，藉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燧云：四時變剛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並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諸書號令，蓋孔子所刪百篇之餘。周禮司燧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附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燧注，引鄭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桑杏桑柘柗槐檀皆木名，說文柗，桑也，疑柗是桑之屬，又說文樞下云：樞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柗木，則樞柗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柗，檟也，檟，今之阜斗，陸機引三蒼，檟，卽柗也，爾雅釋木，檟曰檟，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檟爲然，則以柗爲樞近之矣。說文樞，柔木也，工官以爲輿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樞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柗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桑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桑杏也。桑柗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柗也。柗，檟色白，秋是金色，金色白，故秋用柗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春蠶桑柗火，夏秋桑柗火，冬蠶桑柗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童子繁辭證之，水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說，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夏以毛蟲之火，秋以介蟲之火，冬以鱗蟲之火，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其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夏其蟲介，故曰

欲以介蟲之火露。月令以四時之止。嘗管子以改火之始。嘗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困孔曰。

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困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困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困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一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

禁。鄭注云。疏猶屬也。葉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菜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梁黍也。菜食。鄭云。復平生

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梁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

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菜食亦必不食稻梁。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

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禮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著冠。菜衣。著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緜絲。開傳云。期而

小祥。練冠。緜絲。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奩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

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結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豈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

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禫而食肉。謂大祥也。開傳云。期而大祥。有醴。有

而雖得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說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開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設枕塊不設絰帶既虞卒哭注謂創扉平創不納期而小祥居靈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經中月而禫禫而秋喪服傳百既虞既有席與開傳言既在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經注云舍外經於中門之外所謂靈室也則歸以喪服傳與開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靈室既祥黜靈室而從御吉祭而復經復經在禫後與開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為備也禮問喪云夫孺孩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寢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痛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故愛故能致喪祭即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矣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懷也懷也今字作懷作抱皆誤借字蓋張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指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遠喪注遠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董我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 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我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說無所用心者為勝也荀子脩身篇論

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愚少者矣論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簿蓋謂之閉或謂之蔽或謂之簿蓋或謂之簿毒或謂之死毒或謂之匿毒或謂之禁博與博同荀子大星篇六貳之博檮倥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

許博是善。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三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擲雙魚，彼來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阮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稱孟子正義博奕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棋，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棋，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饒，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棋博以擲采而後行棋，後人不行業而專擲采，遂得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倏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

無義爲盜。正義曰：尙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晉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厲悍，悻然惟利之見，是實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窒，

其注三禮多齊音。故於齊古魯季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齊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釋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齊。殊屬臆測。恐不遜以爲勇。者音本無勇。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即此文之意。○注。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正義曰。說文。徵。循也。循。順行也。漢書音中。尉微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抄。又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則二形。案曲禮毋剽說。注。剽。猶取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注。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許。面相斥。是許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穢。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閉國承家。小人勿用。小入即此篇上章所指。鄭原鄭夫之屬。豈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卅。卅卽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淺。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實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善。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過。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熱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實。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章疑四為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伴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變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遷仕王朝爲禰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遜於外箕子以伴狂去位爲紂

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孝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纏綿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阮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

人或以爲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書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尙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舊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璣釋地謂：今游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傳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兼箕謂在大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乘入我河曲，焚我箕郛，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卽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饌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孝，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備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相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應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妾而生紂。史記股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案：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顯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驚經說：牧誓有播棄王父母弟，不迫，有庶兄，播棄不迫，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案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嘗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黨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已離爾。通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股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大師少師謀逐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叙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蓋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書諫紂，紂怒，乃殺微子。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轉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遇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蓋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釋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剛疑爲佯狂者，僞也。廣雅釋詁：程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跟隸，女子入于春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處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跟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沒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跟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赫胥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羣民。○正義曰：愛亂者，憂君亂也。憂亂羣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管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已諫已不行，故聽大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講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下也。三黜仍為此官，故先言為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即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為枉道，故孟子稱魯靈之和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楚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認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玉韜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為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

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

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以尼谿用封孔子，嬰嬰進云云。後景公欲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嬰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間，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廢。守下卿之職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取

論語正義 四卷二十一章子第十八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莫是首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日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嬰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時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擯兵也。是嬰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翰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嬰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宜伯之在齊也。叔孫遷納其女子。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周氏若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

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鄭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鄭燕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統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饑。蛇涸。圓

大寬比。皆非時勢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離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諫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定十三年。蓋女樂事在十二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定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閔國政三月。賜燕豚者。弗師賈。男女行者別於塗。盜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之爲先。并矣。蓋致地彭。章。祖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遇乎。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樂。樂文。爲三十。則道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面。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歎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僞游說。維以卒。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遣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達。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庚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追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悉於公伯綏之愬。以夫子爲讓公。窮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曰。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

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

有德。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履輕乎羽。莫之能載。曠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無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與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袁道已殆皆顯。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
 騷亂相尋已往。不可以證義正之來。來世也。晉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阻
 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迷三王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囿。武王在囿。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
 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盡地而趨。盡地即指封魯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則
 疑至確也。何繼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
 也。又疎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體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
 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
 乎。知古本為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與至孔子。○正義曰。接與。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
 於連叔曰。吾聞晉於接與。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云云。又接與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筮。楚辭。史記。多稱接與
 故馮氏彙解。春集。謂接是姓。與是名。引齊種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高士傳。隨通字。接與。秦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
 狂接與。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廣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與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名。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與。乃其未
 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為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與相接而歡。誤也。秦筮。范惟曰。箕子接與。漆身而為厲。被髮而
 歸。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鄭師傳。上書曰。箕子伴狂。接與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與。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伴在之行
 故此注言接與伴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法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矣。論語孔注。辨偽序
 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即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傷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之。益見
 ○注。下下車。○正義曰。法以下為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
 楚。楚狂接與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為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
 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
 為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

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齊黃農門、荷蓑丈人

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一人桀，然黃大而諱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書齊詩，桀且溺之耦耕，且即沮。齊史紀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蕞反秦之時，則爲兵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灤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澆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山，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漢書地理志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柴湖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秦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間渡。地理考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目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說文，耦作相，云：西也。耜者，耒之別名。三耜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打也。則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耜之。今之耜，較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傳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畝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畝，田目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晦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此文下云：耦爲耜，耦則耦耕爲播種於畝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

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周流 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 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綏而不輟 鄭曰綏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謹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雖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偽孔注本亦同陳氏體古訓曰後漢齊朱種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國貨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薦書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晉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窮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怡怡而不荒兮卒陳身乎世既郭展曰怡怡者亂貌也荒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怡怡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怡亦由所見本異俗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通難以易之雖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顧師古錄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謂自謂也綏而不輟漢石經作綏不輟說文引亦作綏五經文字曰獲音憂見論語集解注或從求然則作綏乃或轉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靡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滌滌同即牧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音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為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綏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綏摩田器是綏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前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水冢經補義

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洳耕時即護。國語云。深耕而疾耨之。孟子亦曰。鋤麥播種而耨之。是耨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華以鐵齒鑿麥再耨之。漫撒黍稷勞亦再耨。勞與耨一音之轉。耨止者爾雅釋詁。耨已也。已正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

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是本軍下有也字。○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

○正義曰。三蒼三。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惘然也。傅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為安。又訓撫為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問子路。沮洳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問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洳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表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包曰。丈人。老人也。蓑。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

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

作條又作苻盧氏文昭考證說文苻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苻是苻為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為假借今作條不省皇本作條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類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為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米氏彬探博考證宋呂本中蔡微雜說曰四體不動二語當從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兩不字並語調不動動也不分分也引詩從御不驛大慮不盈不載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為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楛鼓董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賸云植雙乘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置從置今案依詩董植置本二字金賸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為置假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苻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為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苻芸田必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為正作置亦是假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糞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兼省扶者說文扶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府正背背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揉纏端股跂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聲曰共立共與拱同禮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推即微聲之象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為黍者治黍為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糜稌用以作飯麥食之貴者所以款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苻竹器○正義曰淮南僉務訓

注。丈人。長者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故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術。蘇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杖。農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豈不經注皆作篠。卽本此注。誤改。說文。受。以足躡。莠草。從次。從受。春秋傳。曰。受莠。藜藿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如架。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躡草。入泥中。名曰脚躡。是爲論語以杖術。蘇植杖而芸。及說文。夜字。受字之聲。○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爲自遂其不遠。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實子路也。○注。植。情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軍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農。除苗間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耨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壟而根深。能風。與早。此古者。種籽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蘆。蘆生子。其間則又以耨。耨之。耨者。拔田草也。亦謂之。今案用杖芸草。亦在既成以後。晉鄭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子路曰。○注。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子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

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

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

子。猶猶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實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故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

右經君臣之禮。知之何其廢之也。豈本作知之何其可廢也。漢阮棟宋本作繁。道之不行。豈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紀。一音以。盧氏文昭考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命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主知之。○正義曰。注。讀。已知之。已。為。紀。已。道。不行。則。惑。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已。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包曰。此七人皆

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假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

嬰自其初。皆為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葬荆蠻。荆蠻義之。立為吳。太伯。太伯。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為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為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大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腹中懷。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子河伯。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通用。如虞。亦作虞。昔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竟。刺。擊。之事。兩虞仲。本皆為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為北吳。對周章。為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為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為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為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遺。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麗。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誓。則。牛。牛。服。輻。以。耕。於。野。不。忍。被。織。入。廟。而。為。犧。禮。經。記。孔。子。曰。少。連。大。連。

魯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案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爽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終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據原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屬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卽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精張。注曰。精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袁宏侏張。精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壽。壽讀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異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戶子。柳下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甄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

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趨逸也。是集解前後失檢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困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 困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困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 困 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

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垂者。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卽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聖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困窮而不憊。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粗糲。課程於我。爾爾。苟能挽我。故由由。然與之。俯而不白。失其授。而止之。而止。授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卽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

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為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為兼仁。又曰。仁薄則其德不厚。又曰。陳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國民隱括有在是中也。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為也。慕遠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道。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陳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遠流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慕遠為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陳仲夷逸也。不辱其身。身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陳仲夷逸。漢石經作夷佚。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論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說疑作也。後漢陳寔傳方謚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陳明以道苦。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臚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則倫為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為和為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故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離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差以遁身。鍾離放言為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陳仲夷逸當亂世。則陳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

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

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久。謂久居其國。遠。謂遠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即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為夷齊之情。不為慕遠之風。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灑灑焉。或問李仲元。是夷齊之徒與。曰。不夷不慕。可否之間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慕。可否之間。可否即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謂孔子不為夷慕也。君子不由也。君子即孔子。

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干皆名。二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

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樂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

樂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驪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穡之饋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

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餽食。少

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秦。四飯缺適蔡。諸侯三飯。稱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

殷制。當為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鄭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

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備之。乃更食

凡三倍。儀禮特性。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倍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

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禮典故疑。皆授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倍。始倍為亞飯。再倍為三飯。三

倍為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君之最。雖可據之明文。而別為新義。未為得理。且三倍不過須與之。何得更人更為樂也。漢

書古今人表。太師樂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學已下八人。皆射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

賤百姓伯夷大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擊鼗為殷人蓋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即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秦晉周時國名世多以為疑毛氏奇論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渠于楚蠻季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散于秦原注秦公股巨樂祀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秦楚皆當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類師古以為追繫其地尚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擊字是訛字其又云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擊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號少師翼抱其樂器而奔周統與翼即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割比干囚其子殺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太師擊少師陽也擊即破陽即置者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案毛說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為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擊等自為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村居海濱後若適周而大公仕為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為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即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讚春秋展譜歷至周厲王曰師擊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為自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擊即秦伯黨之師擊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擊為殷人異也且師擊與夫子同時以為平王時亦非入於河是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釋詁也從革召聲義稍或從光聲疑擊或從鼓兆聲據文釋詁段氏玉裁注遠者謂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擊即擊之移寫釋文義亦作執豈本作招音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鼓如鼓而小有稱周官小師注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播之旁耳謂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鼓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為播亦小鼓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陳也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為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播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播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賢察掌播鼗祝敔塤箏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

公時禮樂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禮其未尤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就者以子語魯大師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為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為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託語以爲文。而非謂大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學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即擊琴襄子。若據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誓。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

求備於一人。爾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

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施。施。施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施。可證也。此文不施。即不施。段常勳注。坊。詁云。施。棄也。以訓此文。豈當。秦伯篤。君子篤於親。

篤者。厚也。即不施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備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兵。孔某注。釋其族也。此施亦當讀。禮訓。與鄭君棄忘之。親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勸也。謂勸其罪也。鄭氏棟九經古義。按以釋此文。謂不施。爲釋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補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惠教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遷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閉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恕。何不以。以爲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儀禮經義。證更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若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官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王后之太子。禰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後。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即謂魯公共學之人。荀。

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性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施。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為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為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備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為魯公。祗以周公身任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則。此法似以親為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為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為墨選之事。此孔所疑。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

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隨。騫。皆依親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督。顏師古注。留與忽同。襄氏棟九經古義。周有叔液。即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當作夜。尙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為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釋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是長。追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實案所以積於仲何。實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豈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陶子八虞。賈逵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董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孔氏廣雅。經學。唐。晉。魏。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為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越。振。鹿。臺。之財。巨。橫。之粟。乃命南宮。百。述。史。佚。運。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紆。

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欽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隊。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陳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既。是也。江氏永。纂。經。補。義。魏氏。瀛。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尤。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亦。功。也。禮。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養。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廩。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為。顯。仕。當。據。晉。語。仕。為。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罔**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真德秀四書

集解。義敬哀皆當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執德猶言

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惑於異端。故子

張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

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

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顯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關四字。今此關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

猶贊。互辭。矜者。持。揚。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替也。鄭注云。子

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羣卑之交也。羣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委也。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辭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強。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

則汎愛素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委也。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眾。即

汎交。親仁。即友交。教與包鄰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為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果我

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晉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

矣。

子夏曰：雖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

子不為也。

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目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駁國縱橫權謀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目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目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閔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劉蕢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季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目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為諸子書。本漢人習義，故鄭注同之。江臨曰：百家說，非無其理，用顯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為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已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為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塗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畏者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孔曰：日知其所未聞。

正義曰：皇

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知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罔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罔切問者切

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

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揮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

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行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罔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機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處為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懋軍經平議周易說卦

傳巽為工庚翻曰為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

良者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靈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

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者一

居字即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罔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行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

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為文飾之言以自釋脫若為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辭即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

也。即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本本作儼，二字通用。用雅釋詁：儼，敬也。詩：澤腹儼。儼，於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為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恃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已使已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閉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薄也。薄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踰法。音酒路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不可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君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論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誦也。偷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郟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

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

詩論語及周禮，謙僕國語皆謂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澆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為長者裏之

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撲袂及肘，堂上則播澆室中，握

手執箕，屏據，厥中有帶，入戶而立，其簣不貸。執帶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聲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

坐板，拚之以葉適已。實帶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灑，云以言對也。今通作灑，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

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曰：周旋，慎齊，凡擺衣趨

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為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為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為

失教法。大戴禮管子事父母篇，管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俯仰從命，為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兩雅釋詁，應密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

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

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

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即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傳焉。倦即勝人不倦之

倦言誰當為先而傳之誰當為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即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讓則欲以君

子之道極傳之門人是讓之也。毛氏奇齡積求篤倦即古勞字傳與勞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

其名曰傳曰勞如毛此說則倦為勞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綵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僅于趙弱而

不宜廉辭故或曰廉辭或曰功學君子之道焉可懈也。注蘇林曰懈同也。管灼曰懈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

引論語作懈當由齊古文毛詩巧言傳懈大也訓大故有同懈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管灼音懈為誣正謂懈即誣也。焦氏

所補疏謂懈乃誣字段借說文誣如也加與同懈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晉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厥

倦後傳則後厥倦非經旨。○注晉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為大道末

為小道也。華嚴經首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即訓別注以誣為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

則為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

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誠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

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既

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濫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

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替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喪麻免經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辨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讓。哀之發於言辭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鹽醬。小功不飲酒醢。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睡背枕塊。齊衰之喪。居靈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月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禫。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子曰。張容儀之難及。

正義曰。魚氏補疏。此文

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魚說。本此注。大戴禮。兩將軍文字。為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為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快。可快。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讚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為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徇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為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弟子羣居。皆為

仁。但必忠信篤敬。虛以下人。而後與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為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為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正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群。群者。益群也。知堂堂為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稱。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陵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曜。宇通作堂。晉陵齊堂。案。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盲人雖未能自致，盡於

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正義曰：豈本雖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為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

父善道，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為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禮弓疏引鄭注論

之難，故云孟氏為士師，鄭集本聚於孟，雖子問孝章，丁氏亦以為當在此下。威氏庸從之。公羊傳元年傳，慶父於是抗精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精死，當即論語注文。威氏以此注釋字為經之誤，陳氏體以釋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

難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為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深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

得其情。正義曰。張氏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形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

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親。以陷於踴度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踴之實也。兩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於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於當作矜。神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讓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陸言順之。潛舟出渚。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挾其牢而發以難矢也。不亦哀乎。羅織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好。猶弋者視鳥獸挂罟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遂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紂

紂為證。書說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為作惡證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為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自侍中起。既事時。乘輿坐張蓋屏風。畫紂醉醒。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序。伯對曰。書云。通用婦人之言。何有厥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敝傳。傳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賈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陲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繁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憲以降其實也。是目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為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氣變之。輔。陶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責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

大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芊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爲歸之。孟子滕文公篇。百姓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風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

也。正義曰。皇本食彗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僅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疇與故。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

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

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審法同。此禮氏。顧考異說云。公孫朝。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

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遂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壁作壁，識作志。馮氏發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陸，漢西狹頌，數有顯，壁陸之悲，前漢王莽傳，不陸如髮，並與壁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壁作志，或出古論，實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類，文武之道，所以常在，而夫子刪定壁，皆為有微之文，獻可知。善傳言夫子問禮老聃，防樂表，問官鄒子學，琴師，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為我師，此所以為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證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

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祇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德終樂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注言問明篇，仲尼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然，然後原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則上下常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鶴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為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案周垣也，案當為宮牆之名，漢石經作壁，諸宮牆，下賜之牆，同，是本作壁，諸句未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膊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魏釋文作闕，是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闕，因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培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為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仞，魏李仲

雖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勿。當時傳本用假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廟。廟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知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室。即指此案及府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觀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致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郕。左傳武叔。武叔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勿洿。注。度深曰仞。二者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

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工。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冢也。猶可踰者。吾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

卷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釋詳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字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悉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天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錄夫子遺語。綴於册末。而有所闕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蒐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來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末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齊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謬。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秦伯篇末實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音備者。曾首之。

集解

凡三章。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罔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九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

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正義曰爾雅釋詁香馳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香馳也堯有所重誠於舜

歷數謂意道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星辰運行之法管子天園篇聖人慎守日

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

解昏暈之長短於是齊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海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

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昭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

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書禘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春舜云云乃堯禘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子

常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資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祭身以知天也此蓋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為

祭見爾雅釋詁祭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

王者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華懷多福眾異者敬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罔錄

之名罔錄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

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自發發之其後賢聖治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靈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繩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橧窟書曰泮水暨余泮水者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書告

雖此篇爲異與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爾雅。謂算其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通。引申之爲極。蓋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放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曰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雜卦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倘不疑。謂皇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草莽賢傑。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圖。魏漢獻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卽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魏使鄭沖奉册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議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普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未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意。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卽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圖氏若璩毛氏奇齡說。

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

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

過。正義曰。曰于。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絜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

也。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大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王五方為五帝。用玄牡者。為舜命禹。於時維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春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百接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為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尚。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為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也。既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為黑牛矣。如鄭之實。有誤。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在在天心。吾天簡罔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稽。注。並云。簡。罔也。是簡有罔。則帝臣為善。有罪為惡。帝心承上二句。皆所舉。謂皆本天心所簡罔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萬胎。以天下。繁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掌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為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則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案此皆天亦稱朕。是朕未為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誓。○注。履股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誓。勝。據大戴禮。少閒篇。商歷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為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是股尚白。於時湯苗伐桀。仍用夏禮。為玄牡也。說文。皇天也。詩。楚茨。先祖是臯。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屢子。屢。雙下。夫。雙相愛。交相利。不惟禹。實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為罔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禱。曰。禬。曰。攻。曰。說。又。祖。祝。亦掌禱造攻說禱禱之祝。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偽者之說。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為

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贊。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贊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爲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櫨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簡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隱罪於臣。臣隱罪於民。於是民皆不肯而視之如仇。譬欲民之治。不可得已。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

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

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蕭視。陳下車而封。相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皆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

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

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隱。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車。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變夷醜。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爲舊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毘命。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

疑舊新書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與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兼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釋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為罔害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知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譎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百。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適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微子來則用之也。

漢書律

歷志。虞書。乃闡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饒舜而大備。三代禮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衆恣也。知衆歸也。審。案文從審。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黎鏡經義駢枝曰。法度量衡。相對為文。當為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藝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義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為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數相乘。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於黃鐘之倫。用度數審其容。以子數相乘。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以非水準其概。十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審矣。權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審矣。包氏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為急。

耳志下又引劉歆續筆篇分敘權量法庶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量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就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伯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豈本考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稱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

詁滅絕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自虎通封公侯黨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與之也尙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罪黜其采地亦與滅絕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建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道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稱大夫世則權井一姓防賢塞路經讓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稱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禮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所重民食喪祭罔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殿與許同

民之命也。重饗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祭此文入武成。注。項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非元后何教。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

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二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案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齊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奉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圃。園。棘。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詳解云。喪祭之禮。應則臣子之恩。源則曾死亡生者衆矣。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

任。形句。皇本尼利本高麗本亦無。程氏顯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節。故雖大牛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結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同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書。加用孔字。蓋古分幾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殊。釋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賜貨之篇。既據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唇。適類直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實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類。王道無疆。或作好避王之道。無或作惡避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陸陽之利。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實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子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遵五進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透註釋。以遵進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法。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窟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豈疑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敷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與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短晷。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受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輸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提冠。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嘉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亦可憚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

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禮樂著。禮樂著。故可以為法。法。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而不可誅。詩云。執殛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殷梁宣九年。傳放殛屏也。廣雅釋詁。屏除也。攝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害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注。看君子不以寬小而慢也。○正義曰。寬。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費。無送。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汭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讓。接物以敬。不以柔寬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厲也。即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曰。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

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為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書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也。

本此。毛詩。終風。暴虐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備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皆也。皆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經令急。誅。暴也。經令。即慢令。說文。訓。慢。為惰。凡怠惰。則教緩也。王氏樞紀開編。視成。

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誓洛邑也。賦工。命役。成勸。賂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遇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夏。誓。魯公之令來也。甲戌。我惟征。徐。我。甲戌。我惟藥。期會。明審如此。芻蕘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利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俟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利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誅賊也。今生

民而必利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誅賊也。今生

也有時，歎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斃，黃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又子貢問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廢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織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經傳多假納為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據平禮，因出納為人之恆言，故言出而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及言得也。游俠傳：煖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及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論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西貢納納經納結，魯禮納采納吉納，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為證。其說亦通。夏小正納鄂菘，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戒成而責目前成，為觀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審戒。注：申戒為宿，又鄭飲酒注，再戒為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為無信也。此說難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湖之郊，凡食而不施，或謂之恪。虞注：易注：坤為吝，庸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發應出入者，必有所詰問，不敢擅易。人若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為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莫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子，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彝，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眾生，實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勉，命則難勉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

非。○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聖辭備。將叛者其辭惡。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寬。寡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破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天子大傳

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也。凡紀錄一篇。記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四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軍四城。顧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軍四城。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為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皆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

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評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書出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善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命。說文倫部云。命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後。其下二途。則經綸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間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賡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既文皆俱。謂也。昔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適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昔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善。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箱轄。六藝之喉衿。揚泉物理。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善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素因之。位上稱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奉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精熟。著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嘗政。勝以尚書授太子。遷長信少府。坐臆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舉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家。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傳之恩。儲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有明。其取書業如俄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知親耕。蓬望之字。長備。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斃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帝疑疾。遷大臣。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捐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復嗣。爲關內侯。章。字長孺。魯國鄆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鄆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尚。禮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乘。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鄆嘗誅曰。遺子黃金滿。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章賢不及玄成。然章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若於時。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章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國陳郡皆屬魯。故漢儒林。琅琊丘江公。魯曹草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程氏顯考異謂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爲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鬲魯扶。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駿。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成。鬲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齊論語。二。齊論語二十一。篇。好左氏春秋也。鬲魯扶。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齊論語二十一。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以教授。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數之終也。本音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韻。所以局音者也。東觀漢記。徐防上疏。曰。試論。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音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魏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音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

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音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

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為齊論。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以陳成子蒞簡公。不稱齊亦為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為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書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雖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言為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為魯論章句。充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瑛。那。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陽。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府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顏考異引七略曰。論語案近有瑛那王陽。不審名。蓋編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陽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府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即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瑛那舉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虛右丞。遷靈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設闈。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攝不用三公。九疇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陽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講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璠。御史大夫賈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案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璠賈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句學。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邢形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攝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慈無位。慈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子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聲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普傳。引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

詩又作刺。綽作鏢。篇作鑿。嚴作堂。朱雲金石韻府。古語語如弟作第。難作中。嬀作序。齊論有問王知道。多。齊論有問王知道。多。齊論有問王知道。多。

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吳公武郡齊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齊

經義考。斥吳說。謂今漢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證王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近上者為玉。初無大異。因謂玉為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寬其然乎。案說文引漢語。王榮之璆兮。其璆也。如玉之璆。段氏玉裁注云。璆。禹魯論所無。則謂之漢語。如十七篇之外為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為逸尚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璆璆。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璆璆。遠而望之。模者也。近而視之。瑟咨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佩。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瑳。玉光也。璵。赤玉也。璆。璆璆。美玉也。璆。三采玉也。玲瓏。瓊瑤。玉聲也。玃。玉佩也。玃。充耳也。璆。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證玉之辭。與說文所引漢語語文全不類。朱氏不覺進數之。今案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為問玉。其說信不謬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為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為發揮堯曰篇之義。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宋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為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互異。故有兩子張。如氏法以為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亡亡。至武帝取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雅。後更錄寫傳誦。又云。今時碑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程氏顯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偏近於燕。燕傳疑即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程說亦是存疑。不足為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

家時得共王壤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康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季經悉選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季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雅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城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附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類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齊而樂古論樂下有遺字鄉黨篇車中內順古論作不內順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與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蒯聶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請儒萬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奉奏獲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禹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病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陳實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義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附書經籍志張氏曉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速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淮陽彭宣至司空沛郡鄭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顏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郡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

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道小黃門。就舍卽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成。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音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請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議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屢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請于博士。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衆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權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類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議授論語。太常博士。距釋不誦授矣。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殘曰。篇末云。而在於蕭蕭之內。蓋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蓋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晉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官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漢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據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

經錄。名古文尙書論語別錄。子嗣孫行爲博上。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表既畢。會值舉廢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質。與世所傳者不同。且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懼憤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觸及見典雅正質之安國古文。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考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殺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幹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遺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尙書傳。孝經傳。在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體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澆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護其謬。我聞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疑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雅。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謂安國以授魯人扶鳩。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鳩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錄。皆言魯扶鳩。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鳩。與漢志語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鳩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鳩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郡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安陸。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兼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掾。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詔東觀。校祕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謂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漢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食。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

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業厲賢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囑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歷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遺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纍纍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李經尙書大傳中候乾鑿歷又著天文七政篇各禮神祕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調訓通人頗薄其繁至於經傳治執稱爲純儒齊魯同宗之就魯論篤尊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李校齊古而爲注張論卽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廢鄭學興而齊古遂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齊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鄭作饒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僕云僕讀曰陸子夏方人方鄭作誘朱張鄭作徕張廢中植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卽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懿公厲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篤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

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案錄家說論語者廣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沒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漢晉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

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尉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鎮隆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大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

公事徵還拜驩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郭鳳等廢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為光祿勳徙為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烈李實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熾遠周生烈明帝時

董道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傳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達邢疏引七錄字文達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達透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為後人混併其可識別矣惟丹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

曠為周前

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

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總會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

世當指前漢論語志載有齊齊之說即偽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為訓解矣序之此首舉其大略未為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賈何何何何何論語不為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為儒將

以明道。小人爲儒。則於其名。劉氏遂緣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蕭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此鄭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於名。其義淺狹。決非勒公語可。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曰。爾雅釋

職。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顧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光祿大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

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案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車。授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漢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郡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齊王。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齊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彌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

氏傳敗尾據成賦傳孫也代賦爲吏部尙書與碑言吏部尙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述孫寧侯爵矣
 桂氏獲敗尾據實寧侯傳中孫也鷹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與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也少事之
 則也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縣齊州地境相近故兩地並稱樂王和平亦見後漢方術傳與論言王和平爲
 光利時人而少事之則也亦爲靈帝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也起自寒賤卓
 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達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冲爲文學累遷尙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
 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諱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
 卿公即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證于冲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
 之際冲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敘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
 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
 又置中常侍散騎從乘與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官者魏文帝黃初初置
 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與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
 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虜武衛等三
 校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即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晉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營侍彥並列且稱
 其貴寵莫盛其後用馬懿奏除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虛據禁兵軍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即指曹羲
 等曹濟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稱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
 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若秦制也此安鄉亭即是十亭之鄉
 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
 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即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那疏云曹魏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
 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儀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彧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職之第六
 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尉都尉爵關內侯雖經會見無互

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執先。見稱於世。案頤爲魏少帝執紼。指高貴郡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糜膏王表亦有侍中臣頤。卽荀頤也。晉志又曰。列曹尙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國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兼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車。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尙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鶴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尙書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尙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尙書。卽是吏部。魏志傳。梁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尙書。主選舉。其俗與之有舊者。多破拔擢。晉尙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選尙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尙書。主選舉。其俗與之有舊者。多破拔擢。晉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尙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尙書何晏奏。亦是獻言尙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駙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良。掌駙馬。魏制無老。曹真傳。晏何道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中。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錄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晏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冲傳。初。冲與孫苞。荀頤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炎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錄論。及雜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法論語。而冲在高貴鄉公時。講尙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冲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冲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卽冲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矣。未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續。忠義堂。聖紀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未列銜。亦是由下遞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尙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彈劾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榮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尙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尙書之權甚重。吏部選舉。又晏以國戚尙主。實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

甄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顛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魏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冲孫邕又居次何晏曹魏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顛鄭冲皆在晉故晉書有鄭冲傳居前故詳曹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顛傳居後自不復述今宋氏據冲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冲手恐非案劉勰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疑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卽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裴亂獨斷凡釋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矣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卽齊王芳曹魏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軍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

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期風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肖鄭序陳氏體古訓宋氏期風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

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齋叢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音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博休奕傅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敘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嘆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為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答其姓名復言等以摭括之也鄭據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灑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齋叢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為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恒戰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莫不皆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為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為師稱因以論語為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為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筆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齊若書字而先達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為弟子所記書子者為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彙疏謂憲問篇不齊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纂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為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瑱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議擇善從之故此三則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以爲十三卷顧師古法讀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據慎法

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莫辨，諸弟子所記，初爲此編，故以爲所不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教，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女國以教魯人扶欄，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說既也。顧氏顧孝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

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囊，容也。又序云：簞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册之假借。說文：策，馬房也。別一義，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篋，古文册，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册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善語云：差書以爲三篋。篋，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篋。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稱名釋典：篋，禮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篋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篋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鈞命決者，韓篇名。鈞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篋，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禮記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事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經，徑也。善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假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來質傳：太康二年，汲冢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

軍經皆有筭矣。六經之筭。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髀傳。編二尺四寸簡。筭與一簡。又曹家傳晉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筭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差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書筭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筭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鷄求古錄。以為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筭。又據所見論語之筭八寸。以六經之筭較之。是為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簡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其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筭。紀之約者。僅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議恐忘。故但以八寸筭。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筭。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為一尺。於漢尺則為八寸。然則六經之筭。二尺四寸。孝經之筭。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筭為三尺。孝經筭為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筭為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為據漢尺。則安知非魯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經之筭。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鷄求古錄云。論語筭八寸。容八字。六經筭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筭。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據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損也。陳氏體古訓曰。謙。謂為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筭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筭。為損去其半。論語筭八寸。比之六經之筭。為三分居一。孝經已為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璫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筭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悖。

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為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善扶廩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廩。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龜策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顧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

論語正義 四 附錄

人扶欄。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欄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欄爲安國弟子。是係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

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親。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妍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

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檢棄。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輿。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旣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

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稟。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再版

國學基
本叢書
論語正義一冊
(2001A)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劉寶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〇四六四七平

10

2015



34